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三冊目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七）（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〇〇一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七）

（宋）司馬光撰　（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一（起玄黓攝提格五月盡閼逢執徐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使（咸通六年置鎮南軍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而以洪州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斃也）勗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先悉薦翻）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高安本漢建成縣唐武德五年改名高安屬洪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二十里）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昌縣地吳置臨川郡隋平陳罷郡為州置總管揚武通奉安撫以為名）朝廷以勗本江西牙將（事見上卷上年）故復置鎮南軍使勗領之（鎮南軍治洪州令力丁翻）若傳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朝廷意欲鬭兩盜使相斃辭不行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是時駢已罷都統已失兵柄今又解鹽鐵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攘如羊翻）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僨軍之將（謂乾符六年江陵之敗也僨方問翻）崔安潛在蜀貪黷（安潛事黷徒谷翻）（謂無以指蹤故言其在蜀蹤宗咸通六年安潛鎮蜀）豈二儒士能戢強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未可坐擒（帥所類翻將即亮翻）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刮席事見漢紀淮陽王）臣但恐冦生東土劉氏復興（言東冦蓋指黃巢有如劉季者復興於其間）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見秦子嬰之事指斥上）又曰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憸息廉翻朝直遙翻）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顧雲蓋斥大高駢大言之言以為表）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江淮鹽鐵之利也牢盆二語見漢武帝紀）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駢為都統節西川已進檢校司徒後天子猶冀駢立功進檢校太尉）以為不用卿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離力智翻）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睇大計翻）

（刑獄目小視也南楚曰睇）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見孝武帝紀）裴度平元濟於淮西（見憲宗紀）未必儒臣不如武將

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歟（論語孔子之言寶龜寶玉皆櫝藏之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又曰姦臣未悟之言

何人首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

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

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

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

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分扶問翻墮讀曰隳）朕雖

冲人安得輕侮（此懸發至必反之載翰是非明已之意此交態小人喜為鉤摘者之為耳古諸文）

告之辭僕遂以下戮責其罪至知亟過龔書之以為後世戒）驕臣節既虧自是貢

賦遂絕 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元年曹全晸與賊戰死遂順軍中之請命其兄子為帥）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

天（時鳳翔邠寧軍屯興平）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

六月以涇原留後張鈞為涇原節度使（是年二月王鐸承制以張鈞為涇原留後見上卷）荊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

惡敬玫別選壯士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玫莫杯翻將即亮翻）

彥謨謀殺敬玫己亥敬玫先帥眾攻彥謨殺之（殺段彥謨考異曰荊南事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帥讀曰率）以少尹李燧為留後 蜀

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

（句古侯翻今蜀人從去聲此能反見上卷是年三月考異曰張彰舊傳曰二年六月補楊行遷為前四面都指揮使千能亦點於諸鄉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遣大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十二月羅渾子反眾二三千句延慶書落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擎反六月句胡僧反有四千餘大官軍與阡能戰於乾谿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聚眾三千人實錄六月句胡僧反有眾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谿官軍大敗自相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遷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實錄並附之六月）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數所角翻）

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

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據下文則此時諸盜皆在雙流與官軍對壘乾谿當在雙流界乾音干）

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

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

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治直之翻）官軍

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秋七月己巳以鍾

傳為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既去撫州南城

人危全諷復據之（南城漢古縣屬豫章郡唐屬撫州在州南二百二十里）又遣

其弟仔倡據信州（仔倡之倡音唱又音昌）尚讓攻宜

君寨（宜君縣屬坊州太平寰宇記宜君縣本漢祋祤縣地是時勤王之師屯宜君縣立寨）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

三 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阡能（考異曰張彰舊傳二年六月韓求反某月邛州界內賊首千能遣將使入蜀州界今從向好及實錄）鎮海節度

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為宣歙觀察使（帥所類翻）

[illegible]翻歙[illegible]步翻 詔竇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南

詔上書請早降公主。嗣曹王龜年之使南詔也，上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

詔報以方議禮儀。考異曰：張[illegible]舊傳：中和元年九月三日，雲南驃信差布燮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信副使儀注郊迎。布燮[illegible]相具揖，副使公請不拜太師，閏極恕朝廷告。以後更議市絲制數，定續有旨命。竟寢，還令從雲南事狀及實錄。以保大留後東

方逵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以檢李孝昌以鄜帥勤王，去年為黃巢所攻，棄[illegible]歸本道。[illegible]方逵蓋代李孝昌者也。閏月，加魏博節度使

韓簡兼侍中。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

平章事，兼荊南節度使。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

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

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丙

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

約皆走。自此杭越交兵，而劉漢宏為錢鏐所并矣。鏐，力求翻。魏博節度使韓

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

脩武。[illegible] 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李國昌自達靼帥其族遷于代州。李克用鎮代州，故其父帥其族自達靼還。帥，讀曰率。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

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

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

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

重榮。溫母王氏，以與重榮同[illegible] 重榮[illegible]衛翻；降，戶江翻；重，直龍翻。王鐸承制

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朱溫以歸[illegible]

重榮之使美於朱溫之手，唐[illegible]其美於溫矣。華，戶化翻，下同。瞳，福州人也。李詳亦以

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為監軍所告，黃巢殺之。詳，華州[illegible]巢署。

見上卷上年。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桂州軍亂，逐節

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為嶺南西道節

度使。焯，音灼。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

為留後。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羣為嵐州刺史。嵐州，漢汾陽縣地，[illegible]興郡於此，後[illegible]於此置嵐州，因界內嵐山為名。降，戶江翻。[illegible]

羣[illegible]沙陀，朝廷疑之，徙羣懷州刺

史。鄭從讜遣使者[illegible]牙校[illegible]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使

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寅，從讜遣馬步都虞候張彥

球將兵討之。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

屈，居勿翻。斷，音短。峽江之路，則蜀之信使不通，王命將不得行於東南。癸丑，陳敬瑄

遣押牙莊夢蝶將二千人討之。考異曰：張[illegible]傳：三年九月[illegible]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牙莊夢將兵二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illegible]傳於中和二年七月[illegible]行從反川主還縣兵[illegible]十月癸丑發峽路[illegible]年實錄取句傳而誤[illegible]日洛州刺史韓秀昇[illegible]又遣押

牙胡弘略將千人繼之。韓簡復引兵擊鄆州，

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
衆嬰城拒守下邑漢古縣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州即兗鄆簡攻之
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考異曰實錄曹存實其叔父全晸爲天平
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瑄爲青州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
全晸率兵三千赴難關西道已爲巢軍所會□州□急敬武召全晸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爲草賊王仙
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害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爲濮州刺史留將
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發盡并曹鄆以兵濟河收全晸出兵逆戰爲魏軍所敗全晸死之瑄收合餘卒
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克會魏軍亂乃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瑄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傳中
和二年□□□兵出□州敗武達將曹全晸奉軍赴之以瑄爲□□敗出□全晸以本軍運晸會鄆帥薛
辛部將崔君預據□殺□易攻之兵君殺因爲留後以功授濮州刺史幣州馬步軍鄆將朱宣劫鄆

博韓允中攻鄆全晸死州害瑄據自□三軍推爲留後允中然朝廷以□兗去天平節度使□王仙芝
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以朱溫爲
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
監數州角樓煩監兼右薛業以嵐州刺史兼領之至德後牧□□縣貞元十五年始置監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爲昏姻
籍神策軍家京兆萬年□□業□爲天下□□貫李國昌父子必剋□□而□爲□□也
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
故朝直進銜攝戶盡銜當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

鐸帥大同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王敬武既逐安師儒朝廷遂命
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
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說輸芮翻敬武已受
黃巢官爵不出迎濬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
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
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
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事見二百五十二卷乾符二年公等捨累
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
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
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

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
即發兵從濬而西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
兵七萬屯西陵路振九國志作屯漁浦按今漁浦在西陵上游浙江之西岸錢鏐復
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
僞敕二百餘通鎮奔諸暨宋白曰諸暨秦舊縣界有暨浦諸山因以爲名在
越州西南二百四十一里黃巢兵勢尚強王重榮患之謂行營
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
光曰雁門李僕射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雁門郡故諸書多以爲克用時爲雁門節度
閔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楊復光養
父玄价嘗監鹽州軍沙陀之歸國也先由鹽州後玄价爲中尉執宜父子盡與之善彼亦有徇

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鄭公謂從讜也結隙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王鐸為都都統便宜從事故徽謂宜用墨敕）十二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趣七喻翻嵐州南至石州一百八十里）不敢入太原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讜別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　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考異曰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詳首推黃思鄴為刺史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為首除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為刺史按黃鄴與黃巢俱死於狼谷實錄誤也今從新黃巢傳）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　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侵淫以漸而進侵食浸淫為義）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邏郎佐翻）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諜達協翻）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詗古迥翻又翻正翻）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語牛倨翻下同時謂諸將官為尚書仁厚未立功已為尚書矣）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

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為于偽翻語牛倨翻）僕射愍汝曹皆良人（僕射謂陳敬瑄）為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湔則前翻湔洗也亦洗也言湔汝為賊所汙染洗與惟新）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降戶江翻）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橫戶孟翻）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尚書之至（比必利翻下比至同）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眾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重直龍翻復方目翻）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蜀人謂草竹之間為箐李心傳曰箐林箐也音倩蓋蜀人謂林為箐又許館切詩有遺城作一聯云箐林聳密鳥自啼蜀人謂撥力為箐戶謂林為業箐史炤曰箐倉甸切蓋從夫聲亦通）仁厚詗知（詗火迥翻又休正翻）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

喜呼譟爭棄其甲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其背（書其背為歸順字）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眾爭出降渾擎狼狽棄寨走其眾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縛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塗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穿口即新津新穿口也為于偽翻）比至延貢可歸矣（九域志邛州安仁縣有延貢寨安仁秦臨邛縣地武德三年置安仁縣九域志縣在邛州北三十八里）乃取渾擎旗倒繫之（繫古詣翻取其旗而倒懸之示已得其渠帥也）每五十人為隊揭旗疾呼曰（呼火故翻）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眾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眾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眾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吹[illegible]唱也吹吹笛之類也）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

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眾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眾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眾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為眾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剄古鼎翻）眾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即仁厚所遣諜者也）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朞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讙許元翻）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按九域志雙流縣在成都南四十里自此而南至新穿口又南至新津又南至延貢又南至阡能寨度其道里相去各不過四五十里高仁厚知蜀民之心非樂於從亂而脅於五威之處因其心而誘導之故脅從者皆望風降服師不留行而五賊平矣考異曰張彰著舊傳中和三年冬千能搏盛官軍戰即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胡僧得韓求首級九日擒千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高公自檢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彰書語錄俚淺或有抵牾然叙事甚詳而無此書則仁厚功賞悉沉沒矣句延變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賊之首[illegible]拔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兩仁厚與[illegible]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illegible]州刺史延變不知指何書知千能賊在二年[illegible]然[illegible]）

史073-007

之仁厚擒韓秀昇[illegible]

矣十二月己亥[illegible]

[illegible]

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

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冎之[illegible]

[illegible]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

阡能為之謀主為草書檄[illegible]阡能敗以詩啓求

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二

月以仁厚為眉州防禦使陳敬瑄牓邛州凡阡能等

親黨皆不問未幾[illegible]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

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illegible]敬瑄

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牓令勿問而刺史復

捕之[illegible]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

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暈

往集衆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全

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

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以

溪辭曰金百兩[illegible]

[illegible]溪怒曰此乃

太師仁明[illegible]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

還其金斥逐使去[illegible]河東節度使鄭從

讜奏克嵐州執湯群斬之[illegible]以忻代等州

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初朝廷以鄭紹業為

荊南節度使時段彥謨方據荊南紹業憚之踰半歲

乃至鎮上幸蜀召紹業還以彥謨為節度使彥謨為

朱敬玫所殺[illegible]復以紹業為節度使紹

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牙

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 李克用將兵四

萬至河中[illegible]遣從父

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illegible]初克用弟克讓

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

敗[illegible]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

之曰鴉兒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illegible]故謂

之鴉兒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

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

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illegible]

[illegible]

引兵自晉陽度河[illegible]軍于同州[illegible]孟方立既殺成麟[illegible]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與鐸書[illegible]願得儒臣鎮潞州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播遷中原方擾方立專據山東邢洺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illegible]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illegible]

[illegible]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為潞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州刺史朱玫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州逐觀察使[illegible]

滿而代之[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於沙苑[illegible]

己巳克用進屯沙苑[illegible]

北面行營都統[illegible]以楊復光為[illegible]陳景

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

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

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

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illegible]又以副都統崔

[illegible]

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

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

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

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

軍容使[illegible]

[illegible]成德節度使常山忠

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

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瑄為節度使二

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坑[illegible]與河中易定

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眾屯于梁田陂[illegible]

[illegible]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眾大敗俘斬數萬

伏□二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illegible]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illegible]所攻棄州奔項城[illegible]帥餘衆[illegible]葛爽[illegible]以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邢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illegible]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illegible]

己未以行達為魏博留後

甲子李克[illegible]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illegible]以王鎔為成德留後[illegible]以鄭紹業為太子賓客[illegible]以陳儒為荊南留後[illegible]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韓秀昇所敗退保忠州[illegible]應援使胡弘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閡[illegible]百官無俸[illegible]雲安清井路不通民間乏鹽[illegible]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illegible]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illegible]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illegible]

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illegible]一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illegible]燔積聚斬虜而還[illegible]

以淮南押牙合肥[illegible]行愍為廬州刺史[illegible]行愍本廬州[illegible]將勇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illegible]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illegible]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廬州人[illegible]用之因駢問其子弟曰子渚好[illegible]以為

穿子（…）三鎮可為將行營（…）置門下以稔及定
遠人李罕之為騎將（…）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
（…）
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
數戒用之少自斂毋和衆（…）用之
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
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嘗夜用之與其黨
會倡家歸禮潛遣人爇其室（…）殺貌類者
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
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

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楊行愍
（…）
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
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
謀厚賞行愍（…）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
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　劉漢宏分兵
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錢鏐將八都兵自
富春擊之（…）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
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錢鏐又擊破

之漢宏走　莊夢蝶與韓秀昇（…）行從戰又敗其
兵紛紜還走所在蔚絕不可過遇高仁厚於路叱之
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令修整部伍（…）
也　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入賊寨所蹤書曰賊精
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
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
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
執兵負藁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
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
者鑿其舟（…）皆沈（…）賊往來惶惑不能相

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
從見衆潰（…）亂斫欲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
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
（宣宗帝謂…）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
昇成是敗非耳上之肉惟所宜醢耳仁厚愍然命善
食而械之（…）夏四月庚子獻于
行在斬之（…）

[illegible]

李克

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

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

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

戰不勝焚宮室遁去 [illegible]

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

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 [illegible] 巢自藍田入商山 [illegible]

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

急追賊，遂遁去。楊復光遣使告捷。（考異曰：[illegible]）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illegible]）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illegible]）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實錄：破黃巢收京城之功也。）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illegible]）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illegible]一目小也。）時人謂之獨眼龍。（[illegible]）詔以崔璆嘗受黃巢官，身為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illegible]）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illegible]）「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illegible]）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珝、子麓、林分將之。（[illegible]）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於項。（[illegible]）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衆屯溵水。（[illegible]）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illegible]）巢益怒，營於州北，（[illegible]）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illegible]）併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illegible]）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illegible]）

初，上蔡人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考異曰：[illegible]）謙擊羣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為封州刺史。（[illegible]）

加東川節度使

揚師立同平章事 以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時汴率）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illegible]）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 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illegible]）克用以牒河東軍民曰勿為舊念各安家業（[illegible]）

（舊紀五月事克用為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鄭從讜……實錄在五月……太原事蹟……薛史晉天福六年……[illegible]）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illegible]）以成德留後王鎔為留後以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 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illegible]）猶越待詔法度田令孜為敵官吳圓求郎官（[illegible]）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下固爭之（[illegible]）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illegible]）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績為彭州刺史使之就養（[illegible]）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

陽（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為根本[illegible]）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illegible]代北節度使鎮代州　升湖南為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勗為節度使　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　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illegible]陳州[illegible]）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為王師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事見上年[illegible]）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詔徙軍府於潞州（[illegible]）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illegible]）又遣李克（[illegible]）擊之辛亥取潞州（[illegible]）殺其刺史李殷銳（[illegible]）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昭義邢洺磁三州在山東）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illegible]）妻南詔（[illegible]）劉漢宏將十餘萬眾出西陵將董昌（[illegible]）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膾刀而遁

（[illegible]）己未漢宏收餘眾四萬又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十一月甲子秦宗權陷許州　忠武大將鹿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illegible]）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勗奔龍州西山（[illegible]）晏弘據興元自稱留後　武寧節度使時溥（[illegible]）因食中毒（[illegible]）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鞫之侍御史王華為損論冤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illegible]）華拒而不遣蕭遘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為溥所殺父損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群臣莫敢迕視（[illegible]）惟溥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升浙東為義勝軍以劉漢宏為節度使　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illegible]）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秦宗權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

兵又寇州而據之[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弘為興元留後 賜標傳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之盛[illegible]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illegible]語之曰成功而還[illegible]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因其不發兵防遏徵師立為右僕射 黃巢兵尚強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illegible]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illegible]

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illegible]舉兵以討陳敬瑄為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illegible]遣其將郝蠲襲綿州不克丙午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illegible]三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illegible]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illegible]長驅問[illegible]敬瑄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使 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illegible]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illegible]

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鏐[illegible]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錢鏐兵共攻婺州[illegible]擒賚而還碣閩人也 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澥[illegible]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illegible]駢曰汝醉邪命扶

出明日以濆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虞賓第四十)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濆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濆出入後月餘以濆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濆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舒州東至廬州[illegible])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賊[illegible])神福洺州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

吳迥李本復攻舒州(又[illegible])濆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合肥[illegible]清流[illegible])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舒城[illegible])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黃州[illegible])聞鄂州刺史崔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illegible])

(四年[illegible])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illegible])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故陽里[illegible])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黃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屯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illegible])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卻之([illegible])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illegible])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illegible])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illegible])

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

用追之過胙城匡城[illegible]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illegible]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illegible]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illegible]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illegible]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illegible]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illegible]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沾醉[illegible]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illegible]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鬭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illegible]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illegible]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illegible]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illegible]

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illegible]欲勒兵攻

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illegible]）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illegible]）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illegible]）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illegible]）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illegible]）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illegible]）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

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殺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念諸寨奔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illegible]）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勿憂也（[illegible]）韶素名長者（[illegible]）衆信之至四鼓皆還集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illegible]）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參（[illegible]）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illegible]）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illegible]）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illegible]）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癸未高

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陳讀曰陣下同）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玖伯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二（起閼逢執徐六月盡彊圉協洽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射而亦翻道讀曰導）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為五番（見賢遍翻）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詎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illegible]）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illegible]）

仁厚獻其首及妻子于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illegible]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illegible]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illegible]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illegible]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illegible]

[illegible]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illegible]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illegible]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illegible]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illegible]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illegible]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illegible]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illegible]

朱全忠擊秦宗權敗之于溵水[illegible]

李克用至[illegible]大治中兵[illegible]遣[illegible]領將鴈門李秉[illegible]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illegible]全忠仍牓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翦刎令滿失將士皆號泣冤訴[illegible]請復仇[illegible]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

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illegible]不用度支糧餉[illegible]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illegible]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illegible]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illegible]又請以弟克脩為昭義節度使皆許之[illegible]由是昭義分為二鎮[illegible]進克用爵隴西郡王

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illegible]從之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以右僕射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徽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illegible]

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

朱全忠之降也義成節度使王鐸為都統承制除官[illegible]全忠初鎮大梁事鐸禮甚恭鐸依以為援而全忠兵浸強益驕倨鐸知不足恃表求還朝[illegible]詔徙鐸為義昌節度使[illegible]

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眾與之俱見上卷本年[illegible]及據興元以建等為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猶忌眾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弘尤忌之數引入臥內[illegible]待之加厚二建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

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眾數千逃奔行在[illegible]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眾號隨駕五都[illegible]又遣禁兵討晏弘[illegible]晏弘棄興元走[illegible]

初宦者曹知愨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愨歸鄉里集壯士據嵯峨山南為堡自固嵯峨山在京兆雲陽縣北十五里巢黨不敢近[illegible]知愨數遣壯士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illegible]賊驚以為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

紫，知欽聞東軍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illegible]）羣臣但平步往來，候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之。（[illegible]）行在聞之，恐其為變，田令孜尤惡之，（[illegible]）以敕旨諭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使誅之。（[illegible]）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illegible]）知欽不為備，舉營盡殪。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illegible]）

鹿晏弘引兵東出襄州，秦宗權遣其將秦誥、趙德諲將兵會之，（[illegible]）共攻襄州，陷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illegible]）德諲，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轉掠襄、鄧、均、房、廬、（[illegible]）復還許州。（[illegible]）忠武節度使周岌聞其至，棄鎮走，晏弘遂據許州，（[illegible]）自稱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為忠武節度使。

十二月己丑，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等使，從之。（[illegible]）

初，黃巢轉掠福建，（[illegible]）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眾攻福州，巖擊敗之。（[illegible]）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illegible]）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厚於奉養，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而還。（[illegible]）彥禎奏云為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賜邠寧軍號曰靜難。（[illegible]）

是歲，餘杭鎮使陳晟（[illegible]）逐睦州刺史柳超，據

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敬蕘逐北刺史……各領州事朝廷因命爲刺史　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燁不知所爲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旣度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爲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賦……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以昌符爲鳳翔節度使……

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

光啟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　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荊南監軍朱敬玫所募忠勇軍暴橫陳儒患之鄭紹業之鎮荊南也……遣大將申屠琮將兵五千擊黃巢於長安軍還儒告琮使除之忠勇將程君從聞之帥其衆奔朗州……琮追擊之殺百餘人自是琮復專軍政……雷滿屢攻掠荊南儒重賂以卻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自稱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將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大掠……歸于岳州瓌還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瓌劫還囚之……瓌渭州人性貪暴荊南舊……

夷殺殆盡先是朱敬玫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illegible]）朝廷遣中使楊玄晦代之敬玫留居荊南嘗勝衣環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玫盡取其財環惡牙將郭禹慓悍（[illegible]）欲殺之禹結黨千人亡去庚申襲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汭也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illegible]）南康賊帥盧光稠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為謀主（[illegible]）

（[illegible]）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illegible]）秦宗權寇穎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illegible]）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荊棘滿城狐兔縱橫（[illegible]）上悽然不樂（[illegible]）

己巳赦天下改元（改元光啟）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稱帝置百官（[illegible]）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強（[illegible]）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郜娶克用女（[illegible]）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illegible]）終為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illegible]）

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illegible]）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illegible]）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閏月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荊南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illegible]）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

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

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為羊，

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既喪師，收餘眾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東都留守李罕之與秦宗權將孫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宗權陷東都。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

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滄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全玫，立牙將盧彥威為留後。全玫奔幽州，以保鑾都將曹誠為義昌節度使，以彥威為德州刺史。孫儒據東都

月餘，焚宮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無雞犬。李罕之復引其衆入東都，築壘於市西而居之。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田令孜所擯，不肯附之。……累表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且未敢離易定。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以搖其心。」……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之。……

洛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軍司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脅孟方立請誅忠信；既而衆潰，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

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為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

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外為群盜，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孑孑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為將軍。緒歎曰：「此子在

吾綱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illegible]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illegible]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illegible]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illegible]乃引兵圍泉州　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illegible]　蔡軍圍荊南[illegible]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illegible]留後張瓌覺之殺匡及儒[illegible]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于八角[illegible]　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illegible]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illegible]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illegible]

州報曰[illegible]重榮[illegible]待公自關東還吾屬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illegible]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illegible]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illegible]上遣使者諭釋[illegible]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illegible]或刺殺近侍[illegible]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各三萬人[illegible]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illegible]

辛亥諸將亂兵志亦然兵退援還河為火宮城始焚不然實錄六月令孜遣邠寧討重榮九月邠岐始出兵少莊重榮未發於克用十一月克用重榮對壘于沙苑表請誅令孜朱玫十二月重榮合戰朱玫敗走太祖紀年錄十一月重榮遣使乞師且言二鎮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討朱溫重榮請先誅二鎮太祖表言二鎮黨宦[illegible]河中[illegible]月[illegible]實錄[illegible]月至十二月[illegible]

各走還本鎮（朱玫還邠州，昌符還鳳翔。）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中和二年，[illegible]長安宮室，事見二百[illegible]卷。）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孑，吉列翻。）是歲，賜河中軍號護國。

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考異曰：[illegible]）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田令孜奪楊復恭權，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三年。）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此宮謂行宮也。）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從，才用翻。[illegible]）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宿直，各於其所直之處宿也。行宮之內亦謂之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寶雞縣在鳳翔府西南六十五里。）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杜審權見[illegible]）緯，戣之孫也。（孔戣[illegible]）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盜，皆失之。（[illegible]）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illegible]盩厔[illegible]）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illegible]）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強，更與之合。（[illegible]）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遣召朱玫亟迎車駕。（[illegible]）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illegible]）

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

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兵守石鼻為後拒

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關

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

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煴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為玫所得與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軍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

以前東都留守鄭從讜為守太傅兼侍中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

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為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為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于西縣

丙申車駕至興元

□卓賀□郊四月庚申達褒中[illegible]正月戊子□令夜□□興元庚寅□二月癸巳朱玫至鳳翔□□□□□□興元至奉天入□□三月十七日入□□□□元□□月乙酉車駕次寶雞戊子如興元戊辰玫已下□月□□□□□□上月戊子□□□□□□□□□□□□□□□元□□□□□□日不□□□□□□□□□□□□□□□□□□□□□□□□□□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illegible]）

保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illegible]）。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illegible]）。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為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為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illegible]），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illegible]），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illegible]）。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illegible]）。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攻陷漢州，進向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得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illegible]）。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illegible]），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於石鼻驛。玫使蕭遘為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illegible]），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

為之乙卯煴受冊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
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
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
賀受冊 田令孜自知
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
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
往依陳敬瑄
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晉暉為集州刺
史張造為萬州刺史李師泰為忠州刺史
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
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
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
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
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大
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戶
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

駢乃奉牋勸進 呂用之建
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
逼以從己 陰欲
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 訪於
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
為晚矣 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
我負人無人負我
明日與瑾共為書一緘授用之 秘人莫
有知者 蕭遘稱疾
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
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
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
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
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卻
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
長安不之興元 從駕衛士皆乏食 上涕泣
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
黃巢復京城相親善 復恭其兄也若遣重

徑往諭以大義且致[illegible]之意且有同[illegible]之理
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illegible]
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
自贖戊戌襄王煴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
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
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
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illegible]
今不誅玫黜李
煴無以自湔洗[illegible]

[illegible]

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敗

[illegible]明言褒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
立大功[illegible]人也[illegible]秦賢寇宋汴[illegible]全忠
敗之於尉氏南[illegible]癸巳遣都將郭言將步騎三萬
擊蔡州[illegible]六月以邑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京
畿制置使[illegible]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
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illegible]
守信[illegible]曹州人與弟信皆爲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
迎車駕顧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
用與朱玫合[illegible]人情惱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

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
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illegible]
[illegible]別有進止衢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欽
化節度使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illegible]
皓遂殺勗[illegible]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
鎮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
[illegible]逐張郁郁奔海陵[illegible]
依鎮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郵將也鎮海陵有民五萬
戶兵三萬人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
晏弘[illegible]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

從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鋋、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李茂貞始此[illegible]）更命欽化軍曰武安，以衡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湖南觀察升欽化軍見上卷中和三年[illegible]）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illegible]）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illegible]）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illegible]）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峯，李鋋等擊卻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illegible]）進守萬仞寨。

李克脩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illegible]）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於襄王熅。（[illegible]）冬十月，熅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illegible]）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illegible]）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illegible]）浙東將鮑君福帥眾降之。（[illegible]）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illegible]）

感化牙將張雄、馮弘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illegible]）聚眾三百，走度江，襲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自號天成軍。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為留後。全義，臨濮人也。（[illegible]）

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illegible]）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illegible]）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小校張驍潛出，聚眾二千攻州城，師儒斬晏、標首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朱全忠先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illegible]）

（實錄：告於行在，命全忠兼領義成，按大順元年始以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舉以胡真為義成留後，此際未實，實錄誤。）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真知義成留後。（自此義成實隸朱全忠。）

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解兵柄，監軍故也。）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州防禦使。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以邠寧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illegible]為李鋋等所敗。）恐獲罪於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眾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此蓋十二月戊寅以前[illegible]。）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illegible]。）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煴，殺之，（襄王煴自監國至囚敗，凡八月而敗。）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illegible]光啟二年十二月[illegible]。）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illegible]。）

王重榮函襄王煴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煴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illegible]。）今煴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殷侑見二百四十卷文宗太和二年。）

河陽大將劉經畏李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襲罕之於澠池，為罕之所敗，（[illegible]。）棄洛陽走，罕之追之至鞏。（[illegible]河南府。）罕之將度河，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罕之合兵攻河陽，為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扞黃巢，（[illegible]。）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illegible]。）及秦宗權叛，儒等皆為宗權將。宗權遣儒攻陷鄭州，刺史李璠奔大梁。（[illegible]。）儒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illegible]。）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

初，長安人張佶為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為人，棄官去，過蔡州，宗權留以為行軍司馬。佶謂劉建鋒曰：「秦公剛愎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

自勉、建鋒方自危，遂與信等[illegible]　壽州刺史張翺[illegible]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illegible]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illegible]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illegible]

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illegible]自稱留後。瑾將襲兗州，求昏於克讓，乃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遂逐克讓而代之。[illegible]朝廷因以瑾為泰寧節度使。

安陸賊帥周通攻鄂州，路審中亡去。[illegible]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自稱武昌留後，[illegible]朝廷因以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illegible]

秦宗言圍荊南二年，[illegible]張瓌嬰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illegible]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illegible]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illegible]以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illegible]彥朗，豐縣人也。

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為所敗，恥之，[illegible]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illegible]期以初夏而還。[illegible]

戊辰，閬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illegible]

[illegible]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illegible]

三月，癸未，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眾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熅官者甚眾，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為留後。城中

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兩[illegible]閑[illegible]敗列于[illegible]賀遣使銜以救之[illegible]鄭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此[illegible]可知也。揚州連歲饑，城中餓死者日數千人，坊[illegible]之家落殆盡，數見骸足以為周寶當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眾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從之。虔裕

諫官許州人也（汝潁多奇士自古然也史言英雄[illegible]天必生人才以羽翼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數所角翻遺唯季翻）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豺狼不能要以仁恃力未及耳當是時[illegible]之事可見也）

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為丁[illegible]徐約張雄所據）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三（起強圉協洽四月盡著雍涒灘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啓三年夏四月甲辰朔約拔蘇州刺史張雄（考異曰[illegible]）帥其衆逃入海（[illegible]）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illegible]）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為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考異曰十國紀年作張神劍淮南人善[illegible]）

府中精甲亦以為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啟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何不相示？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

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言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當此數賊以謝淮海，

何必多言！漢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眾推師鐸為行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劍為都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為公聲援，一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始終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呂用之匿之。又青州為

辛亥，還至大梁。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眾數萬，列二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不為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

攘臂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誘音酉）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illegible]駢起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illegible]）聞諠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區昌[illegible]）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周侍中周寶也[illegible]）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懼而退（[illegible]）師鐸退屯山光寺（[illegible]）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illegible]）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破之必矣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illegible]）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illegible]）君可選一溫信大將（[illegible]）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illegible]）當別處分（處分[illegible]）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必不利於己甲寅遣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委曲（[illegible]）及用之誓狀并酒殽出勞師鐸（[illegible]）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illegible]）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illegible]）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illegible]）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之乃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illegible]）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illegible]）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illegible]）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illegible]）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鍔（[illegible]）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揚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為質（[illegible]）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illegible]）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illegible]）師

鋒其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
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牙兵自子城出欲擒
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
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
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
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
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
將一入見駢說之曰
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
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
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一二日
事定將恐讒人間之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
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
遂竄匿
往斷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
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
諸倉庫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
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
僕射向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
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為一

方去害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
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
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外有推奉之
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
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
以此功業付之他人不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
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為節
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僕見戰
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
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
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就使
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
為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
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
鐸以甲士百人為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
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燼
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
兵權者皆如故徙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
大掠不已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

止之駢先爲鹽鐵使（乾符六年駢爲鹽鐵轉運使中和二年解使職）積年不
貢奉貨財在揚州者[illegible]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
立仗儀服（[illegible]）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
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
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illegible]）
[illegible]庚午[illegible]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
斷其舌（[illegible]）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
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
監事（[illegible]）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
（[illegible]）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
後斬之 蔡將盧瑭屯於萬勝（[illegible]）夾汴水而
軍以絕汴州運路（[illegible]）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illegible]）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晊屯於
赤岡（[illegible]）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
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辛未高
駢密以金遺守者（[illegible]）師鐸聞之壬
午擾迎駢入道院（[illegible]）收高氏子弟甥姪十
餘人同幽之 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自海泝江
屯於東塘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illegible]）

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
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
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illegible]）
（[illegible]）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
赴之（[illegible]）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數千
人赴之五月至天長（[illegible]）鄭漢章[illegible]留其妻守
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
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衆歸之 丙子朱
全忠出[illegible]秦宗權[illegible]之自鄭州引精兵
（[illegible]）張神劍求救於畢師鐸師鐸
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
陵鎮遏使高霸[illegible]人[illegible]今戍以其
衆（[illegible]）至萬七千
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 大[illegible]全忠求救於兗鄆
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illegible]）
（[illegible]）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
之（[illegible]）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
（[illegible]）全忠

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以邕管都頭楊守宗知許州事，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鄭州事。　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趣揚州。上元，殺湯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為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歐。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為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諸將以討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

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為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節度使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遂作亂，夜攻府舍，重榮逃於別墅。明旦，行儒得而殺之。制以陝虢節度使王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權知陝虢留後。重盈至河中，執行儒，殺之。

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　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袞。　孫儒……召張全義於澤州……與之收合餘眾。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為澤州刺史，將騎助之，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

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暀於陽羨

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楊行密

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

朱全忠引兵過亳州遣其將霍存襲譙殺斬之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詬讓瑄復書不遜

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

珍攻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illegible]與兗
鄆兵戰於劉橋[劉橋在濮州[illegible]縣東[illegible]濮州[illegible]縣西南[illegible]薛史戰于臨濮之劉橋[illegible]]殺
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秦彥以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
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此等告身盡高駢所[illegible]諸道都統時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也廣陵人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貿食[貿音茂以物易[illegible]]
通犀帶一得米五升[illegible]
[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即食角也小而不橢亦有一角者[illegible]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illegible]不著其[illegible]星徹端也云犀望星而紋生角[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又犀之美者有光故[illegible]見影而驚其文角以[illegible]上通[illegible]]
[illegible]
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揚
行密[illegible]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
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袤音茂[illegible]]
[illegible]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
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且堅壁自守
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
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illegible]

[illegible]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麴米於一寨[illegible]
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
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
金帛麴米伏兵四起廣陵兵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
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
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張
濬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
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
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illegible]外圍益
急恐駢黨有為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
州分野極災[illegible]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
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
瘞之[瘞於計翻]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
三日[illegible]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
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illegible]擒
斬之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
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陵[illegible]
[illegible]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
攻鄆[illegible]朱瑄使裕詐遺珍書[illegible]約為
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

數千人詣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復扶又翻），以其將郭詞為刺史。甲寅，立皇子陞為益王。杜稜等拔常州（[illegible]），丁從實奔海陵（[illegible]）。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櫜鞬，具部將禮，郊迎之（[illegible]）。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illegible]），餓死者太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嚬蹙而已（[illegible]）。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illegible]），相對抱膝，終日悄然（[illegible]）。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illegible]）。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illegible]），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眾，守者皆不鬭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illegible]）。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illegible]）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為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唐設戟之制，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東宮之門一十有八，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十。設戟於門，故謂之戟門。[illegible]）。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收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illegible]）。行密自稱淮南留後。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從，才用翻）。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illegible]）；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為蔡人所得（[illegible]）。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illegible]）；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illegible]）。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illegible]），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illegible]）。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illegible]），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頵之上（[illegible]）。儒分兵掠鄰州，未幾，眾至數萬（[illegible]），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

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illegible]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唐賓代總其眾。[illegible]敬翔[illegible]曰：「朱珍未易輕取[illegible]，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illegible]。因引兵歸。

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illegible]

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illegible]。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揚，行密慮其為變，分隸諸將，一夕盡坑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illegible]。

[illegible]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illegible]，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暀[illegible]、部將余繞山[illegible]、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暀約為兄弟[illegible]，置其將卒於法雲寺[illegible]。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illegible]。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illegible]。

[illegible]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illegible]，恐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illegible]，不為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illegible]。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illegible]，當往省之[illegible]。因見陳太師[illegible]，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illegible]，帥麾下精兵二千[illegible]，與從子

宗鐬[illegible]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宗瑤燕人姓姜[illegible]宗弼許人魏弘夫宗侃許人田師侃宗弁鹿弁也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illegible]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此[illegible]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illegible]進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illegible]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

[illegible]

考異曰：舊傳敘事與實錄錯綜，史無年月，不相符。今從五代史王建傳。又新紀，文德元年六月，王建陷漢州，殺刺史張頊；實錄，龍紀元年正月，韋昭度破鹿頭關，張頊戰敗之。[illegible]

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冬，建破[illegible]

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illegible]

皆不從。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處，昌呂翻。]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子從賀，余親皆殺之，[illegible]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illegible]呂用之之在天長也，[illegible]紿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illegible]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illegible]乘其入靜，[illegible]縊殺之，聲言上昇，因令莫邪都帥韓問推用之為節度使。[illegible]是日，腰斬用之，并家

劉劉之[illegible]并誅其族。軍士發掘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illegible]行密曰：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illegible]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眾二千人歸和州；[illegible]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illegible]

[illegible]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衆至數萬，自號[illegible]治[illegible]朝廷[illegible]而居之。[illegible]

[illegible]張雄在東[illegible]睥不與通，雄[illegible]泝江而上[illegible]以兵塞其中流，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睥奔當塗，未至，為其下所殺，餘衆降雄，雄悅之。[illegible]

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為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為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領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 [illegible] 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荊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illegible] 與一道民纔數百家。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illegible] 馮敬章陷蘄州。[illegible] 乙未，周寶卒於杭州。[illegible] 錢鏐以杜稜為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illegible]

文德元年 [illegible] 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等。彥等之歸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詐其死乃誣告

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為馬軍使。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illegible] 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illegible] 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illegible] 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illegible] 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為留後，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邀道，[illegible] 全忠乃止。丙寅，錢鏐斬薛朗，[illegible] 剖其心以祭周寶。[illegible] 以阮結為潤州制置使。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 [illegible] 築羅城，方八十里，[illegible] 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illegible]

魏人皆惡之（[illegible]）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牙（[illegible]）疑之籍籍不安（[illegible]）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爲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爲僧（[illegible]）衆推都將趙文玣知留後事（[illegible]）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玣不出戰衆復殺之（[illegible]）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先是人有言見白須翁言弘信當爲地主者（[illegible]）文玣既死衆聚呼曰（[illegible]）誰欲爲節度使者弘信出應曰白須翁已命我矣衆環視曰可也遂立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illegible]）從訓收餘衆保內黃（[illegible]）魏人圍之

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illegible]）牙兵既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illegible]）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illegible]）全義聞之不以爲忤（[illegible]）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illegible]）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illegible]）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啗人爲糧（[illegible]）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illegible]）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illegible]）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illegible]）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illegible]）

己亥上疾復作（[illegible]）壬寅大漸皇子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illegible]）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illegible]）

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
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
癸卯上崩于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
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
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
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朱全忠運糧於宋州將
攻蔡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
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
等分兵救樂從訓
自白馬濟河下
黎陽臨河李固三鎮
敗魏軍萬餘人
獲魏將周儒等十人
用以其將康君立
為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休
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
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為質王建
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
其患夏四月庚午追
尊上母王氏曰恭憲皇后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
楊行密出走儒
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
為進取之計從之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
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
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斷
太行路康君立等懼引
兵還全忠表丁會為河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為河南
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己由是
盡心附之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
糧仗無乏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
留其子顥事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為事
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
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
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
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樂從訓移軍洹水羅
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
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

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 歸州刺史郭禹擊荊南逐王建肇 建肇奔黔州詔以禹爲荊南留後荊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勵精爲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户 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秦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久之朝廷以禹爲荊南節度使建肇爲武泰節度使 禹奏復姓名爲成汭 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趙德諲既失荊南 且度秦宗權必敗 且自舉山南東道來降 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以德諲爲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 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 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寨以環之 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 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 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 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彦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 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 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卧磐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 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 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 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彦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 王建[illegible]新都 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懃等 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 皆帥衆附於建給其資糧

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為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却之 升鳳州為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州防禦使滿存為節度使同平章事

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為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圍蔡州南城 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眾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

孫端張雄為趙鍠所敗 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 袁襲曰公引兵堅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眾

乾之于九華破之 乾之奔江西以雅為池州制置使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 錢鏐遣其從弟銶將兵攻徐約于蘇州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 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 李克脩邀擊大破之擒忠信送晉陽

帝于靖陵 廟號僖宗 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 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殺忠武留後 十二月秦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為蔡州留後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 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

使守彭州（注：[illegible]）王建攻彭州陳敬瑄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注：[illegible]）　丁亥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注：[illegible]）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陷夔州（注：[illegible]）

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四（注：[illegible]）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注：[illegible]）

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注：[illegible]）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　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注：九域志徐州彭城縣有呂梁[illegible]）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注：[illegible]）

[illegible]立宗權全忠以璠爲淮西留後（朱全忠又并淮西矣）[illegible]告朱全忠云叢謀[illegible]

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illegible]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illegible]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遜之族孫也[illegible]

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illegible]

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illegible]

加蔡州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爲理所[illegible]犨有疾悉以軍府事授其弟昶表乞骸骨詔以昶代爲忠武節度使未幾犨薨[illegible]

丙申錢鏐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illegible]錢鏐以[illegible]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illegible]

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illegible]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溉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爲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爲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illegible]軍擁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服奉之爲留後[illegible]

退遼年拔錄方之有岑將石元佐為金俊所拔金俊閒之元年請攻磁州破矣忠時金安乃殺之方立單果與患於邢兵入邢州後與之戰大王陝忠信史方立傳[illegible]

[illegible]

朱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illegible]）

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illegible]）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為粥以食餓者。溫，朐山人也。（[illegible]）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illegible]）鍠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illegible]）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illegible]）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奪吾股肱也！（[illegible]）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illegible]）時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illegible]）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廄，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郊訴於珍，珍怒其以[illegible]唐賓以為無禮，拔劍斬之。（[illegible]）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從容白之。（[illegible]）全忠果大驚，因為畫策，（[illegible]）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illegible]）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全忠怒，以床擲之，乃退。（[illegible]）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

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
節度使王敬武薨子師範年十六軍中推為留後棣
州刺史張蟾不從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充
平盧節度使蟾迎安潛至州與之共討師範
以給事中杜孺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
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揮使　楊
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
十一月上改名曄　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
褑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

至是又
令有司制法服　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
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　事有從
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

己酉祀圜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
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　所為多不
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
中故事抑宦官者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

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
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
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　多養壯士為假
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
家豈反邪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
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
弘立勇冠六軍　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
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

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
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
俄加同平章事　及謝日宰相
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　順節至中書色
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　故有
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
乎順節不敢復言　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
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
忠乃止　田頵攻常州為
地道入城中宵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

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潁上趨淮南，擊孫儒。[illegible]

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illegible]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illegible]

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黃金，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illegible]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改元。[illegible]

李克用遣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illegible]克用以安金俊為邢洺團練使。

壬寅，王建攻邛州，[illegible]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眾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illegible]遂帥所部出降。[illegible]建養以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illegible]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illegible]琳，許州人也。[illegible]敬瑄分兵布寨於雙流、郫、導江等縣，[illegible]發城中民戶一丁，[illegible]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illegible]

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閭門外。建事昭度甚謹。[illegible]以建為有功，[illegible]知州事。

汴將龐師古等號十萬，度淮，[illegible]拔天長。壬子，下高郵。[illegible]

二月己未，宿州將張筠逐刺史[illegible]，以城降於王建。[illegible]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書令。[illegible]

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illegible]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illegible]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illegible]

[illegible]有敬言仁義威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愼縣人

也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

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

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illegible]

[illegible]

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將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

騎赴之 李克用怨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

使李克修詬而笞之克修慙憤成疾三月

薨[illegible]

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為昭義留後

賜[illegible]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為節度使

夏四月宿州將張[illegible]逐其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illegible]

朱全忠帥諸軍討之[illegible]溥出兵掠碭山[illegible]

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

石君和[illegible]

友裕全忠之子也 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

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

瑄殺之[illegible]以徐公鉥代為蜀州刺史[illegible]丙寅嘉

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illegible]道上豪史武[illegible]

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illegible]

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 朱全

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

三軍[illegible]與河北三鎮共除之[illegible]

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illegible]初張

濬因楊復恭以進[illegible]及復恭中廢更附

田令孜而薄復恭 及復恭再用

事深恨之[illegible] 上知濬與復

恭有隙特親倚之[illegible]

濬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 克

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illegible]濬為都

統判官[illegible]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

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illegible]）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千容）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強臣（言中則制於宦官外則制於方鎮）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三省中書門下尚書省也中書門下四品以上[illegible]尚書省左右丞及六部侍郎以上御史臺自中丞以上）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illegible]）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illegible]）

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illegible]）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illegible]）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河南謂朱全忠河北[illegible]）此千載一時（[illegible]）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illegible]）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illegible]）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illegible]）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illegible]）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illegible]）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為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

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強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illegible]）遂以衰疾固辭（[illegible]）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illegible]）及孟遷以邢洺磁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為軍城都虞候從者皆補右職（[illegible]）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illegible]）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克恭選

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
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
霸劫其衆以叛循山
而南至于沁水
衆已三千人元審擊之
爲霸所傷歸于潞
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與其黨作亂
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安居受爲留後附
于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
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

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
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
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
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
發京師
上御安喜樓餞之
濬屏左右言於上曰
俟臣先除外憂
然後爲陛下除內患
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
尉餞濬於長樂坂
復恭屬濬
酒
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
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
復恭益忌之癸丑削李罕之官爵
六月以
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丁巳茂州刺史
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
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
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
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爲仇敵
光啓末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

度使楊全玫自稱留後（見二百五十八卷[illegible]）求旌節朝廷未許至是王鐸羅弘信因張濬用兵爲之請[illegible]乃以彥威爲義昌節度使 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illegible] 更命義成軍曰宣義辛未以朱全忠爲宣武宣義節度使[illegible] 全忠以方有事徐揚徵兵遣戍殊爲遼隔乃辭宣義請以胡真爲節度使從之然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真入爲統軍克以全忠爲兩鎮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illegible]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illegible] 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illegible]

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

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於石君和[illegible] 友裕全忠之子也 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illegible] 以徐公鉥代爲蜀州刺史[illegible] 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illegible]道士袁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illegible] 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illegible] 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illegible]與河北三鎮共除之[illegible] 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illegible]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illegible] 及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illegible] 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illegible] 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illegible]

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二年三年）濬爲都統判官[illegible] 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

丙寅，孫儒攻潤州。[illegible]

蘇州刺史杜孺休到官，[illegible] 錢鏐密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歸杭州，鏐欲歸罪於粲而殺之，粲奔孫儒。[illegible]

王建退屯漢州。[illegible]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箠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illegible] 咸不聊生。[illegible]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illegible] 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于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illegible] 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州，[illegible] 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存孝至，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illegible] 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鬬！」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illegible] 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illegible]庭責諸將橈敗之罪，[illegible] 斬李讜、李重胤而還。[illegible]

李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illegible] 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illegible]）及鐸之壻，斬首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詫，丑亞翻，誇也），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眾慙而止。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令孜遣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子，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illegible]）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illegible]）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鉥，舉城降建。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illegible]）遣使者請

求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侍中，保國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illegible]）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illegible]）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

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illegible]）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illegible]）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illegible]）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眾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illegible]）濬、建自含口遁去。（[illegible]）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用遣

韓歸範歸朝，[illegible]附表訟冤曰：[illegible]

[illegible]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illegible]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illegible]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illegible]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illegible]朱全忠之侵徐鄆，[illegible]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呂；（阽，余廉翻，又丁念翻，臨危也。）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鬥；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

且輕騎叩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坐 [illegible]
納制敕於先帝之廟
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鑕 [illegible] 表至濬已敗
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爲栰以
濟河 [illegible]
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
及河朔三鎭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
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鎭魏鎭魏倚河
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
[illegible] 兵未交而孫揆被擒鄜夏俱敗 [illegible]
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十二月孫儒拔蘇州殺李友 [illegible]

[illegible] 安仁義等
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
歸傳道守潤州 [illegible]
兵皆不知 辛丑 [illegible] 丁會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
河 [illegible] 龐師
古霍存下淇門衛縣 [illegible] 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是歲
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爲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
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
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
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爲荊
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鄂岳觀察使
[illegible]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
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
緯 [illegible] 由從子 [illegible] 彥若商之子也 [illegible]

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偓纔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温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擊棣州刺史張蟾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安丘劉鄩曰汝能殺弘吾以汝爲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厚賞重誓自將以攻棣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爲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爲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持令坐於聽事自稱百姓王師範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爲緯濬訟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邢洺節度使安知建

潛通於全忠（[illegible]）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爲神武統軍。知建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過鄆州，朱瑄與克用方睦，伏兵河上斬之（[illegible]），傳首晉陽。

夏四月，有彗星見于三台（[illegible]），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illegible]）甲申，赦天下。

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illegible]）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illegible]），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饑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餓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illegible]）稍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illegible]）。軍民強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酷法，或斷腰，或斜劈（[illegible]），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爲懼。吏民日窘（[illegible]），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illegible]）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illegible]）建表請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illegible]），願畢命以圖成功（[illegible]）。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illegible]），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illegible]），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illegible]）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illegible]）。昭度甫出劍門（[illegible]），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illegible]）。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illegible]）。

在彭州發耳翟令東川將唐友通合兵攻成都也建急攻成都環
城烽塹亘五十里患環音有狗屠王鷁鷁音請詐得罪
亡入城說之說式芮翻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鷁入見陳敬
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
陰為吏卒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為于偽翻由是敬瑄等懈
於守備懈古隘翻而眾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
降以覘之敬瑄以為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復扶又翻
覘丑廉翻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為親從都指揮
使更姓名曰王宗渥史言以武安節度使周
岳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李克用大破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壽將兵
三萬擊孫儒于黃池威等大敗延壽
舒城人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
揚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暀于放翻安景思據滁州滁直魚翻
丙午立皇子祐為德王楊行密遣其將
李神福攻和滁康暀降降戶江翻安景思走秋七月李
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赫連鐸本吐谷渾酋
王鎔按舊太祖紀年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鐸既平

雲州太祖乃進討王鎔實錄云克用急攻雲州蓋以赫連鐸之眾又紀年錄曰七月云會王鎔故也按紀年錄云王鎔在後實錄云克既
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
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
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
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數所具翻於是悉
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
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
斛以賑飢民
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

貸之諫由是德行密邢洺節度使李存
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
遂涉懷孟之境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
外城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
德楊行密引兵
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
寨拔行密出之王建攻陳敬瑄敬瑄出
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
以彭州都彭州道絕田令孜以彭州為威戎軍敬瑄

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illegible]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illegible]！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illegible]改圖，建復何求！[illegible]是夕，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illegible]，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復為父子如初。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為之耳[illegible]！壬寅，敬瑄開門迎建[illegible]。建署其將張勍為馬步斬斫使，使先入城。乃謂將士曰：吾與汝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illegible]曹不憂不富貴，慎勿焚掠坊市。吾已委張勍護之矣，彼幸執而白我，我猶得赦之；若先斬而後白，吾亦不能救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勍執百餘人，皆捶其胸而殺之，積尸於市，眾莫敢犯。故時人謂勍為張打胸[illegible]。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illegible]。小校韓武數於使廳上馬，牙司止之[illegible]，武怒曰：司徒許我迭日為節度使，上馬何為！建密遣人刺殺之[illegible]。

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敗[illegible]。建表敬瑄子陶為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illegible]。以[illegible]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illegible]。

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illegible]。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瓌怒，詬之[illegible]。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illegible]，至吉柏津[illegible]，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illegible]，稱疾，求致仕。

九月乙卯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腹心張綰刺殺之（[illegible]）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　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illegible]）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illegible]）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illegible]）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illegible]）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樓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illegible]帥讀曰率）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門（含光門[illegible]）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眾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眾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鎔兵於龍尾崗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illegible]）

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illegible]）　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illegible]）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眾二千降全忠（[illegible]）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　辛未蘇州將劉弘鄂惡孫儒殘暴（[illegible]）以蘇州降朱全忠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illegible]）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illegible]）

月十七日夜見歸星長十丈餘承旨臣用奏當有亂臣將入宮內昭宗乳母名臣本乎自即位加夫人 [illegible]

從者大譟而出。[illegible] 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 [illegible] 大掠永寧坊 [illegible] 至暮乃定。百官表賀 [illegible]

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illegible] 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illegible] 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以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illegible] 建密謂諸將曰：「爾曹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illegible] 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初，李茂貞養

子繼臻據金州，均州刺史馮行襲攻下之。[illegible] 詔以行襲為昭信防禦使，治金州。[illegible] 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行襲逆擊，大破之。[illegible]

是歲，賜涇原軍號曰彰義，[illegible] 增領渭、武二州。

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illegible]

[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五（起玄黓困敦盡閼逢攝提格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

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改元。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illegible]），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illegible]）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州人也。

威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

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

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彌縫…為兩端…[illegible]

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 乙酉引兵趣斗門[illegible]至者皆為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illegible] 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illegible]

副使李璠等皆死[illegible] 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illegible]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illegible] 孫儒圍楊行密甘州[illegible]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

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illegible] 己巳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illegible] 行密別將又取潤州[illegible]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illegible]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稼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 復值水災[illegible]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 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鎮 以大臣代[illegible]徐州[illegible]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

同平章事為感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illegible] 詔全忠詐而殺之[illegible]據城不奉詔[illegible]崇望至華陰而還[illegible]

忠義節度使趙德諲[illegible]子匡凝代之[illegible]

范暉驕侈失眾心[illegible] 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illegible]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illegible]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illegible] 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 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illegible] 王建亟召華洪還[illegible]洪疾驅而至[illegible]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illegible] 昭[illegible]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illegible]

三月 以戶部尚書鄭延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 延昌從[illegible]之從兄弟也[illegible]

左神策

勇勝二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illegible]子也[illegible]知其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illegible] 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illegible]

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illegible] 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illegible] 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

楊晟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等[illegible]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內應[illegible]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無所歸盤桓綿劍間[illegible]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擊守忠於鍾陽[illegible]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illegible]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

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禦使

天威軍使[illegible]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怏怏[illegible]西門君遂惡之[illegible]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強

李匡威出兵侵雲代 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illegible]

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illegible]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illegible]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illegible]

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楊行密擊孫儒兵破其廣德營[illegible]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illegible]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illegible]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illegible]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illegible]行密[illegible]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illegible]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指揮使張佶為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illegible]

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illegible]

行密之□招孫儒之衆復據廣陵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曰[illegible]元年行密[illegible]揚州[illegible] [illegible]

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先，悉薦翻。時人稱揚一益二，言揚州居一，益州為次也。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秦彥、畢師鐸、孫儒、楊行密也。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為常。將，即亮翻。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說，式芮翻。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四州，彭[illegible]文。偽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陳田，謂陳敬瑄、田令孜。[illegible] 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illegible] 而司徒乃其主也，[illegible] 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

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日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返，薄，伯各翻。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為，于偽翻。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礮，匹貌翻，與砲同。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壕為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illegible] 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矍，俱縛翻。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illegible] 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illegible] 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處，昌呂翻。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

領令諸帖既下，[illegible]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illegible]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illegible]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保卓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illegible]有自軍前先寄歸者，[illegible]量給資糧，[illegible]悉部送歸招安寨。[illegible]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illegible]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illegible]設置曹吏，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為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踴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illegible]其七，彭州土地宜麻，[illegible]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illegible]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illegible]行之，悉如所申。[illegible]

[illegible]

明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下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兵[illegible]，民見村落無抄掠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illegible]

己巳，李茂貞克鳳州，[illegible]茂貞又取興元，[illegible]表其子繼[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以揚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為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illegible]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皁衣蒙甲，[illegible]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陳讀曰陣）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illegible]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

足以給[illegible]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illegible]行密從之[illegible]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illegible]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illegible]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illegible]士民轉徙幾盡[illegible]行密初至賜與將吏[illegible]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illegible]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illegible]

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illegible]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illegible]擒吐谷渾邏騎三百[illegible]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還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illegible]斬獲不可勝計[illegible]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illegible]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illegible]

[illegible]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九月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同平章事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illegible]冬十月徙以溥為侍中感化節度使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上見]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遛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illegible]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illegible]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illegible]

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李克用詔以存孝為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璲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　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孫儒將王壇陷婺州刺史蔣瓌奔越州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祖父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結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宣明曆浸差太子少詹事邊岡造新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曆

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　全忠問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　是歲明州刺史鍾文季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　王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illegible]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鎮兵於平山。平山，漢蒲吾縣，隋為房山縣，至德元年[illegible]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illegible]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眾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illegible]

[illegible]時溥求救於朱全忠，[illegible]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illegible]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illegible]瑾遁歸兗州。辛卯，[illegible]徐兵復出，存戰死。[illegible]

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遺克用書，[illegible]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儻實屯軍鄴下，顒望降臨；[illegible]必欲真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illegible]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illegible]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槀城，[illegible]

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illegible]朱瑾宵遁，友裕不追。[illegible]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illegible]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illegible]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illegible]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illegible]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眾，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為全忠家僮，[illegible]全忠養以為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中塗，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為之返。[illegible]

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illegible]自是徐兵不敢出。

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illegible]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二月，匡威自鎮州還，至

使野匪[illegible]鎮軍府[illegible]後以[illegible]得逍行[illegible]張[illegible]兢潰歸但與[illegible]沂留[illegible]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真入奏[illegible]歸京師京師復[illegible]大亂[illegible]閭匿咸來坊市大恐曰金頭王來屠社稷[illegible]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安以己故致失地[illegible]迎[illegible]為策第父事之[illegible]

以渝州刺史柳玭為瀘州刺史[illegible]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illegible]玭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illegible]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illegible]小有玼纇[illegible]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illegible]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令孜謀作亂殺之新津[illegible]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illegible]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illegible]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illegible]涓宿之孫也

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illegible]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illegible]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illegible]

文臣為節度使　李匡威在鎮州，為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真定土風，（[illegible]）潛謀奪之。李抱真自京師還，為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illegible]）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illegible]）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為晉人所困，幾亡矣，（[illegible]）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illegible]）不若與公共詣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為然，與鎔駢馬，（[illegible]）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東偏門，（[illegible]）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奮拳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illegible]）鎔時年十七，體疏瘦，為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illegible]）戍卒奉仁恭為帥，還攻幽州，（[illegible]）至居庸關，為府兵所敗。（[illegible]）仁恭[illegible]河東李克用[illegible]　李神福[illegible]廬州[illegible]楊行密[illegible]將[illegible]宣州引兵會之。初，蔡人張顥以驍勇事秦宗權，後從孫儒，儒敗，歸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為之用。及儔敗，顥踰城來降，（[illegible]）行密以隸銀槍都使袁稹。（[illegible]）稹以顥反覆，白行密，請殺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親軍。（[illegible]）稹，陳州人也。（[illegible]）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illegible]）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illegible]）昌與陳巖婚姻，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illegible]）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illegible]）為將士所殺。（[illegible]）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illegible]）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群盜二十餘輩皆降潰。（[illegible]）閏月，以武勝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察使。（[illegible]）又以邕[illegible]都[illegible]曾誠為

黔中節度使[illegible]都頭李[illegible]爲[illegible]節度使宣威
都頭孫惟晟爲荊南節度使[illegible]
六月以捧日都頭陳珮爲嶺南東道節度使並
同平章事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用諸王
代之故敕率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鎮[illegible]
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強以報殺
匡威之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
于平山[illegible]壬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
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
進屯任縣[illegible]李存信屯琉璃陂[illegible] 丁亥楊行密克
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
罪吾何爲效之[illegible] 加天雄節度使李
茂勳同平章事[illegible] 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
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illegible]
昇州刺史張雄卒[illegible]
馮弘鐸代之爲刺史 李茂貞恃功
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illegible]辭語不遜

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
庇元舅之一身[illegible]尊極九州不能戮
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强弱不計是非又曰
約衰殘而行法[illegible]隨盛壯以加恩[illegible]
體物錙銖[illegible]看人衡
纊[illegible]
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
[illegible]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illegible]上益
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
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illegible]
臣愚以爲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
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
弗瞑眩厥疾弗瘳[illegible]
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illegible]愔愔度日[illegible]
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illegible]朕
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
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
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
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
也顧時有所不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

晁錯之誅，不能釋七國之禍也 [illegible] 敢不奉[illegible]
以死繼之 [illegible] 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
度月餘不歸 [illegible] 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
耳目讓能一言一出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illegible]
令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illegible]
[illegible] 下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
君遂曰此宰相事 [illegible] 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
昌肩輿訴之 [illegible] 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
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
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
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 [illegible]
[illegible] 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 [illegible] 丙辰楊行
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
守久不下 [illegible] 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
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乃聽命
行密以雅為歙州刺史 [illegible] 歙人納之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癸

全忠命[illegible]攻[illegible]兵攻[illegible]鎮破之
月丁卯以錢鏐為鎮[illegible]
[illegible]
李存孝夜犯
李存[illegible]州自引兵攻邢
州[illegible]不能
成[illegible]大王惟[illegible]壁
[illegible]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
[illegible]之塹銳邪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
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其將[illegible]從克用
攻邢州[illegible]歸 [illegible] 朱全忠[illegible]使將
親軍 [illegible] 乙亥覃王嗣周[illegible]軍二萬送鳳翔節
度使徐彥若赴鎮軍于興平 [illegible]
[illegible]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厔
以拒之 [illegible] 禁軍[illegible]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
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illegible]
風遁[illegible]遂攻[illegible]

帝[illegible]諸言用兵者[illegible]崔昭緯心害太
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illegible]遺茂貞書曰用兵
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illegible]甲申茂貞陳兵於臨
皋[illegible]表讓能罪請誅之[illegible]上
[illegible]之奏[illegible]以臣爲解[illegible]上涕下不自
[illegible]與[illegible]能[illegible]東史
[illegible]制辭[illegible]曰
[illegible]論之[illegible]彌堅
[illegible]一[illegible]使[illegible]州內樞密使李周潼
[illegible]州段詡于[illegible]上御安福門斬[illegible]周潼

二十五

讓能[illegible]遣使語茂貞曰[illegible]者
人也[illegible]讓能之貶[illegible]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
三[illegible]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
[illegible]御史中丞崔胤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
[illegible]外寬弘而內巧險與
[illegible]
崔昭緯深相結故[illegible]父[illegible]所親曰[illegible]父
[illegible]刻[illegible]以[illegible]門[illegible]爲[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緇郎亂[illegible]李茂貞[illegible]
[illegible]不解[illegible]從[illegible]崔昭緯復從而[illegible]之
[illegible]冬十月[illegible]及[illegible]弟戶部侍郎

[illegible]
復下詔布告中外

二十六

[illegible]王鎔直
[illegible]於一時[illegible]欲諭
[illegible]是[illegible]動息[illegible]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
[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王超者[illegible]爲二鎭判官[illegible]天
子有所可否[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許於[illegible]二人則教茂貞
行瑜上章論之朝廷[illegible]者[illegible]語已不遜制復
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
令於是茂貞[illegible]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
[illegible]又[illegible]之又
以[illegible]爲御史大夫　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

為福建觀察使 [illegible] 宿州刺史倪章棄城走 [illegible] 已敗故楊行密以 [illegible] 神福為 [illegible] 州刺史 [illegible] 鄜邠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 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十二月朱全忠請徙鹽鐵於汴州以便供軍崔昭緯以為全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 汴將葛從周攻壽州刺史朱 [illegible] 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illegible]

初 [illegible] 武安節度使周岳殺閔勗據潭州 [illegible] 邵州刺史鄧處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咸受僕射大恩 [illegible] 今周岳無狀殺之吾欲與公等竭一州之力為僕射報仇可乎 [illegible] 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州 [illegible] 共攻潭州克之斬岳自稱留後 [illegible]

乾寧元年春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 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以李匡籌為盧龍節度使 [illegible] 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 [illegible] 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 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illegible] 綮好談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 [illegible] 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 [illegible] 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 吏曰特出聖意 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 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累讓不獲乃視事 [illegible] 以邵州刺史鄧處訥為武安節度使 彰義節度使張鈞薨 表其兄鐇為留後 [illegible] 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 [illegible] 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 克用使劉夫

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illegible]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illegible]亦存信教汝乎因[illegible]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illegible]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陷陳萬人辟易[illegible]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illegible]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illegible]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illegible]克用表馬師素為邢洺節度使江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撫壽州從晦陵侮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己明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頊知軍州

[illegible]全忠為之斬從晦 五月加鎮海節度使[illegible]同平章事 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illegible]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驤智勇兼人[illegible]術家言當興翼軫閒[illegible]今將十萬眾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illegible]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眾曰東軍許吾屬還[illegible]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趣潭州[illegible]潭人以為邵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擒處訥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illegible] 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illegible] 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眾力戰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illegible]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

死不忍殺惟速死爲惠毋三哥之不從
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其姓名王宗茂權曰
宗訓又更王劍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
辛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延昌右僕射
朱瑄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
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度河應之 武昌
節度使杜洪攻黃州附楊行密遣行營都
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六月甲午以宋州刺史張
廷範爲武寧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
蘄州刺史馮敬章邀擊淮南軍朱延壽

攻蘄州不克 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
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
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 上召崇魯問其故對
以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
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鄘之孫也 上
師谿爲文崔昭緯谿爲相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
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
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
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
純巾慘帝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

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
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
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
不至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
殺赫連鐸擒白義誠

秋
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
信帥其族黨犯闕走 禮部
侍郎同平章事鄭綮自以不孚衆望累表避位詔以
太子少保致仕以御史大夫徐彥若爲中書侍郎兼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
再榮舉城降王建 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
河東至乾元遇
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
茂貞以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

[illegible]一云承天門乃符家積業[illegible]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
獻[illegible]孫中官壽王[illegible]纔得尊
位發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昭義節度
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巳未克用會諸將飲博
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存信
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因於馬步司[illegible]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
[illegible]

[illegible]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
義留後 冬十月封皇子祤為棣王禊為虔王[illegible]
禋為沂王禕為遂王 劉仁恭數因蓋寓獻款
於李克用[illegible]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
攻邠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illegible]
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illegible]克用怒十一月
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illegible]
[illegible]
涇原留後張鐇為彰義節度使 朱全忠遣使至鄆以

[illegible]刺史張諫[illegible]鄆州[illegible]行經[illegible]
行絹送押牙[illegible]萬餘斤如汴宋貿易
[illegible]全忠執之取其茶楊汴始有隙[illegible]
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
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illegible]斬首萬餘
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紀之徇於城下是夕
新州降辛亥進攻媯州[illegible]克用
使精騎[illegible]前以燒之選步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
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

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
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眾[illegible]
[illegible]
本姓符宛丘人克用養以為子[illegible]丙[illegible]克用[illegible]
請降[illegible]初據軍府兄匡威[illegible]
又失家亦[illegible]何[illegible]
保[illegible]及二百[illegible]
節度使王行約檢校[illegible]

納印請代于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

是歲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黃連洞在今汀州寧化縣）汀州刺史李承勳發萬人擊之蠻解去承勳追擊之至漿水口破之閩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

義勝節度使董昌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匹他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貢奉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為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為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為越王曷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填門喧譟請昌為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為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讖符瑞者不可勝紀昌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讖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六（起旃蒙單閼盡柔兆執徐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

乾寧二年春正月辛酉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illegible]）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illegible]）朱瑾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illegible]）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illegible]見上卷）己巳以給事中陸希聲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希聲元方五世孫也（陸元方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壬申護國節度使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盈兄重簡之子行軍司馬珂知留後事珂重榮養子也（為王珂王珙爭河中張本）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illegible]）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碣曰（[illegible]）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illegible]）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為族滅之計乎碣寧死為忠臣不生為叛逆昌怒以為惑眾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吳鐐（[illegible]）對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illegible]）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為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illegible]）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illegible]）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為乎（[illegible]）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illegible]）徒守空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illegible]）悉陳瑞物於庭以示眾先是咸通末（[illegible]）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

閣，終晝夜以祀之。及昌僭號，曰：「此吾鸑鷟也。」〔鸑音岳鷟士角翻鸑鷟鳳屬〕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考異曰吳越備史云卿宮權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年號戊云天冊或云大聖皆并也羅隱撰吳越行營錄有一羅平若啓謂之名嶺天若建元之始又曰將軍門稱天冊之遽以會恃為宣室之祉明告我其於鑄曰權即羅平國位以嶽印文曰璽天治國之印十國紀年亦天年號㬅天會讖錄云天冊蓋設令撰備史〕署城樓曰天冊之樓，令羣下謂己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為相；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悛丑緣翻〕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迎恩門越州城西門也〕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犒苦到翻覡刑狄翻〕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

王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王重盈兄重榮為其下所殺重盈代鎮河中以其子珙為陝虢陝虢號保義軍珙居勇翻〕晉州刺史瑤與兵擊王珂，表言珂非王氏子，與朱全忠書言珂本吾家蒼頭，不應為嗣。〔為于偽翻〕珂上表自陳，且求援於李克用。上遣中使詔解之。

上重李谿文學。乙未，復以谿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去年命谿為相劉崇魯沮之事見上卷〕

朱全忠軍于單父，〔單父音善甫〕為朱友恭聲援。〔朱友恭圍朱瑾於兗州〕

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嬀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為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嬀檀諸州山北之地〕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橫戶孟翻〕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為，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為仁恭叛克用張本〕

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鋋告行瑜曰：「鄉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事見上卷景福二年〕今又引李谿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杜讓能事亦見上卷景福二年〕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散悉亶翻〕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為太子少

師 王珙王珂請朝廷命河中帥 詔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以戶部侍郎判戶部王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珂李克用之婿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珙為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

加王鎔兼侍中

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卧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慚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璲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丁亥行密圍壽州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夏四月下詔悉罷之

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為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陸希聲罷為太子少師

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勗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中兵少吏民恟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眾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陰柴再用亦為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眾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 行密又遣

史073-095

襄漢水拔之史言揭拔漢曰漢似縣宋白曰據水縣令拜解中縣東海郡 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錢鏐本董昌大僭號伐大聊乃請討之 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度以太保致仕 戊戌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為馬殷張本 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以制錢鏐之 亦遣詣昌使趣朝貢趣讀曰促 河東遣其將史儼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 朱友恭退歸于汴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見上卷景福二年 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左右神策軍 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郃陽漢縣唐屬同州 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良原縣屬涇州 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師曰為于三師 珂不受代而與河東婚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 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詰去吉翻 卿等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粗坐五翻 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墮讀曰隳紊音問 韋昭度討西川失策討西川事見二百五十八卷 李谿作相不合眾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 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貶戶部尚書楊堪為雅州刺史堪虞卿之子楊虞卿見文宗紀 昭度之舅也 初崔胤除河中節度使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公雖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厚也光德劉公者太常卿劉崇望也光德坊長安城中朱雀街西第三街北來第四坊 及三帥入朝聞志勤之言貶崇望昭州司馬 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部發北部兵

朔以□月度河入關[illegible]六月庚寅以錢鏐爲浙東招討使[illegible]鏐復發兵擊董昌[illegible]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illegible]司户張濬並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illegible]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以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illegible]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illegible]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illegible]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illegible]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illegible]與行約大掠西市[illegible]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illegible]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闕[illegible]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illegible]矢拂御衣著于樓桷[illegible]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illegible]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illegible]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眾繼至[illegible]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啟夏門[illegible]趣南[illegible]

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
一[illegible]夜復爲盜所掠哭聲
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illegible]戶部尚書判度支
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illegible]至[illegible]上命權
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
彥若王摶至[illegible]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illegible]
[illegible]命薛王知柔與知
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
遣[illegible]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郗廷
[illegible]齋詔詣李
克用[illegible]令與王[illegible]各發[illegible]騎同赴新平[illegible]
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
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illegible]僕於李公未
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
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若乎會郗廷昱至言李茂貞
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
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illegible]

[illegible]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illegible]
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
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
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遂[illegible]河中趣李克
用令進兵[illegible]壬午克用發河中上
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illegible]承業同州人
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illegible]己丑
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辛卯拔永壽
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李
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黎園寨[illegible]
[illegible]
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
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

李茂貞懼，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為兄。以前河中節度使崔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為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鐇為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勖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以騎三千駐三橋為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緯罷為右僕射。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後劉仁恭各為本鎮節度使。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以李克用為行營都統。九月癸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薨。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還鄆。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以中儀[illegible]於雲陽。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甲戌，軍于綿州。以[illegible]令[illegible]等獻之。[illegible]為行營行營[illegible]遣[illegible]州防禦使。錢鏐攻蘇州以救之，且表董昌引咎，願修職貢，請[illegible]官爵。又遺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不當復伐之。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以右僕射崔昭緯為梧州司馬。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戊子，上以賜李克用。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克用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

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瑜燒寧州遁去（九域志寧州南至邠州一百二十五里）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爲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以蘇文建代王行瑜也時邠州未下故令且治寧州趣讀曰促）

上遷居大內

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

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郜爲留後

以京兆尹武邑孫偓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李克用

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瓊瑾之從父兄也

衢州刺史陳儒卒弟岌代之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何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瓌濮陽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瓌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

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

朱瑾偽遣使請降於全忠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

全忠使援兵往瑾立馬橋上伏騎果重懷進於橋一瑗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 以瑗爲兗州防禦使 殺柳存懷寶閉賀瑰名釋而用之

李克用旋軍渭北 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

蔣勛求爲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 勛乃與鄧繼崇起兵連飛山梅山蠻寇湘潭 據邵州使其將申德昌屯定勝鎮（定勝鎮在邵州東北界）以拒潭人

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

乙卯李克用軍于雲陽

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

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

乙未進李克用爵晉王 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蓋寓遙領也）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克用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蓋寓敏慧能揣其意 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微近事爲喻由是克用愛信之境內無不依附權與克用侔朝廷及鄰道遣使至河東其賞賜賂遺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數遣人間之 及揚言云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

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 顧彥暉畜以爲子

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所部兵二千降於建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 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 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

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

關中無安寧之日 又詔克

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

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比者王行瑜輩

縱兵狂悖致鑾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

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復驚駭

都邑人臣盡忠

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

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

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

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

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

多為茂貞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

節度使 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

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

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

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

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

中 彰義節度使張鐇薨以其子璉權知留後

朱瑄朱瑾屢為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

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

假道於魏以救之 安州防禦

使家晟與朱全忠親吏蔣

玄暉有隙恐及禍與指揮使劉士政兵馬監押陳可

璠將兵三千襲桂州殺經略使周元靜而代之

成酹侮可璠可璠手刃之推士政知軍府事可璠自

為副使詔即以士政為經略使玄暉吳人也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

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

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 辛未安

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度江應董昌錢鏐遣武

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

義不能度其將湯臼守石城

袁邠守餘杭 閏月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

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

屯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

師還之日貴道可憂 使吳魏人

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洺州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圍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得專意東方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于王建

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敕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朱全忠奏以通王滋判侍衛諸將事兵部尚書張濬上欲複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之上下詔和解之三月以天雄留後李……思孝表請致仕薦……詔以……太師致仕……大……

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遂抵其城下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夏四月辛酉河漲將毀滑州城朱全忠命決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李克用遣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人進攻魏州武安節度使劉建鋒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撾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

行軍司馬張佶爲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蹄齧傷左髀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昨馬殷攻邵州……天下……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之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尚誰歸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邵州……徑詣長沙進軍英……殷鎮……戰于

皇之策[illegible]

顧[illegible]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遣

閭蘇州[illegible]錢鏐[illegible]安[illegible]是楊行密之將[illegible]未救[illegible]全

朱全忠[illegible]

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渡淮聽以便宜從

事　董昌使人[illegible]錢鏐兵[illegible]已[illegible]首[illegible]然

斬[illegible]食[illegible]以[illegible]於鏐

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illegible]出戰而敗

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illegible]昌始[illegible]稱[illegible]節

度使　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

乃命殷升廳[illegible]留後[illegible]帥將吏拜賀[illegible]

[illegible]佶[illegible]為行軍司

馬　殷遣將[illegible]攻邵州　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

州城應行密[illegible]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所蓄惟圖

書藥物[illegible]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

錢公所[illegible]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

之死[illegible]引佩刀欲自刺[illegible]行密執其手止之[illegible]館於

府舍[illegible]使其室中[illegible]衣行密衣[illegible]夜[illegible]之[illegible]

共飲[illegible]無所疑[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全武[illegible]行密[illegible]

[illegible]全武[illegible]賊之根本[illegible]

[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淮南將朱延壽[illegible]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

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十人衣羊皮夜入延壽

所掠羊群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illegible]衣皮反

命[illegible]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

而入延壽[illegible]曰吾嘗[illegible]圍而[illegible]突圍而入如

此城安可得拔乃[illegible]軍中[illegible]公鐸有舊者持

[illegible]州團練副使柴再

用[illegible]行[illegible]城[illegible]為[illegible]利害[illegible]數日公鐸及刺史

馮敬章請降以敬章為左衙押牙[illegible]公鐸為

右監門衛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

延壽進攻光州殺刺史劉存[illegible]　丙戌

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

猶連兵未解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戊子遣中

使賜昭緯死行至荊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為快[illegible]

[illegible]　荊南節度使

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

度[illegible]建[illegible]從[illegible]保豐都

[illegible]兵西取[illegible]以其將趙武為黔中

留後石[illegible]萬[illegible]使[illegible]不得去使人謂之曰存

不治渭事[illegible]曰存將逃[illegible]先[illegible]足力也

[illegible]

[illegible]章之存棄城走[illegible]

[illegible]衆稍稍歸之屯于茅壩

趙武[illegible]攻豐都王建[illegible]

能守[illegible]與[illegible]皆降于王建建[illegible]

存勇略欲殺之[illegible]高祖曰今方總攬英雄以圖

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illegible]使伐蜀用陰使知留

用王宗綰[illegible]存[illegible]男[illegible]良將才建

乃捨之[illegible]王宗播[illegible]而宗綰竟不使宗

播[illegible]其[illegible]柳[illegible]每勸宗播

貞靜以免[illegible]後宗播[illegible]建將[illegible]敵諸將所

憚若以身先之[illegible]及有功[illegible]稱病不自伐由是得

以功名終 甲午[illegible]武[illegible]攻越州乙未[illegible]克其

外[illegible]及錢鏐[illegible]故將駱團給

日[illegible]部令[illegible]安昌乃逆[illegible]印出居請

道[illegible]

[illegible]武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李[illegible]民間錢

[illegible]有[illegible]間金有

[illegible]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

開倉以[illegible]克用[illegible]侵掠六州

[illegible]全[illegible]以周於鄆州[illegible]將[illegible]營渲水以救

[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古攻鄆州六

月克用引兵擊從周[illegible]於[illegible]前[illegible]戰方

酣克用之子[illegible]林[illegible]使[illegible]而[illegible]汴

人生擒之[illegible]

[illegible]克用[illegible]及之馬[illegible]為汴人所

獲克用願射汴將一人[illegible]乃得免克用

請修好以贖落落朱全忠不許以與[illegible]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軍還[illegible]河東[illegible]戰[illegible]

[illegible]

為汴人所[illegible]

弘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初李克用屯渭北（[illegible]）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illegible]）二鎮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illegible]）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為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illegible]）

上遣使告急於河東丙寅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illegible]京兆興平縣西考異曰舊紀茂貞請入覲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統四軍以衛近畿[illegible]）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

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自鄜州濟河道汾隰至太原路甚直遠以韓建在華州李茂貞[illegible]）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上不許（[illegible]）以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illegible]）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illegible]）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illegible]富平至下邽三十五里下邽至華州六十五里）以府署為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illegible]）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水部郎中何迎[illegible]以為國子毛詩博士[illegible]

襄陽朱朴才如謝安。道士許巖士亦薦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賜以金帛，并賜何迎。　以徐彥若為大明宮留守兼京畿安撫制置等使。　楊行密表請上遷都江淮，王建請上幸成都。[illegible]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戌，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illegible]　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illegible]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illegible]　加錢鏐兼中書令。　癸丑，以王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illegible]　甲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同平章事，充威勝節度使。[illegible]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乙丑，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illegible]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九月庚午，升福建為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為節度使。　以湖南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為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illegible]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奉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殷從之。[illegible]　崔胤出鎮湖南，[illegible]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illegible]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聞之，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

[illegible]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之孫也。（崔珙見二百四十六卷）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爲硤州刺史。[illegible] 崔胤以扆代己，譖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illegible] 以保大留後李思敬爲節度使。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illegible] 乘勝至魏州北門。[illegible]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illegible] 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illegible] 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illegible]

韓建復佐佑之，[illegible] 竟不出師。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摶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爲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illegible] 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illegible] 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illegible] 追至觀音門。[illegible] 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于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illegible] 加河中節度使王珂同平章事。[illegible] 龐師古攻鄆州。[illegible] 湖州刺史李師悅求旌節，[illegible] 置忠國軍於湖州，以師悅爲節度使，賜告身旌節者未入境，戊子，師悅卒。楊行密表師悅子前綿州刺史彥徽知州事。[illegible] 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illegible] 十二月，梁州兵燒掠漢、昌、資、簡之境。[illegible]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玘據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illegible] 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琚，具軍容[illegible]入視事。[illegible]

平。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七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乾寧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建，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爲舉措。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

王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臣竊見陛下之心乞皆罷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啟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

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為浮梁癸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

乙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

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

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

[illegible]

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illegible]）朱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illegible]）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奔楊行密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領武寧節度使（[illegible]）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illegible]）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illegible]）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為尼斬朱瑄於汴橋（[illegible]）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illegible]）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

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illegible]）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illegible]）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脩好（[illegible]）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illegible]）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illegible]）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illegible]）己未赦天下（[illegible]）上饗行廟（[illegible]）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趣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趣瀘州辛酉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丙寅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illegible]）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秘書監朴既執政所言皆不效（[illegible]）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illegible]）建[illegible]一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偓朴與二人交（[illegible]）

初，相[illegible]

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

張佶克邵州，擒蔣勛[illegible]

正月[illegible] 二月丙子，朱全忠奏曹州刺史

葛從周為泰寧留後，朱友裕為天平留後，龐師古為

武寧留後。[illegible] 保義節

度使王珙攻護國節度使王珂，珂求援於李克用，珙

求援於朱全忠，全忠遣武寧將張存敬、楊師厚敗河中兵於

猗氏南，河東將李嗣昭敗陝兵於猗氏，又敗之於張店，

遂解河中之圍。[illegible] 師厚，斤溝人。[illegible]

[illegible] 昭[illegible]克用[illegible]之[illegible]

子也。更名威義軍曰昭武，治利州，以前静難

節度使蘇文建為昭武節度使。夏四月，以同州防

禦使李繼瑭為匡國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

夫李茂貞之養子也。以右諫議大

夫李洵為兩川宣諭和協使，王建及顧彥暉 辛亥，

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全

武擊淮南兵，大破之。[illegible] 杜洪為楊行

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illegible]

[illegible]

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

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illegible]東南保

武昌寨。[illegible] 癸亥，兩

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

三千人。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兩浙兵乘勝逐

之。甲戌，頵自湖州奔還，兩浙兵追敗

之，頵眾死者千餘人。[illegible]

等數人皆誣奏貶之。[illegible] 韓建惡刑部尚書張禕

[illegible] 五

月，加奉國節度使崔洪同平章事。辛巳，朱友恭為

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illegible] 馬珣

[illegible]

等皆敗走。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

自將兵五萬攻東川，[illegible] 王宗滌

姓名曰王宗滌。[illegible]

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illegible]

[illegible] 貞[illegible]建南

州刺史。[illegible]

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illegible]己巳，見建于張杷砦；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illegible]

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illegible]圍覃王於奉天。

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illegible]

秋七月，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兼侍中。[illegible]

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以天雄節度使李繼徽爲靜難節度使。[illegible]

庚戌，錢鏐還杭州，[illegible]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illegible]戊戌，拔無錫；[illegible]辛丑，拔常熟、華亭。[illegible]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illegible]又[illegible]成德節度使、義武節度使王郜書[illegible]

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illegible]須兵拒禦，請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illegible]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illegible]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illegible]

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力諫，乃止。[illegible]

延王戒丕還自晉陽。[illegible]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illegible]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illegible]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illegible]則社稷之福。」[illegible]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升屋，呼曰：「宅家救兒！」[illegible]建擁通、沂、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谷之神[illegible]唐[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以謀反聞 貶禮部

尚書孫偓為南州司馬秘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

再貶郴州司戶[illegible]

[illegible]朴之為

相何迎[illegible]至右諫議大夫至是亦貶湖州司馬[illegible]

為朱朴見上年

鍾傳欲討吉州刺史襄陽周琲琲帥其

眾奔廣陵[illegible]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

戰九月癸酉拔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

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

輓[illegible]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

安之計皆啗以厚利[illegible]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

若遣人[illegible]

[illegible]彥暉

[illegible]許州人也 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illegible]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

引騎兵至[illegible]

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

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曰[illegible]可及輩何足為敵

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

於木瓜澗[illegible]河東兵大敗失亡太半[illegible]

[illegible]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illegible]

[illegible]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

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illegible]

[illegible]

密[illegible]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

[illegible]其眾不從彥徽奔廣陵都指

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illegible]以彰義節度使

張璉為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 復以

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illegible]武節度使王部

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illegible]茂貞官爵復姓名

宋文通[illegible]朱全

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

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illegible]將趨揚州

下[illegible]遂從閬州以兗鄆甘雅之行[illegible]州

[illegible]

自將兵[illegible]恐[illegible]

廷以李茂貞[illegible]懼韓建復從而援之[illegible]繼徽奔鳳

翔。冬十月，以建為鎮國匡國兩軍節度使[illegible]

壬子，知遂州侯紹帥眾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

帥眾千人，戊午，鳳翔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

建。[illegible]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

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于建[illegible]酒

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殺。[illegible]

[illegible]建入梓州[illegible]

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

王宗滌為東川留後。　劉仁恭奏稱李克用[illegible]欲稱

兵見討，本道大破其眾於木瓜澗，請自為統[illegible]以討

克用[illegible]詔不許，又遺朱全忠書[illegible]全忠奏加仁

恭[illegible]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

[illegible]克用復書[illegible]民立

[illegible]欲其[illegible]已而不然[illegible]

[illegible]於晉[illegible]

嫌[illegible]不可援人[illegible]何

[illegible]都

加[illegible]楊行密與朱[illegible]

將兵二[illegible]別將張[illegible]兵會

之[illegible]行密以為[illegible]師古於

清口[illegible]不可久[illegible]師古

將[illegible]朱瑾[illegible]上[illegible]以告

師古，師古以為惑眾，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

侯瓚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

其中軍[illegible]張訓逾柵而入[illegible]蒼黃拒戰，淮水大

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

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眾皆潰。葛從周營

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

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淠水[illegible]

[illegible]

淮南兵擊之於[illegible]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遺後都指揮使牛

存節棄馬步鬬，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

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

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

淮上決戰（[illegible]）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illegible]）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illegible]）之錢萬緡（[illegible]）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立功竟卒於淮南（為于儼翔卒于淮南人安仁義大小功而終於叛行密根子野心因自有雜駁養者）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戊寅立淑妃何氏為皇后后東川人生德王輝王 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illegible]）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illegible]）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是歲南詔驃信舜化有上皇帝書函及督爽牒中書不奉年號中興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上言南詔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 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各有部落（[illegible]）西川歲賜繒帛三千匹使覘南詔亦受南詔賂詗成都虛實（[illegible]）

使到官三王帥酋長詣府（[illegible]）節度使自謂威德所致表于朝廷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諸蠻紛擾先是節度使多文臣（[illegible]）不欲生事故大將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詔亦憑之屢為邊患及王建鎮西川絕其舊賜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illegible]）邛峽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illegible]）蠻亦不敢侵盜其後遣王宗播擊南詔三王漏泄軍事召而斬之（[illegible]）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illegible]）今陛下登極已十年（[illegible]）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illegible]）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illegible]）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illegible]）道古青州人也（[illegible]）

光化元年（[illegible]）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

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爲元帥統討楊行密

詔不許　加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同平章事　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爲昭信節度使　上下詔界已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諸道討岐兵皆罷之　壬辰河中節度使王珂親迎於晉陽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守河中　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　兼乞丁匠助修宮闕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援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　不暇東還乘輿詐輸路過韓建英兵襲載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爲修宮闕使　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長安既成二月建白往視之　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　復以

節度使　三月己丑以王審知爲武威留後　忠遣副使萬年韋震入奏事求兼鎮天平朝廷不許震力爭之　朝廷不得已以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三鎮節度使全忠以震爲天平留後以前台州刺史李振爲天平節度副使　振抱真之曾孫也　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　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據崑山而戍之

以潭州刺史判湖南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　殷所得惟潭邵而已　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　仁恭遣將兵攻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　不納乃奔汴州　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爲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

守光……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為

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

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

為累章見拒？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 朱

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兵擊李克用。夏，四

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

青山口。

以護國節度使王珂兼侍中。 丁卯，朱全忠遣

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五

月己巳朔，赦天下。 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

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為昭

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 以武

定節度使李繼密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為東川留後，乃召劉崇

望還，為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為留後。 湖南將姚彥

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

殷以瓊及秦彥暉為嶺北七州遊奕使，張圖英、李唐

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

圍之月餘，……

六月，以濠州刺史趙珝為忠武節度使……

秋，…… 使雷滿同子彥……

鎮南節度使鍾傳

兼侍中。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有清口之

敗，……附於楊行密，全忠遣宿

州刺史……伐之，……拔唐州，擒隨州

刺史趙匡璘，敗襄州兵於鄧城。 八月庚戌，改

……州……

……與……

川……州……服於朱全忠，

全忠許之。 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

……甲子，赦天下，改元。 上欲藩鎮相與輯睦，

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賜克用、

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

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朱全忠兵方強……

九月乙亥，……王建守太傅兼侍中……加王鎔兼中書令，羅弘信守侍中。

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王建以東川封疆五

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

為一鎮。建表言之。 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

盡，……淮南所署蘇州刺史台濛棄城走，……援兵亦走。全武克蘇州……

[illegible]全追敗周本等于[illegible]獨秦裴[illegible]守崑山不下全武帥[illegible]攻之[illegible]裴屢出戰傷者被甲執[illegible]班[illegible]全武每為之卻[illegible]全武[illegible]今降[illegible]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illegible]諸將發之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illegible]何暇[illegible]登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illegible]乃出[illegible]羸兵不滿百人觀[illegible]上[illegible]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

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illegible]心降也鏐善其言[illegible]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illegible]

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illegible]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汴將朱友恭將兵還自江淮過安州[illegible]或告刺史武瑜潛與淮南通謀[illegible]汴軍冬十月己亥友恭攻而殺之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一萬出青山將侵山東[illegible]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illegible]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illegible]嗣源[illegible]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為公擊之[illegible]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礪鏃憑高布陳[illegible]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illegible]之從周乃退德威[illegible]為邑人也[illegible]

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為節度使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為節度使

加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侍中

王珙引汴兵擊河中[illegible]王珂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敗汴兵於猗氏[illegible]汴人走前常州刺史王柷[illegible]徵之時人以為[illegible]入相[illegible]有詔[illegible]柷延奉甚恭請叙子姪之禮[illegible]柷固辭不受珙怒[illegible]使送者殺之[illegible]并其家人悉投之河[illegible]以覆舟聞朝廷不敢詰[illegible]

閏月錢鏐

以其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祐為雅王，祥為瓊王。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為節度使。衢州刺史陳岌請降于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illegible]。朱全忠以奉國節度使崔洪與楊行密交通[illegible]，遣其將張存敬攻之。洪懼，請以弟都指揮使賢為質[illegible]，將士頑悍[illegible]，不受節制，請遣二千人詣麾下從征伐；全忠許之[illegible]，召存敬還。存敬，譙州人也。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李克用之[illegible]。李罕之求邠寧於克用[illegible]，克用[illegible]行瑜恃功[illegible]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日，吾首奏趣蘇文建赴鎮[illegible]，今遽[illegible]天下聽[illegible]一二三[illegible]朝野之論必喧然謂吾輩[illegible]行瑜所為也。吾與公情如同體，固無所愛，俟還鎮，當更為公論功賞耳[illegible]。罕之不悅而退，私於蓋寓曰：「罕之自河陽失守，依託大庇，歲月已深，比來衰老，倦於軍旅，若蒙吾王與太傅哀憫[illegible]，賜一小鎮，使數年之間休兵養疾，然後歸老閭里矣。」寓為之言，克用不應。每藩鎮缺，議不及罕之，罕之甚鬱鬱。寓恐其有它志，亟為之言[illegible]。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愛一鎮，但罕之鷹也，飢則為用，飽則背飛[illegible]。」及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遽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九域志：澤州北至潞州一百六十五里]，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illegible]，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為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illegible]。」克用怒，遣人讓之[illegible]。罕之遂遣其子顥請降於朱全忠，執河東將馬溉等及沁州刺史傅瑤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illegible]。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送晉陽[illegible]。

楊行密遣還成及，歸兩浙，以易魏約等[illegible]，錢鏐許之[illegible]。

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illegible]。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浛[illegible]，隱討斬之。

二年春正月丁未，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崔胤罷守[illegible]部尚書[illegible]平章事[illegible]。朱全

以太原李罕之為昭義節度使又表權知河陽留後丁會武寧留後王敬蕘彰義留後張珂並為節度使 揚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朱全忠遣崔賢還蔡州發其兵二千詣大梁二月蔡將崔景思等殺賢迭驅兵民度淮奔揚行密兵民稍稍逃歸人至廣陵者不滿二千人全忠命許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 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聞淮南兵已去乃還 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內黃（內黃縣在魏州南二百一十四里） 癸卯全忠軍于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先虜思安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將單可及守文兵……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不勝而却守文逐之至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鄶郎明日汴魏兵合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矣德倫河西胡人也 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

…之會…已為汴兵所敗…紹威後…來
絕…[illegible]…嗣昭
引還　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
天平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illegible]拔遼
州[illegible]進逼榆次[illegible]李
克用遣內牙軍[illegible]周德威擊之[illegible]叔琮有驍將陳章號
陳夜叉[illegible]請
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illegible]請擒之求
一州為[illegible]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
于洞渦[illegible]

[illegible]
德威微服往挑戰[illegible]謂其儻曰汝見陳夜叉
即[illegible]果逐之德威奮鐵檛擊之墜馬[illegible]生擒以
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奔還[illegible]德威
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illegible]丁巳朱
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illegible]

發[illegible]求救於
宣徽觀察使[illegible]夏
四月[illegible]遣行營都將[illegible]等救之　五月甲午置
武信軍於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之[illegible]李克
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illegible]巳
亥圍潞州朱全忠屯河陽辛丑遣其將[illegible]救
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
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illegible]以李嗣昭為
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illegible]庚戌康儒等敗
兩浙兵於[illegible]

[illegible]遂取澤州[illegible]六月乙丑李
罕之疾[illegible]丁卯全忠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以
丁會為昭義節度使未幾[illegible]又以其將張歸霸守
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illegible]
[illegible]
以西川大將王宗信為武信節度
使[illegible]宗信本姓[illegible]州人也　丁丑李罕之[illegible]

忍斷妻子親近[illegible]所殺[illegible]秋
七月朱全忠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于楊行密[illegible]淮海
遊奕使張訓[illegible]防遏使歷江
王綰將兵二千[illegible]遂據其城[illegible]
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兼中書令[illegible]馬殷遣其將
李唐攻道州[illegible]蔡結[illegible]伏兵[illegible]隘以擊之大破唐
兵唐曰[illegible]若山林可若戰于地安能敗我[illegible]
乃命因風燔林火燭天地[illegible]遁[illegible]道州擒結
斬之[illegible]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
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己巳
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孝璋
為澤州刺史[illegible]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
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illegible]附城三十里禾黍皆
刈之丙辰德倫等棄城宵遁[illegible]河東將李
存審[illegible]伏兵邀擊之殺獲甚眾葛從周以援
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九月癸卯以鳳翔節度
使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遷
為昭義留後[illegible]淄青節度使王師範
以沂密內叛[illegible]乞師于楊行密冬十月行密
遣海州刺史臺濛副使王綰將兵助之拔密州歸于
師範綰將攻沂州先使覘之[illegible]城中皆偃旗息鼓
綰曰此必有備[illegible]諸將曰密已下
沂何能為[illegible]綰不能止[illegible]伏兵林中以待之諸將攻
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illegible]沂州兵乘之綰發伏
擊敗之[illegible]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李璠自稱
留後附朱全忠仍請更名[illegible]於全忠[illegible]
加忠義節度使趙匡凝兼中書令[illegible]馬殷遣
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
自殺湖南皆平[illegible]十二月加魏博節度
使羅紹威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redacted]音註

唐紀七十八（起上章涒灘，盡重光作噩，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illegible]所遣將也。）錢鏐使其從弟銶拒之。（從，才用翻。銶，音求。）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二月庚申，以西川[illegible]　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illegible]）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啟寇心。」（[illegible]）克用謝之，賞以金帛。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事。（難，乃旦翻。）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帥，讀曰率。）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於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厚禮求援於河東。（復，扶又翻。）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黃澤關在遼州[illegible]）攻邢、洺以救之。（[illegible]）邕州軍亂，逐節度使李鐬，（[illegible]）鐬借兵鄰道討平之。

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illegible]）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橫，戶孟翻。）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去，羌呂翻。）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難，乃旦翻。以道消息[illegible]）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illegible]）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illegible]）意摶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是年二月出鎮廣州。摶語[illegible]）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illegible]）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復，扶又翻。）丁卯，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荊南軍，務修監青州軍。（監，古銜翻。）戊辰，貶摶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修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摶死

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藍田驛在藍田縣，霸橋驛在長安城南，近霸橋。於是崔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為劉季述等廢立張本。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古盧臺軍地，後為[illegible]乾寧軍，[illegible]六年收復關南，始建為乾寧軍。葛從周留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逆戰於老鴉隄，老鴉隄在乾寧軍東南。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瓦橋在涿州歸義縣南，[illegible]易州[illegible]三十里[illegible]雄州。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

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illegible]三十五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illegible]至邢州[illegible]。」[illegible]

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洺州下灂水難以[illegible]，且欲救邢洺，故召還。庚戌，以昭義留後孟遷為節度使。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illegible]使。[illegible]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河，[illegible]進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illegible]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illegible]

九月，葛從周自鄴[illegible]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illegible]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考異曰：[illegible]

崔胤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illegible]彥若亦

自求引去　時藩鎮皆為強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乙巳以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初荊南節度成汭以澧朗本其巡屬為雷滿所據求割隸荊南朝廷不許汭頗怨望及彥若過荊南汭置酒從容以為言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汭甚慚　丙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以刑部尚書裴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坦之從子也

升桂管為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為節度使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困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

明公為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時推忠孝人欲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　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　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

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　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

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illegible]可瑤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illegible]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縛之以練造可瑤壁下示之[illegible]可瑤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瑤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illegible]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illegible]桂宜巖柳象五州[illegible]降於湖南[illegible]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幾[illegible]表為靜江節度使[illegible]馬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濘不能進[illegible]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illegible]殺刺史楊約癸未以保義留後朱友謙為節度使[illegible]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illegible]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illegible]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兵三十萬攻我[illegible]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illegible]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illegible]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眾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弃城奔晉陽[illegible]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illegible]本道事朝廷甚忠[illegible]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illegible]封疆密邇且昏姻也[illegible]修好往來乃常理耳[illegible]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illegible]乃歸罪於孔目官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

鉞為朝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

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床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

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illegible]遣左軍副使李師虔行
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
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
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illegible]季述等
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illegible]
[illegible]
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illegible]
以上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甲午太
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
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睦王倚[illegible]
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爲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
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
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
[illegible]
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
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
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仕張濬在長水[illegible]左僕射致
[illegible]
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
士無棣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父
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
明公居近關重鎮[illegible]君父幽
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
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
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
累歲供饋再復廟朝[illegible]
義感人心至今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
明公地處要衝[illegible]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
時[illegible]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
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
其可得乎[illegible]
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
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

[illegible]計無便於此者[illegible]
不能用厚待之恩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
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李述遣[illegible]希度
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
上皇誥示全忠[illegible]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
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
李振獨曰王室有難[illegible]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
桓文安危所繫[illegible]李述一宦豎耳
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illegible]且幼
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
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illegible]
[illegible]遣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
又召程巖赴大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是歲加楊行密兼侍中
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史　太子即位累
旬藩鎮貢獻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
積弊及爲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爲姦者痛捶
之[illegible]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與州雄毅軍使孫
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劉季述廢立常憤惋不平

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游。從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幽囚，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劉季述、王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命還

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庚寅，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

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虔、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illegible]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illegible]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詢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illegible]不若歸之北司為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illegible]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illegible]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illegible]

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illegible]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illegible]

[illegible]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illegible]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以一繩縛之[illegible]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之[illegible]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illegible]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絪守絳州

[illegible]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illegible]克用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進。[illegible]珂妻遺李克用書曰：[illegible]「兒旦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illegible]眾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illegible]珂又遺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illegible]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illegible]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illegible]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illegible]澌塞河，舟行甚難。[illegible]

[illegible]珂挈其族數百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illegible]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illegible]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illegible]馳往赴之。[illegible]戊辰，至虞鄉，[illegible]先哭於重榮之墓，悲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阿舅之恩何可忘！[illegible]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illegible]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illegible]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illegible]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illegible]全忠之克河中也，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脩好於全忠。[illegible]全忠雖遣使報，而怨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illegible]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裴樞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樞遵慶之從孫也

引之。贈謚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兼侍中。三月癸未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

王溥等十七家

亂 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復肯歸 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

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為留後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

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募鬬士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既眾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利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眾先是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 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

而拔執瑭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 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 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己為帥 癸卯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 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 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與茂貞為仇敵矣

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 六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子也 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 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皆以胤而後行胤志欲蕩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 今已

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朕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此其所以忷忷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賞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

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瑰降之

閏月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爲昭義節度使

孟遷爲河陽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

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兵討之宗黯即吉諫也

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

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讙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

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故稱令公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

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會汴人寇同、華，宦者韓全誨等知崔胤之謀[illegible]）

西川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illegible]）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啟夏門，有諸？」（啟夏門，京城南面東頭第一門[illegible]）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illegible]）至於不樂返正，恐出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illegible]）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illegible]）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強，（[illegible]）令人難耐。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illegible]）上曰：「為之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illegible]）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illegible]）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illegible]）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危矣。（[illegible]）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illegible]）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illegible]）彥弼輩驕橫益甚，（[illegible]）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令小兒歌以侑酒，（[illegible]）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illegible]）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illegible]）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僭易薦人，（[illegible]）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雇之，（[illegible]）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illegible]）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鬬於闕下，

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愀子小翻 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illegible]

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卧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illegible] 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羸倫為翻 殿丁練翻 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illegible] 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illegible] 神福進攻臨安。[illegible] 兩浙將秦昶帥眾三千降之。帥讀曰率 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illegible] 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illegible] 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illegible] 惆悵，惆悵！

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illegible] 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illegible] 追寢正月丙午敕書，[illegible] 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illegible] 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illegible] 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illegible] 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illegible] 同州，[illegible] 鄴迎降。韓全[illegible] 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illegible] 繼昭帥所部六十餘人[illegible] 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illegible] 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illegible] 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

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臣等以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 [illegible] 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 [illegible] 庭無群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 [illegible]

朱全忠遣司馬鄴入 [illegible] 是日全忠自故市 [illegible] 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筆少留城 [illegible] 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 [illegible] 癸丑李茂貞迎 [illegible] 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 [illegible] 車駕於田家磑 [illegible] 上下馬慰接之 [illegible] 甲寅車駕至盩厔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 [illegible] 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 [illegible] 韓

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以巨川嘗為建畫策斬之軍門 [illegible] 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 [illegible] 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兵援送之

[illegible]

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珝為匡國節度使 [illegible] 商賈輻湊 [illegible] 車駕之在華州也 [illegible]

[illegible]一歲[illegible]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illegible]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卒，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illegible]全忠復書曰：進則懼有劫君之謗，退則懼有負國之譏，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句當中書事。[illegible]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皋驛。[illegible]全忠賞李繼昭之功，[illegible]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爲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illegible]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宰臣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爲之，

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illegible]丁卯，以盧光啓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illegible]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illegible]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illegible]辛未，移兵北趣邠州。[illegible]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illegible]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illegible]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illegible]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仍[illegible]

邠州（甲午，繼徽乃以李茂貞所賜姓名為宋全（?）……）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三原縣……東南至……一百五十里）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盩厔縣……南二百里……）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詔以裴樞充大明宮留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自臨安……）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還，音旋。又如字。）朱全忠之入關也，（是年十一月，朱全忠入關。）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

（……為行襲以昭信節度使……）金州故得盡殺中使。又遣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江西節度使鍾傳將兵圍撫州刺史危全諷，天火燒其城，士民讙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乃祝曰：全諷之罪，無為害民。火尋止。全諷聞之，謝罪聽命，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少時嘗獵，醉遇虎，與鬬，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既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武，勿效吾暴虎也。（……）

（……）仁（……）字彥威，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九（起玄黓閹茂盡昭陽大淵獻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扶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獻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

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

入敵境衆心恟懼[illegible]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等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略盡[illegible]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illegible]至清源[illegible]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illegible]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illegible]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illegible]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illegible]褒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

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illegible]王勿為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温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illegible]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illegible]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illegible]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illegible]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illegible]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illegible]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illegible]斬首

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旗旐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illegible]克用以使引咨幕府[illegible]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illegible]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illegible]聚斂寵臣有盜臣[illegible]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盡力[illegible] 苛政有如猛虎 記檀弓載孔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 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 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散鹿臺之財 齊庫既焚晏嬰入賀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災火三日乃勝公之臺晏嬰入賀 東帛五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illegible]今皇天降災於藏而晏嬰入賀蓋君之福也[illegible]昔桀紂[illegible]言也 又曰 伏以變法不若養人 溫盡公讀此[illegible] 改作何如舊貫 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韓建蓄財無數 首事朱溫 事見上卷上年十一月 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 事見上卷上年正月珂[illegible] 中山城非不峻 守定州王郜不能守[illegible] 蔡上兵非不多 [illegible]又以克用耳目之所睹記者[illegible]之前

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 [illegible] 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 [illegible] 錢穀有句 [illegible] 刑法有律 [illegible] 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讒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 元凶朱溫 內康疲俗名高五霸 杜預曰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又曰[illegible] 道冠八元 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illegible]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至於[illegible]閩廣定閩[illegible]

掄田時開國建邦恐未為切至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奪良民 [illegible] 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 [illegible] 以自給今[illegible]諸侯皆重賞以募士[illegible]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 [illegible] 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 [illegible] 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

人怨[illegible]又攻逼[illegible]神器[illegible]此其[illegible]無所懼[illegible]大人當[illegible]時晦[illegible]以待其[illegible]何[illegible]使[illegible]克用悅[illegible]酒奏樂而罷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夫人母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 上以金吾將軍[illegible]為江淮宣諭使[illegible]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illegible][illegible]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illegible]

盧節度使馮弘鐸爲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爲奉國節
度使 加武安節度使馬
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
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 仍賜姓李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
於朱全忠恐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
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爲全忠歌以侑酒

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
兵赴難 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乙
巳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
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
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中國所破
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兵部侍郎參知
機務盧光啓罷爲太子太保 楊行密遣顧全武歸
杭州以易秦裴

年錢鏐大喜遣裴還 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符
昭於莫谷 大破之符昭涇州人也本姓
符名彥昭 五月庚戌溫州刺史朱
褒卒兄敖自稱刺史
鳳翔人聞朱全忠自來皆懼癸丑
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
至東渭橋[illegible]而留蜀日 庚午工部

侍郎平章事 韋貽範遭母喪 上宦官薦翰
林學士姚洎爲相 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
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
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
上亦自不許 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
鏐進爵越王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
檢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
貽範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疏不用洎茂貞及
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
軍于虢縣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弘鐸工人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第為之，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頵，弘鐸從之，帥眾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辛巳，頵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

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

馮弘鐸收餘眾沿江將入海，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公徒眾猶盛，胡為自棄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眾，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

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事馮公，無憂矣！

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不克，以糧運不繼，引還。

秋七月孔勍取成隴二州士卒侯闓者至秦州州人城守乃白故闓歸

棄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

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

宛然如舊者久之貽範猶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貽範乃止保大節度使李茂勳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

錢鏐如衣錦軍命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帥眾治溝洫

鎮海節度副使成及閱士卒怒白鏐罷役不從甲戌鏐

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

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都指揮使許再思以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

直更卒憑鼓而寐(直更卒，掌更鼓者也。)鏐親斬之，城中始定。

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靈隱山在杭州錢唐縣西十二里。)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事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二年。)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羅隱曰：「樓不若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言假道以勤王。)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修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其眾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

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王宗播攻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眾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于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川，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

……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弘……亦加戲詆……弘不勝忿怏，醉投池……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略得眾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步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

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
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
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
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
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
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為諜
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
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明日全忠遣朱友
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逆之景請
因此時給驗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
馬飽士未旦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
騎皆出既出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
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
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
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
鳳翔軍進退失據自相蹈藉殺傷殆盡茂貞
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
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為宋州團

練使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
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
癸亥
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
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
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
死於此豈可復東渡乎
鏐召徐綰等據越州遣
大將顧全武將兵
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
廣陵
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
頵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
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
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
請得王子為質鏐命其子傳璙為全武僕
與偕之廣陵且求婚於行密遣潤州團練使安
仁義受傳璙清飛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踰闉者

逃去。錡等果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錡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又行大言絕往來之道。鏐患之，能拾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夜奪其壁。鏐即以為衢州刺史。頵全武至龍泉，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為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子傳璙為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楊行。

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

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二團步兵奔于汴軍。己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獻熊白。自是獻饋物繒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請……鑾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詣全忠。

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兵敗，還。全忠以餘……使招呼城中人曰：鳳翔帥夜捐天……又謂禁兵去不返者其家……是後茂貞或遣兵出……多不為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於街院北垣外增兵防衛。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眾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甲辰，上……翰林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令上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為它人所見。上

還夫 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 [illegible] 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
抵鄜州城下 [illegible] 鄜人不為備汴軍入
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鬬至午鄜人始敗 [illegible]
擒留守李繼璙勍撫存李周彝及將士 [illegible]
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

遁去 [illegible] 汴軍
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
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 [illegible] 是冬
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為
人所剮 [illegible] 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
百茂貞儲偫亦竭 [illegible] 以犬彘供御膳上嘗御衣及
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 [illegible]
[illegible] 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 薙他計翻除草也
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 [illegible] 諸宦者自度不免[illegible]

相允怨餘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 [illegible] 言
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
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為今朝
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 [illegible] 田頵急攻杭州仍
具舟將自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 [illegible]
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
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 [illegible]
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既
志匡社稷請公迎駕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 [illegible]

[illegible] 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
播遷 [illegible] 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楊行密使人召田
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 [illegible] 庚辰頵將
還從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
以女 [illegible] 鏐謂諸子 [illegible] 孰能為田氏婿者
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
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瓘曰紓國
家之難 [illegible] 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
[illegible] 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 [illegible]
[illegible] 不敢開城門出故縋而下 頵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illegible]

球內牙兵叛。[illegible] 越州客軍指揮使張供以徐綰之黨自疑，[illegible] 帥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陳璋，納之。[illegible] 溫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illegible] 章據溫州，田頵遣使招之，[illegible] 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illegible]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illegible]及李[illegible]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illegible] 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illegible] 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千餘人從韓全誨於左銀臺門，[illegible] 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餓死，正為軍容輩數人耳。」[illegible] 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巵，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illegible] 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耶！」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illegible] 復姓符，名道昭。

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illegible] 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饋運不繼，[illegible] 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illegible] 大破隱於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岳州刺史鄧進思卒，弟進忠自[illegible]。

[illegible] 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illegible] 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啟期往議和解。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illegible] 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illegible] 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東師範見之泣下，[illegible] 曰：「吾屬為帝室藩屏，[illegible] 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強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illegible] 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

正合吾意，夫復何疑！[illegible]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
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
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
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illegible]
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洩被擒，
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illegible]時泰寧節度使葛從
周將兵屯邢州，[illegible]鄩
先遣人為賣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兵所從入。[illegible]
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
定，市人皆不知。[illegible]
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
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給如故。[illegible]
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
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illegible]知州事婁敬思疑
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illegible]殺敬思，則攻西城。[illegible]

華州帥眾拒之（天復元年[illegible]）[illegible]不克。全忠
[illegible]走至商州，追獲之。[illegible]全忠
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
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illegible]走卒具以實告。迪不
疑其有變，屏人問之，[illegible]
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
東巡兗、鄆。[illegible]友寧[illegible]於沂州，[illegible]攻
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illegible]
[illegible]戊申，李茂貞獨見上，[illegible]中尉韓全
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illegible]茂
貞[illegible]以宋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illegible]郎
遣內養[illegible]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illegible]
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illegible]
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
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illegible]
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
韋處廷等十六人。[illegible]己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
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illegible]

[illegible] 曰歸來朝

[illegible] 不欲[illegible]得已也今朕與[illegible]全忠 [illegible]

遣[illegible]察[illegible]李振奉表入謝 [illegible]

全晦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illegible]

[illegible]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 [illegible]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 [illegible] 言甚切至悉徵故官 [illegible] 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 [illegible] 甲寅鳳翔始閉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寵顏夫人詣全忠營諭其故 [illegible]

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 [illegible] 納景王妃蘇氏 [illegible] 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illegible]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 [illegible]

以公服入謝 [illegible] 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餘里上辭之全忠乃[illegible]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 [illegible] 之子也 [illegible] 是夕車駕[illegible]

丁卯，全忠與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illegible]復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illegible]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illegible]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illegible]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illegible]

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illegible]冤號之聲，徹於內外。[illegible]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illegible]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illegible]

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illegible]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illegible]

臣光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illegible]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illegible]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illegible]自非上智之主，燭

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illegible]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illegible]之衰，宦官最名驕橫，[illegible]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illegible]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illegible]如唐世者也。[illegible]

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
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
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
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
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
以東宮舊隸參預軍謀寵過而驕不能復制遂
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阼仍
加寵縱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
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
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
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
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
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
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
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
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

庶以成陳弘志之變寶曆狎暱羣小劉克
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
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
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至自稱定策國老目
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
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
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
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
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
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
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
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
以父固無怪矣賊汙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
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
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
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文通不臣之心
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
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

何（崔胤字昌遐避太祖諱也）稱其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歷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糗去久翻糒音備）王侯斃踣於飢寒（踣蒲北翻）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此論歷叙唐宦官之禍其事皆具見前紀）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坤之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敗補邁翻）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寺音侍）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詩有巷伯之篇禮有寺人之職）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巷伯之詩寺人傷於讒而作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寺人披之事君（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出披斬其袪及反國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呂郤之難告公由是得免）鄭眾之辭賞（事見四十八卷漢和帝永元元年）呂強之直諫（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二年五十八卷中宗元年）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事並見前紀）張承業之竭忠（事見後梁紀）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橫戶孟翻）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illegible]）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事見漢獻紀）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烏路翻）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語見論語）斯之謂矣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illegible]）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營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永興漢鄂縣地吳分鄂置新陽縣隋改新陽曰永興唐屬鄂州九域志在鄂州東南百五里今壽昌軍）其地降戶江鄂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八十 [illegible]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

天復三年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府所除官一切停[illegible]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它囚以應詔[illegible]

[illegible]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illegible]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illegible]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獻[illegible]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

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

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illegible]安可以一人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illegible]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啟並賜自盡[illegible]

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illegible]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之上曰濮王長[illegible]胤承全忠密旨利祚沖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illegible]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爲司徒兼侍中[illegible]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illegible]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illegible]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illegible]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illegible]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illegible]不得至而還[illegible]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illegible]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illegible]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爲人薦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illegible]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illegible]

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illegible]茂貞不敢違遽歸之[illegible]

壬辰以朱友裕爲鎮國節度使[illegible]

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遍於禁衛及京輔

丙戌全忠辭歸鎮

上留宴殺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進楊柳枝辭五首

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以清海節度使裴樞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横克用曰胤為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朱全忠將行奏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寵澤遣大臣撫慰俾知臣意

奏吏以白克用克用笑曰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遣將師範遣兵攻取之由是兗州援絶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裴輕舟至灄口縱火炬於荻兵以為援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己卯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

知溫州事丁章為木工李彥所殺其將張惠據溫州

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絶之約為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絶

也（言紛紛全忠月道路梗塞，絕朝廷貢奉。）殷從之。（馬殷附全忠，自此始矣。）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遣使語荊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舟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眾。掌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珽，憕之五世孫也。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

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五月丁未，李克用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叛降劉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仁恭遣將以兵五萬救敬暉，嗣昭退保樂安，敬暉舉眾棄城而去。……遂戍……等進攻之，讓自燔死，復取振武城，殺吐谷渾叛者二千餘人。克用怒嗣昭、存審失王敬暉，皆杖之，削其官。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荊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眾數千逆擊汭於君山。

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溺赴水泥獲戰艦二百艘韓勍聞之亦引兵去許德勲還過岳州刺史鄧進忠開門具牛酒犒軍德勲諭以禍福進忠率族遷于長沙

馬殷以德勲爲岳州刺史以進忠爲衡州刺史雷彥威狡獪殘忍有父風常泛舟焚掠鄂境荊鄂之間殆至無人李茂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爲尚書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爲中書令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

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朱全忠表潁州刺史朱友恭爲武寧節度使朱友寧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

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

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為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為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力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眾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

里。薛史地理志曰密州輔唐

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為殿。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茂章……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老病……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城邑皆空，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全忠以檀為密州刺史。丁卯，睦州……以……從王茂章為節度使……刺史陳詢舉兵攻蘭溪。錢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奔，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乃慚。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臥內，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

[illegible]

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illegible] 前簡州刺史王宗本[illegible]言於王建，請出兵取荊南，建從之，以宗本為開道都指揮使，將兵下峽。[illegible]

初，寧國節度使田頵破馮弘鐸，[illegible]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為巡屬，[illegible]行密不許。[illegible]行密左右及獄吏皆求貨於頵，[illegible]頵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illegible]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illegible]頵兵彊財富，好攻取，[illegible]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不從。及[illegible]頵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以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illegible]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illegible]頵以儒為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頵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illegible]仁義悉焚東塘戰艦。[illegible]

[illegible]頵遣二使詐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illegible]行密將尚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illegible]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illegible]還荊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頵。己丑，安仁義襲常州，[illegible]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如此，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illegible]溫奮擊破之。[illegible]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illegible]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illegible]荀鶴，池州人也。

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illegible]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illegible]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

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illegible]

李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illegible]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illegible]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illegible]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illegible]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

誓以皎然之軀為讎人所辱，赴火而死。[illegible]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眾，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illegible]

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illegible]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神福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illegible]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illegible]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illegible]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illegible]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illegible]神福謂諸將曰：彼眾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泝流而上，[illegible]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illegible]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illegible]

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illegible]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illegible]

田頵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弃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illegible]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以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頵[illegible]

辛亥汴將劉重霸援棣州執刺史邵播殺之[illegible]

甲寅朱全忠如洛陽遇疾復還大梁[illegible]

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illegible]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悅爲質[illegible]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illegible]恐其復劫天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illegible]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illegible]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illegible]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

田頵留其將郭行悰以[illegible]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illegible]以拒李神福頵見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頵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頵境晝陳而進[illegible]軍中笑其怯濛曰頵宿將多謀不可不備[illegible]冬十月戊辰與頵遇於廣德[illegible]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怠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濛僞走頵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頵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illegible]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頵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illegible]

初夔州刺史侯矩從成汭救鄂州汭死矩奔還[illegible]會王宗本兵至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illegible]蜀王建復以

以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illegible]）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illegible]）乃棄歸峽，屯軍夔州。（[illegible]）建以宗本為武泰留後，（[illegible]）以其地多瘴癘，請徙治涪州，建許之。（[illegible]）

從周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攻城為之緩。（[illegible]）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illegible]）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彥溫曰：（[illegible]）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眾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illegible]）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illegible]）丁丑，始出降。（[illegible]）從周為具齎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illegible]）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illegible]）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illegible]）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illegible]）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庭，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表為保大留後。（[illegible]）

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為泰寧節度使代之。（[illegible]）

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illegible]）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為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illegible]）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兵襲荊南，朗人棄城走。（[illegible]）

時天子微弱，諸道貢賦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錢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朱全忠疑其復有劫遷之謀，十一月，發騎兵屯河中。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濠而鬬，濛擊之，頵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眾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入宣州。

通鑑二百六十四　二十

初，行密與頵同閭里，少相得，約為兄弟。及頵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為□□□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辭不拜，以知州長史□□□治金穀之副。行密以臺濛為宣州觀察使。行密以知訓為淮南支計官，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頵草檄罵行密。文昌，湖州人也。初，頵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璙……

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忍護之。師從，合肥人，頵婦弟也。頵敗，傳璙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辛巳，以禮部尚書獨孤損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損，及之從曾孫也。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裴贄罷為左僕射。左僕射致仕張濬居長水，王師範之舉兵，濬豫其謀。朱全忠將謀簒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張全義使圖之。丙申，全義遣牙將楊麟將兵詐為劫盜，圍其墅而殺之。永寧縣吏葉彥素為濬所厚，知麟將至，密告濬子格曰：「

通鑑二百六十四　廿一

相公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為謀。」濬謂格曰：「汝留則俱死，去則遺種。」格哭拜而去，葉彥帥義士三十人送之渡漢而還。格遂自荊南入蜀。盧龍節度使劉仁恭，契丹背僞，常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僞

與之和，設幄幕餞於城外，[illegible]酒酣，伏兵執之，以入[illegible]鳳翔，斬於臨皋驛。[illegible]殺之[illegible]然後殺之。[illegible]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illegible]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illegible]

天祐元年[illegible]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illegible]并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溱州司戶。[illegible]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illegible]璨，公綽之從孫也。[illegible]

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初，上在華州，[illegible] 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illegible] 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軍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illegible] 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illegible] 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illegible] 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李繼徽。[illegible]

[illegible] 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 [illegible] 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 [illegible] 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illegible] 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illegible] 老幼繈屬，月餘不絕。[illegible] 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illegible] 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illegible] 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illegible] 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illegible] 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illegible] 謂侍臣曰：鄙語云：[illegible] 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illegible] 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illegible] 考異曰：梁實錄：丁巳，詔以今月二十二日先遣士庶出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illegible] 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甲申，立皇子禎為端王，祁為豐王，福為和王，禧為登王，祜為嘉王。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illegible] 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為北路行營指揮使，[illegible] 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illegible] 以俟車駕還長安表聞。[illegible]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illegible] 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illegible]

乙卯，全忠辭，先赴洛陽督修宮室。[illegible] 上……之宴群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illegible] 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illegible] 全忠以為圖己，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illegible] 以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illegible] 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illegible]

楊行密遣錢傳璙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illegible] 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illegible] 朱全忠遣使詣行密，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illegible]

夏四月……

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進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illegible]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illegible]

[illegible]

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illegible]

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illegible]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illegible]六人，[illegible]謀害元帥，悉收殺之。[illegible]

癸卯，上憩於穀水。[illegible]

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illegible]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illegible]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illegible]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illegible]

甲辰，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illegible]

乙巳，御光政門，[illegible]赦天下，改元[illegible]天祐。更命陝州曰興唐府。[illegible]詔討李茂貞、楊崇本。[illegible]

戊申，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illegible]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illegible]

[illegible]以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illegible]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

癸丑，以全義為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illegible]

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illegible]

更命魏博曰天雄軍。[illegible]癸亥，[illegible]

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八十一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天祐元年五月丙寅加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事　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　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　全忠疑不入　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　辛未全忠東還　乙亥至大梁　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水軍上峽攻王建夔州　知渝州王宗阮等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擊之　命保大節

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強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勳求昏建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疏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弒之

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 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柷（柷，昌六翻），監軍國事（監，古銜翻）。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

李克用復以張承業為監軍。（李克用…張承業見上卷天復三年…）

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劉存代為招討使。（…）

神福尋卒。(…) 宣州觀察使臺濛卒。(…) 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它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亟來！」(…) 渥泣謝而行。

九月己巳，尊皇后為皇太后。

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壽，南至駱谷（…），鳳翔、邠寧兵竟不出。辛未，東還。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號，戶刀翻），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 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 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 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 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 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 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 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鎮國節度使朱友裕薨於梨園。(…)

光州叛楊行密，降朱全忠，(…) 行密遣兵圍之，與鄂州皆告急於全忠。(…)

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將兵五萬自潁州濟淮，(…) 軍于霍丘，（…百二十七里…）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釋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出戰。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

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 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于楊行密。(…)

初，

馬殷弟賨性沈勇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瑰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賨泣辭曰賨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嘗得兄聲問賨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賨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賨至長沙殷表賨為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賨曰楊王地廣兵彊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為緩急之援小可以通商旅之利殷作色

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

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

昭宣光烈孝皇帝

天祐二年春正月朱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

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

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拔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兵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為汝功且以愛妾贈之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

西浙兵圍陳詢于睦州楊行密

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卧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所敗虜鎰及球以歸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歸二月辛卯至大梁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illegible]之表李振為青州

留後 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為太師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戇樸無能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 是日社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 行密以存為鄂岳觀察使 己酉葬聖穆景文孝皇帝於和陵廟號昭宗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 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涉收之孫也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 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壬辰河東都押牙蓋寓卒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斂求賢俊

夏四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 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錢鏐使其弟鏢將兵救之 五月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甲午行之 乙丑彗星長竟天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 李振亦言於全忠

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謂篡奪也）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去羌呂翻）全忠以為然癸酉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為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濰州司戶（濰音維唐武德二年分青州北海縣置濰州八年州廢以北海縣屬青州）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處昌呂翻）聲迹稍著者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為于偽翻）辛巳再貶裴樞為瀧州司戶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好於王建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白馬縣屬滑州）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中竹仲翻）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柳宜為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己丑司空致仕裴贄貶青州司戶尋賜死柳璨餘怒所注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解之乃止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縣督遣無得稽留前司勳員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孫也去官居平泉莊詔下未至責授衛尉寺主簿秋七月癸亥太子賓客致仕柳遜貶曹州司馬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金州（馮行襲附朱全忠）朱全忠

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昏乙未遣武寧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繼之[illegible]

[illegible]約使其弟信攻陷溫州[illegible]處州刺史盧[illegible]

[illegible]張惠奔福州[illegible]錢鏐遣方永珍救婺州[illegible]

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司空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illegible]昭宗遷洛陽[illegible]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illegible]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又曰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illegible]可放還山圖臨淮人也

揚師厚攻下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illegible]朱全忠軍于漢北九月辛酉命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illegible]癸亥引兵度漢[illegible]甲子趙匡凝將兵二萬陳于漢濱[illegible]師厚與戰大破之遂傅其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帥其族及麾下士沿漢奔廣陵[illegible]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匡凝至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illegible]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故耳行密厚遇之

丙寅封皇弟禔為穎王又[illegible]祐為蔡王

丁卯荊南節度使趙匡明帥衆二萬棄城奔成都[illegible]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為山南東道留後引兵擊江陵[illegible]至樂鄉[illegible]荊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為荊南留後[illegible]全忠尋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宗賀等攻馮行襲所向皆捷丙子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illegible]

是師朗弟族人也，今從十國紀年。王建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illegible]）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illegible]）乙酉，詔更用十一月癸酉親郊。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illegible]）以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illegible]）兩浙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illegible]）濠州團練使劉金卒，楊行密以金子仁規知濠州。（[illegible]）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illegible]）素無令譽，（[illegible]）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憨直，（[illegible]）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illegible]）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長，知兩翻。）」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為，于偽翻。）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瞑，莫定翻。）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眾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illegible]）可求，同州人也。（[illegible]）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illegible]）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illegible]）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illegible]）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illegible]）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讋。（[illegible]）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illegible]）不聽。改昭信軍為戎昭軍。（[illegible]）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illegible]）遇大雨。自中州抵光州，（[illegible]）道險狹

淮濮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起居郎蘇楷，禮部尚書循之子也，素無才行，乾寧中登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仍永不聽入科場。甲午，楷帥同列上言：謚號美惡，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謚號多溢美，乞更詳議。事下太常。丁酉，張廷範奏改謚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詔從之。

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為淮南留後。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陽。

癸丑，更名成德軍曰武順。

十一月，丙辰，宋全忠渡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

[illegible]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illegible]殷衡本姓孔名循為全忠家乳母養子故冒姓趙後漸貴復其姓名[illegible]

壬申趙匡明至成都王建以客禮遇之

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為建謀[illegible]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illegible]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illegible]皆不報尋有亡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弒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illegible]思為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illegible]卿乃還[illegible]

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illegible]

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illegible]

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illegible]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

辛巳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illegible]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指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

初璨陷害朝士過多[illegible]全忠亦惡之[illegible]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illegible]何太后泣遣宮人阿虔阿秋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illegible]

（弟稍長拒讒而死事已至此后之母子能……全忠……）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堂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何太后時居積善宮）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御廚使朱建武，繫河南獄。（[illegible]）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illegible]）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illegible]）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頊、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殷衡爲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illegible]）及參隨視朝。（[illegible]）追削蔣玄暉爲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illegible]）玄暉既死，王殷、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於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爲庶人，（[illegible]）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illegible]）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illegible]又廢朝三日[illegible]）

（……爲庶人矣，猶廢朝三日，既非廢母之禮，又不足以塞天性之傷，唐之臣子非唐之臣子也。[illegible]）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illegible]）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張廷範於都市。（[illegible]）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illegible]）西川將王宗朗不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illegible]）戎昭節度使馮行襲復取金州，奏請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更以行襲領武安軍。（考異曰：實錄云改爲武定軍。新表云改爲武……[illegible]）

（[illegible]）陳詢不能守睦州，奔于廣陵。（[illegible]）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觀察使王茂章不與，渥怒。既襲位，遣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將兵襲之。（[illegible]）湖南兵寇淮南，淮南牙內指揮使楊[illegible]擊

却之、

三年春正月壬戌，靈武節度使韓遜奏吐蕃七千餘騎營於宗高谷，將擊嗢末及取涼州。李簡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帥衆奔兩浙。親兵上蔡刁彥能以母老不從行，登城諭衆曰：王府命我招諭汝曹。大兵行至矣。衆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斷其歸路，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鏐以茂章為鎮東節度副使，更名景仁。乙丑，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

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

全忠引兵入城。辛未，以權知寧遠留後龐巨昭、嶺南西道留後葉廣略並為節度使。庚辰，錢鏐如睦州。西川王宗阮攻歸州，獲其將韓從實。陳璋聞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楊渥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三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刺史許德勳，渥以知新為岳州刺史。戊寅，以朱全忠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於此。全忠

辭不受。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數，所角翻）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高唐，漢古縣，唐屬博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里）自稱留後，天雄巡內諸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歷亭縣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宋白曰：歷亭，隋[illegible]之地，自後魏至高齊，其地屬鄃縣，[illegible]開皇十六年於永濟渠[illegible]置[illegible]縣[illegible]又按漢地理志[illegible]王莽改曰歷亭[illegible]封[illegible]年[illegible]十里）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先，悉薦翻）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illegible]）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蓨縣，進攻阜城。（蓨、阜城並漢古縣，唐屬冀州，九域志蓨縣在州東北一百五十里，阜城在州東一百六十里。蓨，音條）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宗城縣屬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七十里）全忠遣歸救滄州兵

去。（[illegible]）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illegible]）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戍備，還入于魏。（[illegible]）丙子，廢戎昭軍，并均、房隸忠義軍。（[illegible]）以武定節度使馮行襲為匡國節度使。（[illegible]）揚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illegible]）六月甲申，復以忠義軍為山南東道。（[illegible]）朱全忠以長安鄰於邠、岐，數有戰爭，（[illegible]）奏徙佑國節度使韓建於淄青，（[illegible]）以淄青節度使長社王重師為佑國節度使。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illegible]）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illegible]）全忠留魏半歲，（[illegible]）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為之一空。（[illegible]）（遺，唯季翻；比，必利翻；為，于偽翻）紹威雖去其逼，（[illegible]）而魏兵自是衰

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魏州領貴鄉、元城、館陶、冠氏、莘、朝城、魏、昌樂、洹水、成安、內黃、宗城、永濟十四縣；博州領聊城、博平、武水、清平、堂邑、高唐六縣；相州領安陽、鄴、湯陰、林慮、堯城、臨漳六縣；貝州領清河、清陽、經城、漳南、武城、夏津、臨清、宗城八縣；衛州領[illegible]五縣；澶州領[illegible]四縣。[illegible]）壬申，全忠至大梁。（[illegible]）

秦裴至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illegible]）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illegible]）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illegible]）饒州刺史唐寶請降。（[illegible]）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為質於西川，（[illegible]）王建以侃知彭州。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illegible]）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兩浙兵圍衢州，（[illegible]）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眾歸于本。兩浙兵取衢州。（[illegible]）（[illegible]）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illegible]）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為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為之殿，浙人躡之，（[illegible]）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illegible]）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illegible]）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illegible]）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為洪州制置使。（[illegible]）

靜難節度使楊崇本以鳳翔、保塞、彰義、保義之兵攻夏州，（[illegible]）匡國節度使劉知俊邀擊坊州之兵，斬首三千餘級，擒坊州刺史劉彥暉。（[illegible]）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眾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illegible]）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illegible]）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稚孺之外無不文者。（[illegible]）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illegible]）朱全忠使

人說劉守文曰[illegible]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illegible]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illegible]

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illegible]建東向舞蹈，號慟[illegible]，稱自大駕東遷[illegible]，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illegible]仍以榜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illegible]竟未之許。其子存勖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illegible]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illegible]

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夏州告急於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劉知俊及其將康懷英救之。楊崇本將六鎮之兵五萬軍于美原。[illegible]知俊等擊之，崇本大敗，歸于邠州。[illegible]

武貞節度使雷彥威屢寇荊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illegible]朱全忠以為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illegible]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荊南，以備吳、蜀。[illegible]朗兵引去。[illegible]

十一月，劉知俊、康懷貞[illegible]乘勝攻鄜、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懷貞為保義節度使。[illegible]西軍自是不振。[illegible]

湖州刺史高彥卒[illegible]，子澧代之。[illegible]

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illegible]

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閏月，乙丑，廢鎮國軍興德府，復為華州，隸匡國節度；割金、商州隸佑國軍。[illegible]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illegible]昭義節度使丁會

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illegible]）及李嗣昭攻潞州會梁軍降於河東（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丁酉丁會以路降閏十二月太祖以李嗣昭為路[illegible]史梁紀閏月後李嗣在十二月今從[illegible]紀及[illegible]）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毋是非之心非人也丁會其有是非之心者乎）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治直之翻）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調徒弔翻輸舂遇翻）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illegible]）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其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囷以遺之（[illegible]）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鍾氏既亡故彭玕附於馬氏[illegible]）酋鍾傳用為吉州刺史（[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一（起強圉單閼，盡著雍執徐七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上（姓朱氏，名溫，宋州碭山午溝里人……賜名全忠，即位改名晃。）

開平元年（丁卯……）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郡王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章將兵屯上高。（上高……在洪州……）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章曰：馬公寬厚，（馬公謂馬殷也。）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渥之鎮宣州也，（天祐元年……二年召渥……）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

思勍等飲酒，彷數思勍……執而斬之。湍聞二將死，……顒溫欲誅之。丙戌，湍扆視事，顒溫帥牙兵二百露刃入庭中，湍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湍親信十餘人之罪，以鐵檛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顒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湍不能制。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服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于魏，有疾，臥府中。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

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

三月，癸未，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璙、傳瓘討盧佶於溫州。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

四月……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策，敦煌人；光逢，隱之子也。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憂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眾。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煉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顛；令民間用墐泥為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為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銀胡簶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奔河東；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河東節度使晉王克用以承約為匡霸指揮使，思同為飛騰指揮使。思同母，仁恭之女也。

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

亥，除諸役[illegible]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illegible]
辰，張文蔚等至大梁。盧信聞錢傳璙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illegible]錢傳璙曰：信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溫州。[illegible]
戊午，溫州潰，擒信，斬之。[illegible]吳王錢鏐以[illegible]使吳璋為溫州制置使。[illegible]命傳璙等移兵討[illegible]於處州。
壬戌，梁王更名晃。[illegible]
王兄全昱[illegible]，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等[illegible]自上源驛[illegible]各備儀衛[illegible]百官從其後。[illegible]殿前陳之。王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illegible]升殿進讀，[illegible]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illegible]百官舞蹈稱賀。
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illegible]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illegible]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illegible]

[illegible]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illegible]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illegible]帝王行當族滅矣，以博為？帝不懌而罷。
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
戊辰，大赦，改元。[illegible]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illegible]更名魏博曰天雄軍。[illegible]遷濟陰王于曹州，栫之以棘，[illegible]使甲士守之。
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楚王。[illegible]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illegible]

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爲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軍謀民政帝一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爲之改易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追尊皇高祖考妣以來皆爲帝后皇考誠爲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爲文惠皇后 初帝爲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友文爲開封尹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唐末之誅宦官也詔書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於斛律寺斬罪人以應詔 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竭力 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五月丁丑朔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加武順節度使趙王王鎔守太師天雄節

[illegible]

……郡王羅紹威守太傅，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兼侍中。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聘，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illegible]初，契丹有八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國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illegible]及七姓室韋咸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illegible]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illegible]漢城故後魏滑鹽縣也。[illegible]

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

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

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己卯以河南尹蔣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爲吳越王加清海節度使劉隱武節度王審知兼侍中仍以隱爲大彭王

癸未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爲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

散民皆復業

乙酉立兄全昱爲廣王子友文爲博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貞爲均王友雍爲賀王友徽爲建王

辛卯以東都[illegible]爲建昌宮改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宮使

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甲午詔廢樞密院其職事皆入於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

禮部

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梁，[illegible]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為相。帝薄其為人，[illegible]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帝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惟新之朝。」[illegible]戊戌，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illegible]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illegible]

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illegible]

州觀察使[illegible]援使別將許玄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illegible]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illegible]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illegible]

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illegible]存遙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計邪！」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illegible]等走。黃璠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illegible]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逃歸。彥暉遂拔岳州。[illegible]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illegible]

許玄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illegible]

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illegible]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illegible]

横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嗣弼，克脩之子。金全，代北人也。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甲寅，以平盧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平章事。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為盧龍

節度使、同平章事。靜海節度使曲裕卒。丙申，以其子權知留後顥為節度使。雷彥恭攻岳州，不克。丙午，賜河南尹張全義名宗奭。辛亥，以吳越王錢鏐兼淮南節度使、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各充本道招討制置使。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

行營都統，黜懷貞為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九月，雷彥恭攻涔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為事，荊、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

削彥恭官爵，命楚王殷討之。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

宗佶爲中書令[illegible]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班見素之孫也[illegible]蜀主雖日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illegible]粗曉其理[illegible]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illegible]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秘書少監宗懿爲遂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illegible]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泠業進屯朗口[illegible]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illegible]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illegible]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illegible]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illegible]斬業饒於長沙市　十一月甲申夾馬指揮使尹皓攻晉江豬嶺寨拔之[illegible]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

其父諸將吏士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illegible]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紹威詣其下曰守光以窮兵困[illegible]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遺守文書[illegible]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兵乘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爲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illegible]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illegible]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illegible]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爲盜大爲州縣之患壬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度淮襲潁州克其外郛刺史張實據子城拒守　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illegible]甲子詔發步騎五千救潁州米志誠等引去丁卯晉兵寇洺州[illegible]淮南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於吳越[illegible]

[illegible]今正月癸[illegible]

蜀翰林學士張

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賞也

蜀主乃止 丁丑蜀以[illegible]為[illegible]門

蜀主祀南郊壬午大赦改

周德威退屯亂柳

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

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

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

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

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

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

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

名也言終而卒 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諠譁

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

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忷忷

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

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

哀哭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

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

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

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

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

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

中肅然 吳越王鏐遣兵攻淮南甘露鎮以救信州

蜀中書令王宗佶於諸假子

為最長且

恃其功專權驕恣唐道襲已為樞密使宗佶猶以名

呼之道襲心銜之而事之逾謹宗佶多樹黨友蜀主

亦惡之 二月甲辰以宗佶為太師罷政事

蜀以戶部侍郎張格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格為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己者必以計排去之

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如真子及晉王薨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服或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顥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以為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眾言心不能無動又與張承業李存璋相失數誚讓之又因事擅殺都虞候李存質又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應州為巡屬晉王皆聽之李存顥等為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殺承業存璋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他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珙及假子李存敬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為之備壬戌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顥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曏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為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顥

癸亥鴆殺濟陰王于曹州追諡曰唐哀皇帝

甲子蜀兵入歸州執刺史張瑭

辛未以韓建為侍中兼建昌宮使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

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癸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卒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　斬監押楊敏貞　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　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　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　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　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蜀太師王宗佶既罷相怨望陰蓄養死士謀作亂　上表以爲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爲元帥兼總六軍儻以時方艱難宗懿沖幼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徵發臣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臣總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蜀主怒以問唐道襲對曰宗佶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主益疑之己亥宗佶入見辭色悖慢蜀主諭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衛士撲殺之　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爲維州司戶衛尉少卿李鋼爲汶川尉　皆賜死於路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癸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涉罷爲右僕射以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張策爲刑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兢琮之兄子也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

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淮南遣兵寇石首，襄州兵敗之於瀺港。又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荊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己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勖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勖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

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譟欲應晉王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

之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唐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

鎭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晉王存勗始承制除吏晉王德張承業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遺甚厚潞州圍守踰年士民凍餒死者太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壬申更以許州忠武軍爲匡國軍同州匡國軍爲忠武軍陝州保義軍爲鎭國軍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淮南左牙指揮使張

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

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

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顥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闇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

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

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其親近溫始暴顥弑君之罪轘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沖幼禍難如

此難，顥保百口歸廣陵，公之惠也。」温曰：「張顥弑逆，
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温與顥謀弑威王，温曰：「參
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温曰：
「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
由是人以温爲實不知謀也。
隆演以温爲左右牙都指揮
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温性沈
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
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罰酷濫，縱
親兵剽奪市里。温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
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
暴，舉大綱，軍民安之。温以軍旅委嚴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
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
駱」。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
且求冊命。帝復遣
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
滅沙陀，乃行封冊。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
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
功，以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雷彥恭引沅江

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
戰，彥恭守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
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
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彥暉虜
其弟彥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彥恭爲節度副使。先是，
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
楚始得澧、朗二州。蜀主
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
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爲西
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上將軍王師範家
於洛陽，朱友寧之妻泣訴於帝曰：「陛下化家爲國，宗
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逆，死於戰場；
今仇讎猶在，妾誠痛之。」帝曰：
「朕幾忘此賊！」己酉，遣使就洛陽族之。使者先鑿
坑於第側，乃宣敕告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
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況有罪乎！予不欲使積尸
長幼無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長引於坑中戮之，死者
凡二百人。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
破岐兵于幕谷。晉、蜀兵皆引歸。蜀立

宗懿爲太子。(爲宗懿不終張本。)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illegible]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illegible])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李儼承制事始二百六十六卷昭宗天復二年。)鍾泰章賞薄，(殺張顥之賞也。)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二

(起著雍執徐八月，盡重光協洽，凡三年有奇。)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中

開平二年八月，吳越王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王景仁本名茂章，事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陳取淮南之策。景仁即茂章也，避梁諱改焉。(梁太祖曾祖諱茂琳，按薛史梁紀元年六月[illegible]司天監上言請改月辰內戊字爲武，避諱也。)淮南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宋白曰：[illegible]通州海門縣[illegible]東洲鎮[illegible]。)淮南兵死者萬餘人。淮南以池州團練使陳璋爲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柴再用等諸將救東洲，([illegible])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illegible])柴再用方戰，舟壞，長豁浮之，僅而得濟。([illegible])家人爲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illegible])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史言柴再用[illegible]。)丙子，蜀立皇后周氏。后，許州人也。([illegible]蜀主建之妻也。)[illegible]

萬[illegible]徐懷王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illegible]）戊戌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illegible]）劉知俊擊破之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illegible]）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illegible]）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illegible]將水軍擊之至沙頭（[illegible]）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illegible]）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illegible]）

（[illegible]）殷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冬十月蜀主立後宮張氏為貴妃徐氏為賢妃其妹為德妃張氏郪人宗懿之母也（郪漢縣唐帶梓州）二徐耕之女也（徐耕見二[illegible]）

（[illegible]）華原賊帥溫韜聚眾嵯峨山（[illegible]）暴掠雍州諸縣唐帝諸陵（[illegible]）發之殆徧（[illegible]）

（[illegible]）庚戌蜀主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萬（[illegible]）丁巳帝還大梁（[illegible]）

（[illegible]）辛酉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illegible]）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illegible]光裔光逢之）子殷衡德裕之孫也　依政進士梁震（[illegible]）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為判官震恥之（[illegible]）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illegible]）

（[illegible]）帝從越王錢鏐之請以亳州團練使寇彥卿為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擊淮南十一月彥卿帥眾二千襲霍丘（[illegible]）為土豪朱景所敗（[illegible]）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勝淮南遣滁州刺史史儼拒之彥卿引歸（[illegible]）

定難節度使李思諫卒（[illegible]）甲戌其子彝昌自為留後

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

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為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守文乃還。癸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策以刑部尚書致仕；以左僕射楊涉同平章事。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是歲，弘農王遣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帝將遷都洛陽。三年春正月己巳，遷太廟神主於洛陽。甲戌，帝發大梁。甲申，以博王友文為東都留守。己卯，帝……祀圜丘，大赦。丙申，以周……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眾心，且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寶圖之。延寶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其弟萬金聞變，以其眾數千人詣劉知俊降。岐王置翟州於鄜城，其將亦降。三月甲戌，帝發洛陽，以山南……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庚辰，帝至河中，發步騎會高萬興兵取丹、延。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為潁川王。遜本靈州牙校，唐末擅據本鎮，朝廷因而授以節鉞。辛卯，丹州刺史崔公實請降。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寶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庚子，以王審知為閩王，劉隱為南平王。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寶降。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

吳越遊奕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在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

保大節度使李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奔鳳翔，鄜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己未，以高萬興為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為保大節度使。淮南初置選舉，以駱知祥掌之。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辭以闕食，乃召還。佑國節度使王重師鎮長安數年，帝在河中，怒其貢奉不時，

己巳，召重師入朝，以左龍虎統軍劉捍為佑國留後。癸酉，帝發河中；己卯，至洛陽。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為禮，捍譖之於帝云：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重師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為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陳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以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環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

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誅，知俊益懼。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為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為軍民所留，遂以

同州附於岐（考異曰實錄六月庚戌劉知俊據本鎮叛[illegible]）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襲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九域志：同州東至華州七十里[illegible]），以兵守潼關，潛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illegible]），執劉捍送於岐，殺之。知俊遣使請兵於岐，亦遣使請晉人出兵攻晉、絳，貽晉王書曰：「不過旬日，可取兩京，復唐社稷。」（[illegible]）

丁未，朔方節度使韓遜奏克鹽州，斬岐所署刺史李繼直（[illegible]）。

帝遣近臣諭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背德，但畏族滅如王重師耳。」帝復使謂之曰：（[illegible]）「重師隂結邠、岐，朕今悔之無及，捍死不足塞責。」（[illegible]）知俊不報。庚戌，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illegible]）辛亥，帝發洛陽。劉鄩至潼關東，獲劉知俊伏路兵蘭知海等三十人，釋之，以為前導。（[illegible]）劉知浣迷失道，經日（[illegible]）數日（[illegible]）知浣（[illegible]）鄩兵乘門開直進，遂克（[illegible]）及知浣，擒之。

癸丑，帝至陝（陝州[illegible]）。丹州馬軍都頭王行思等作亂，刺史宋知誨逃歸。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illegible]），弟知偃止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illegible]）。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illegible]），遣其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西門入，遂克之（[illegible]）。乙卯（[illegible]）。庚申，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為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illegible]），但厚給俸祿而已（[illegible]）。

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滄、德已平，無陛下掃平并寇。」（[illegible]）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同破僞梁（[illegible]）。

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illegible]）。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illegible]）不敢進（[illegible]），請兵於楚。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illegible]）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

安以助全諷玫蔡州人[illegible]玫之兄也[illegible]十有五卷宣宗天祐三年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illegible]稱疾不出可求即其臥內彊起之[illegible]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毋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illegible]楚兵必還[illegible]乃疾趣象牙潭[illegible]遇洪州[illegible]威欲[illegible]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彊君宜審形勢然後[illegible]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鋭而用之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為燕王

梁兵克房州擒王行思

商州刺史李稠驅士民西走[illegible]將吏追斬之[illegible]推都押牙李玫主州事

河東兵寇晉州抄掠至堯祠而去

庚午改佑國軍曰永平[illegible]

癸酉帝發陝州乙亥至[illegible]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欲使將兵攻潞州以前兖海留後王班為留後襄州[illegible]師厚奏為班言牙兵王求等凶悍宜備之[illegible]班自恃左右有壯士不以為意每衆等之戍寅遣求戍西境是夕作亂殺班推都指揮使雍丘劉玘為留後[illegible]玘偽從之明日[illegible]指揮使王延順逃詣帝所[illegible]淮指揮使李洪為留後附於蜀未幾房州刺史楊虔亦叛附于蜀[illegible]

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illegible]

庚辰周本隔溪布陳[illegible]先使羸兵嘗之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illegible]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illegible]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illegible]

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illegible]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危玫於上高[illegible]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奔楚[illegible]楚王殷

表玕為郴州刺史（郴丑林翻）為子希範娶其女（為于偽翻）淮南以左先鋒指揮使張景思知信州，遣行營都虞候骨言將兵五千送之。危仔倡聞兵至，奔吳越。吳越王鏐以仔倡為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危全諷至廣陵，弘農王以其嘗有德於武忠王，釋之，資給甚厚。八月，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於楊氏。光稠亦遣使附於梁。甲寅，上疾小瘳，始復視朝。以鎮國節度使康懷貞為西路行營副招討使。蜀主命太子宗懿判六軍，開永和府，妙選朝士為僚屬。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奏克房州。岐王欲遣劉知俊將兵攻靈夏，且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李洪寇荊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擊敗之。蜀主以御史中丞王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詔馬步都指揮使陳暉將兵會荊南兵討洪。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大敗，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斬叛兵千人，執李洪、楊虔等，送洛陽，斬之。丁未，以保義節度使王檀為潞州東南行營招討使。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為義昌留後。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以太常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曉，讓能之子也。淮南遣使者張知遠修好於福建，知遠倨慢，閩王審知斬之，表上其書，始與淮南絕。審知性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什四五。

冬十月甲子蜀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行之（蜀改曆曰永昌曆，止行於其國，今亡不復見）湖州刺史高澧性凶忍，嘗召州吏議曰：吾欲盡殺百姓可乎？吏曰：如此租賦何從出？當擇可殺者殺之耳。時澧糾民為兵，有言其咨怨者，澧悉集民兵於開元寺（開元寺今諸州亦有之，蓋唐）紿云犒享，入則殺之，死者踰半。在外者覺之，縱火作亂。澧閉城大索，凡殺三千人。吳越王鏐欲誅之。戊辰，澧以州叛附于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

錢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十一月甲午，帝告祠於圜丘。戊戌，大赦。鄴王羅紹威得風痺病，上表稱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有功重臣鎮之，臣乞骸骨歸第。帝聞之，撫案動容。己亥，以其子周翰為天雄節度副使、知府事，謂使者曰：亟歸語而主，為我彊飯，如有不可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今以……判領軍府，尚冀爾復愈耳。

以……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為牧馬之地，使知俊……節度使韓遜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遊兵侵掠至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張……力戰

……岐王欲

[illegible]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
德遇許從實土團撾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
昇平[illegible]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
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爲彰義節
度使鎮涇州[illegible]知俊驍勇絕倫[illegible]每戰用二鐵撾
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
鐵撾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
出[illegible]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
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
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

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illegible]劉守光圍
滄州久不下[illegible]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
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噉鬷尾
[illegible]呂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
[illegible]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
[illegible]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兗而釋
[illegible]兗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紿監刑者曰此吾
弟也勿妄殺監刑者信之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

玉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
力學自立晉王用其名後代州判官[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爲鎮南留後[illegible]
[illegible]劉守光爲其父仁恭請致仕[illegible]
丙午以仁恭爲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
文[illegible]者而誅之 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
[illegible]岐王承制以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
王[illegible]於是吳王敘其境
內 高澧亦按兵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
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澧帥麾下五千人

奔吳[illegible]三月癸巳吳越王
[illegible]以錢鏢爲湖州刺史 蜀太子宗懿驕暴好陵
蔑舊臣[illegible]內樞密使唐道襲蜀主之嬖臣也太子
屢謔之於朝[illegible]由是有隙互相訴於
蜀主蜀主恐其交惡以道襲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
平章事道襲薦宣徽北院使鄭頊爲內樞密使頊受
命之日即欲按道襲昆弟盜用內庫金帛道襲懼奏
頊褊急不可大任[illegible]丙午出頊爲果州刺史以宣
徽南院使潘炕爲內樞密使[illegible]夏州

都指揮使高宗益作亂，殺節度使李彝昌，將吏共[illegible]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漢都指揮使李仁福為帥。[illegible] 癸丑，仁福以聞。夏，四月，甲子，以仁福為定難節度使。[illegible]

丁卯，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帝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illegible]遣使詰責友諒。[illegible]以兗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illegible]按諒、友能[illegible]皆全昱子也。[illegible]

帝以晉州刺史下邑華溫琪[illegible]功，欲賞之，[illegible]會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illegible]晉、絳[illegible]東乞別建節鎮。壬申，以晉、絳、沁三州[illegible]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illegible]

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illegible]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illegible]彥卿自首於帝，[illegible]帝以彥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illegible]御史司憲崔沂[illegible]劾奏彥卿殺人闕下，請論如律。帝命彥卿分析，[illegible]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illegible]不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鬭而故毆傷人，[illegible]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辛巳，責授彥卿遊擊將軍、[illegible]左衛中郎將。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錢萬緡。」沂以白帝，帝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毫髮傷，我族汝！」時功臣驕橫，[illegible]由是稍肅。[illegible]

五月，吳徐溫母周氏卒，將吏致祭，為偶人，[illegible]高數尺，衣以羅錦。溫曰：「此皆出民力，柰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illegible]末[illegible]復以內外馬步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illegible]

岐王屢求貨於蜀，[illegible]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illegible]

乙亥，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昌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之請也。癸丑，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貞莊王羅紹威卒。詔以其子周翰為天雄留後。

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疾篤，表請代者。許州牙兵二千，皆秦宗權餘黨，帝深以為憂。六月庚戌，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珽馳往視行襲病，曰：善諭朕意，勿使亂我近鎮。珽至許州，謂將吏曰：天子握百萬兵，去此數舍；馮公忠純，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眾莫敢異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illegible]禮也。乃即臥內宣詔，謂行襲曰：公善自輔養，勿[illegible]孫之福也。行襲泣謝，遂解兩使印授珽，使代掌軍府。帝聞之曰：吾固知珽能辦事，馮族亦不亡矣。庚辰，行襲卒。甲申，以李珽權知匡國留後，悉以行襲兵分隸諸校，凡馮姓者皆還宗。

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賓為左相，存為右相。[illegible]遣將[illegible]侵荊南，軍于油口。

高季昌與戰，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吳以[illegible]指揮使[illegible]圍吉州刺史[illegible]玕於赤石。楚兵救玕。

秋七月，以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illegible]

吳越王錢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illegible]非劉、韓之黨，乞原之。上曰：此屬吾知其無罪，今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

岐王與邠、涇二帥各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illegible]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illegible]圍夏州，仁福嬰城拒守。

八月，以劉守光[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自帝踐祚以來，[illegible]不[illegible]嘗[illegible]朕，何預其勤？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時鄴道[illegible]客省在館，役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illegible]恐終難制。帝深然之。

壬戌，李仁福來告急。甲子，以河南尹張全義為西京留守。帝恐晉兵襲西京。

以宣化留後李思安為東北面行
營都指揮使將兵萬人屯河陽
[illegible]洛陽己巳至陝[illegible]以鎮國節
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會感化節度使康
懷貞[illegible]三萬屯三原[illegible]晉兵出澤州逼懷州
[illegible]既而聞其在[illegible]銀磧中
曰[illegible]是處也[illegible]申[illegible]為指揮使李遇[illegible]

[illegible]遣[illegible]復邀其歸路[illegible]吳越
王[illegible]廣[illegible]州城大修臺館由是[illegible]盛於東南
九月己丑[illegible]發陝甲午至洛陽[illegible]復作[illegible]李遇
等至夏州[illegible]晉兵皆解去　冬十月遣鎮國節度使
楊師厚[illegible]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吳越王錢鏐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為巡檢使與盛師
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為刺史何
以處我[illegible]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
府[illegible]乃給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

既至數日瓌送其家亦至行思恨瓌賣己鏐自衣錦
軍歸[illegible]
[illegible]鏐[illegible]瓌殺之[illegible]將吏迎謁行思取
[illegible]因詣鏐與師友論功
奪左右槊欲刺師友[illegible]眾執之鏐斬
行思以師友為婺州刺史　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
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
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illegible]以李思安為先鋒將

趣上黨[illegible]尋還景仁等屯魏州[illegible]楊師
厚還陝　蜀主[illegible]太子宗懿名曰元坦[illegible]庚戌立
假子宗裕為通王宗範為夔王宗鐬為昌王[illegible]宗
壽為嘉王宗翰為集王立其子宗仁為普王宗輅為
雅王宗紀為褒王宗智為榮王宗澤為興王宗鼎為
彭王宗傑為信王宗衍為鄭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
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強[illegible]由是諸將
亦做之而蜀主尤多[illegible]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真
其子宗裕宗鐬宗壽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之姊
子宗範姓張其母周氏為蜀主妾[illegible]餘假子百二十

人皆功臣雖賜姓連名而不禁婚姻（[illegible]）倫之　上疾小愈辛亥校獵於伊洛之間（[illegible]）上疑趙王鎔貳於晉（[illegible]）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illegible]）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illegible]）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婚姻以長者期之（[illegible]）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illegible]）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illegible]）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illegible]）歲輸重賂（[illegible]）結以

婚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illegible]）況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illegible]）今救死不贍何顧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illegible]）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illegible]）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illegible]）溫之志欲盡吞河朔今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并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燕矣（[illegible]）王不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為成德軍（[illegible]）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illegible]）

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譚全播，（疾革曰病。[illegible]）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來奔喪，全播立而事之。[illegible]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受之，亦因楚王殷[illegible]於梁，曰：我受淮南官，以緩其謀耳，必為朝廷經略江西。（[illegible]）丙寅，以延昌為鎮南留後。延昌表其將廖爽為韶州刺史。（[illegible]）廖爽，贛人也。（[illegible]）吳淮南節度判官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illegible]）遣兵戍之，以圖虔州。每更代，輒潛益其兵，虔人不之覺也。（[illegible]）

庚午，蜀主以御史中丞周庠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庾傳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行之。（[illegible]）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辛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illegible]）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illegible]）王處直遣將將兵以從。（[illegible]）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牧者二百人，（[illegible]）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illegible]）

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illegible]）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illegible]）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耀，（[illegible]）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illegible]）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illegible]）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郤，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

質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三鎮謂鎮、定及河東[illegible]）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illegible]）不量力而務速戰。（[illegible]）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illegible]）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illegible]）誘賊離營，（[illegible]）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illegible]）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illegible]）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辰州蠻酋宋鄴、溆州蠻酋潘金盛，（溆音敘。[illegible]）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illegible]）金盛寇武岡。（[illegible]）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考異曰：[illegible]）

寧遠節度使龐巨昭、高州防禦使劉昌魯，（[illegible]歸投馬氏。今從十國紀年。）皆唐官也。黃巢之寇嶺南也，巨昭為容管觀察使，昌魯為高州刺史，帥羣蠻據險以拒之，（[illegible]）巢衆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寧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為節度使，（[illegible]）以昌魯為高州防禦使。及劉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巖攻高州，昌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illegible]）是歲，致書請自歸於楚。楚王殷大喜，遣橫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撤備偽（[illegible]）棄城潛於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後將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彥章進至高州，[illegible]以兵援送巨昭、昌魯之族及士卒千餘人歸長沙。楚王殷以彥章知容州事，[illegible]以昌魯為永順節度副使。[illegible]昌魯，鄴人也。

乾化元年[illegible]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illegible]

柏鄉比不儲芻，[illegible]梁兵刈芻白給，晉人日以遊軍抄之，[illegible]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illegible]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illegible]馬多死。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眾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illegible]梁軍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illegible]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illegible]力戰卻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illegible]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譟，[illegible]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illegible]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

[illegible]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乃止。[illegible]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鬭志，景仁等引兵稍卻，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illegible]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眾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illegible]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illegible]囂聲動天地。[illegible]

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illegible]〕深，但吞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illegible]〕

〔[illegible]下五百人〕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illegible]〕王閞仁、韓勍、李惠以數十騎走。〔[illegible]〕

晉兵夜至柏鄉，梁兵已去，弃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illegible]〕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illegible]〕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弃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阬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illegible]〕趣澶、魏，〔[illegible]〕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即西山太[illegible]〕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illegible]〕

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illegible]〕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寧，〔[illegible]〕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為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illegible]光嗣，福州人也。〕

呂師周攀藤緣崖入飛山洞，擒潘金盛，送武岡，斬之。〔[illegible]〕

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illegible]〕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illegible]〕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illegible]〕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弃舟而去。〔[illegible]〕

帝以[illegible]州刺史張慎思至洛陽，久未除代，蔡州右廂指揮使[illegible]乘亂縱兵焚掠，將奔淮南，[illegible]指揮使王存儼誅之，撫其衆，自領州事，以衆情附奏。時[illegible]傳上，友文不先請，遽發兵討之，兵至鄢陵，[illegible]帝曰：「存儼方懼，若臨之以兵，則[illegible]」[illegible]驛使召還。甲子，授存儼權知蔡州事。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illegible]〕攻博州，拔東武、朝城。〔[illegible]魏州東北二百五十里[illegible]武城[illegible]〕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進

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illegible]分[illegible]二縣[illegible]）
（衛州古[illegible]，唐志[illegible]共城[illegible]隋[illegible]縣地，[illegible]里，共音恭。[illegible]）
帝親帥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富家[illegible]）庚午，
（[illegible]馬阪[illegible]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illegible]年去[illegible]）[illegible]淫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
以火逼之。[illegible]邢人面閣梁兵攻於柏鄉，使人
請趙王鎔[illegible]，[illegible]曰聞一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
而下，僕亦[illegible]三萬欲自將之[illegible]公啓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然四鎮[illegible]有盟主，僕若

至彼何以處之？（[illegible]四鎮[illegible]）鎔患之，遣使告于晉
王。晉王[illegible]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
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illegible]）愚莫甚
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
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
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illegible]晉攻[illegible]）會楊師
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
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illegible]）
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illegible]）
大犒將士，（[illegible]）自是遣其養子德明（[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至趙州[illegible]十五里）

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
也。（[illegible]）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
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三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下

乾化元年三月乙酉朔以天雄留後羅周翰為節度使 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卒

巖襲位 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群臣曰自茂貞為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岐王養華原賊帥溫韜以為假子以華原為耀州美原為鼎州置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使帥邠岐兵寇長安詔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忠武節度使牛存節以同華河中兵討之己酉懷貞等奏敗韜於車度走之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唐道襲擊卻之

上以久疾五月甲申朔大赦

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為節度使

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

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六月癸丑朔至利州

燕王守光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

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已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為六鎮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既

而皆釋之

帝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蜀指揮使……將輕岐兵每破之秋七月蜀主西巡留御營使昌王宗鋹屯利州辛丑帝避暑於張宗奭第……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弒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在邢州……

會晉王于承天軍。鎔以晉王，鎔父友也，事之甚恭。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八月庚申，蜀主至成都。

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咼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彥羣為御史大夫。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

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出兵逆之，戰於[illegible]，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鐬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營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斜谷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九月，帝疾稍愈，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為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

湖州刺史錢鏢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

十月辛亥朔，殺都臨淄……推官……奔于吳。[illegible]

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illegible]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illegible]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illegible]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illegible]

蜀主如利州，[illegible]命太子監國。太

雲軍虞候王琑敗岐兵，[illegible]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二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illegible]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illegible]自中巴間行至泥溪，[illegible]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illegible]

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illegible]云沙陀至，士卒忷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illegible]

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illegible]

貝州奏晉兵寇東武，[illegible]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illegible]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illegible]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眾心益懼。[illegible]既而晉、趙兵竟不出，[illegible]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燕主守光集將吏[illegible]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為未可，[illegible]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張承業薦於晉王，以為掌書記。[illegible]

丁亥，王處直告難于晉。[illegible]

懷州刺史開封段[illegible]求為美人。戊子，帝至獲嘉，[illegible]獻豐備，帝悅。[illegible]

庚[illegible]節度使高萬興奏遣都指揮使高萬金將兵攻鹽州，刺史高行存降。[illegible]

（注：……所收……蜀……又以……公唐革命，父……）壬辰，

帝至洛陽，疾復作。（注：……）蜀……破岐兵於金牛。（注：……）

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丙

申，王宗鐬、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㒒等。

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集安遠軍，望其旗

（注：……蜀主……之……）王宗侃等鼓譟而出，援軍夾攻岐兵，大

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等。己亥，岐兵解圍

遁去。（注：……）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

庚子，蜀主西還。（注：……）岐王左右石簡……讒劉知

俊於岐王，（注：……）王奪其兵。李繼崇言於王曰：「知俊壯

士窮來歸我，不宜以讒廢之。」王爲之誅簡等以安之。

（注：……）繼崇召知俊舉族居于秦州。（注：……）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

容城。（注：……）王處直告急于晉。　十二月

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賓爲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

（注：……）鎮南留後盧延昌遊獵無度，百勝軍指

揮使黎球殺之，自立。將殺譚全播，全播稱疾請老，乃

免。丙辰，以球爲虔州防禦使。未幾，球卒，牙將李

彥圖代知州事。全播愈稱疾篤。劉巖聞全播病，發兵

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注：唐天祐……）

（注：……）楚王殷表爲永州刺史。　丁巳，蜀主至成都。（注：自興元還……）

（注：……）戊午，以靜海留後曲美爲節度使。　癸亥，以

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

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

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

及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注：……）

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

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是歲，蜀主以內樞密使

潘炕爲武泰節度使，（注：……）以炕從弟宣徽南院使

峭爲內樞密使。（注：……）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注：……）與趙王將

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注：……）丙戌，三

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注：……）戊子，圍涿州。（注：……）

刺史劉知溫城守。（注：……）劉守奇之客劉去

非大呼於城下，（注：……）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爲父

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邪？」（注：……）知溫拜於城上，遂降。周德威疾

守奇之功。諸晉王……周德威之將 王……
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來奔上以守奇為博州……
史去非鳳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
悉文面……兵雖士人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
……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疾
小愈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 帝聞岐蜀相攻辛酉
遣光祿卿盧玭等使于蜀遺蜀主書……呼之
為兄…… 甲
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詔……行帝聞之益
怒是日至白馬頓……食多不至遣騎趣之於路

……左散騎常侍孫……諫議大夫張衍兵部
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
……衍宗奭之……而寅帝至武陟……
…… 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
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
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
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
…… 明遠後更名…… 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
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
同……強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

留後袁象先圍棗強……
…… 德倫河西胡人
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 辰州蠻酋宋鄴昌
師益守師泉降於楚…… 楚王殷以鄴為辰州
刺史師益為溆州刺史……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
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
……
…… 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
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強與楊
師厚軍合…… 習趙州人也棗彊

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人守之師厚晝夜攻之數
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
矢……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
……人……令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
口耳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
詣……詐降 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
月未易下也…… 因請曰…… 某既歸命願得一劍
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 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
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
字……
錄……

[illegible]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兵無老幼皆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蓨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史建瑭、李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蓨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兵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

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慚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義昌節度使劉繼威年少，淫虐類其父，淫於都指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怒，殺之，詣大將周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以知裕為左都押牙。庚子，遣使奉表請降，亦遣使降于晉。晉王命周德威安撫之。知裕心不自安，遂來奔，帝為之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來者皆隸之。辛丑，以萬進為義昌留後。甲辰，改義昌為順化軍，以萬進為節度使。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戊

中。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關，

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涉獵書傳，晉王使傅其子繼岌，嚴固辭，晉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徒跣入諫曰：「彊敵未滅，大王豈宜以一怒戮嚮義之士乎！」乃免之。知祥，李克讓之壻也。

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溫何

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溫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于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為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維州羌胡董璘反，蜀主遣保鑾軍使趙綰討平之。

己巳，帝至大梁。

帝聞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為潭、廣和叶使，往解之。

戊寅，帝發大梁。

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

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薛貽矩卒。

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

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德威側身避之，奮檛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己丑，蜀大赦。

李遇少子為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

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溫使典客何蕘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以徇不然隨蕘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二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高季昌潛有據荊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丙寅蜀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鍇罷為兵部尚書

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為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

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

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時朝廷新有內難中外人情忷忷許州軍士更相告變匡國節度使韓建皆不之省亦不為備作亂殺建友珪不敢詰甲辰以厚為陳州刺史　秋七月丁未大赦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軍府事皆決於牙內都指揮使潘晏北面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軍於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師厚館於銅臺驛潘晏入謁執而殺之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壬子詔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徙羅周翰為宣義節度使以侍衛諸軍使韓勍領匡國節度使　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甲子以均王友貞為開封尹東都留守　蜀太子元坦更名元膺　丙寅廢建昌宮使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國計使凡天下金穀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　八月龍驤軍三千人戍懷州者潰亂東走所過剽掠　戊子遣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霍彥威左龍武指揮使杜晏球討之庚寅擊破亂軍執其都將劉重霸

遇於鄠陵，甲午，斬之。

郢王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勍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

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河中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

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

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兵於胡壁。嗣恩本駱氏子也。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為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溫，溫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之，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溫。訥，蘇州人也。溫與威、雅帥將吏請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溫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溫遣威、雅還鎮。

辛巳，蜀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

朱友謙復告急于晉。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懷貞解圍退保陝州。友謙

衍氏謝晉王，[illegible]從者數十人撤武備詣晉王，晉王拜之爲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謙安寢，鼾息自如。[illegible]明旦復置酒而罷。

楊師厚既得魏博之衆，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illegible]諸鎮兵皆得調發，[illegible]威勢甚重，心輕郢王友珪，遇事往往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云有北邊軍機，欲與卿面議。師厚將行，其腹心皆諫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爲人，雖往，如我何。乃帥精兵萬餘人，渡河趣洛陽，[illegible]友珪大懼。丁亥，至都門，[illegible]留兵

於外，與十餘人入見。[illegible]友珪喜，甘言遜詞以悅之，賜與巨萬。癸巳，遣還。

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illegible]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甲寅，葬神武元聖孝皇帝于宣陵，[illegible]廟號太祖。

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illegible]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illegible]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真救岳州，璋等進攻荊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illegible]楚人救荊南。撫州刺史劉信[illegible]

州，攻吉州，約璋聲援。[illegible]

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䇹走。[illegible]階州都將劉訓殺刺史，以州降晉王，以爲[illegible]州刺史。詔求[illegible]和人也。[illegible]

虔州防禦使李彥圖卒，州人奉譚全播知州事，遣使內附，詔以全播爲百勝防禦使、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illegible]

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illegible]

[illegible]兗州人也。

均王上上[illegible]

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illegible]

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illegible]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鳳曆。[illegible]

吳陳

瓌攻荊南不克而還荊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瓌知之舟二百艘併爲一列夜[illegible]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illegible]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illegible] 二月壬午蜀大赦 郢王友珪既得志遂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illegible] 駙馬都尉趙巖犨之子[illegible] 太祖之壻也[illegible] 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illegible] 巖奉使至大梁[illegible] 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

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illegible] 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illegible] 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illegible] 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illegible] 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illegible] 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

[師厚驚]曰吾幾誤計[illegible] 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illegible] 趙巖歸洛陽亦陰與象先定計[illegible] 先是懷州龍驤軍[illegible]友珪[illegible]驤軍潰者[illegible] 捕其潰者族之經年不已[illegible] 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坑之[illegible] 其衆皆懼莫知所爲[illegible] 王奏[illegible]延[illegible]未肯前發戍

[illegible] 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illegible] 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illegible] 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illegible] 令廷諤先殺妻後殺己廷諤亦自剄[illegible] 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illegible] 百司逃散中書侍郎[illegible]杜曉侍講學士李珽皆爲亂兵所殺[illegible]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illegible]

乃定策先遣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

國家創業之地（梁祖自宣武節度使創業）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

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

官爵　丙申晉李存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檀州[illegible]一百六十里[illegible]東南至[illegible]）　蜀

唐道襲自興元罷歸復為樞密使太子元膺廷疏道

襲過惡（疏[illegible]列也[illegible]言其過惡）以為不應復典機

要（又[illegible]）蜀主不悅庚子以道襲為太子太保　三月

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丁未帝更名鍠又

[illegible]

之又名瑱（[illegible]）　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

（[illegible]）

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　帝遣使招撫朱友

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去年朱友謙附晉今復稱藩[illegible]）

丙辰立皇弟友敬為康王　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

北口（[illegible]）

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　戊辰以保義

留後戴思遠為節度使鎮邢州（[illegible]）

（[illegible]）

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illegible]）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

（[illegible]）　又以騎將高行珪為武州刺

史以為外援（[illegible]）　[illegible]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

王以其弟存矩為新州刺史總之（為存矩致亂張本）以燕

納降軍使盧文進為[illegible]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

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

質於晉軍以求救（[illegible]）　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

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illegible]）

（[illegible]）　凡八戰行欽力屈

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為子

（[illegible]）

[illegible]

以行珪為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illegible]從珂母魏氏，鎮州人，先適王氏，生從珂。嗣源從晉王克用戰河北，得魏氏，以為妾，故從珂為嗣源子。及長，以勇健知名，嗣源愛之。[illegible]

[illegible]

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眾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illegible]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為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璙為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illegible]夏四月癸未，以袁象先為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illegible]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illegible]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答。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千秋嶺道險狹，鏐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illegible]己亥，晉劉光濬拔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illegible]乙巳，蜀主以兵部尚書王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楊師厚與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illegible]師厚自柏鄉入攻土門，[illegible]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illegible]

[illegible]所過焚掠。[illegible]戊戌，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illegible]史建瑭戍趙州，兵少。[illegible]晉王急於周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illegible]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為順化節度使。[illegible]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渦信[illegible]屯廣德，將復寇衣錦軍。[illegible]吳越錢傳瓘[illegible]攻之。六月，壬申，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為金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光庭博學善屬文，[illegible]蜀主重之，頗與議政事。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illegible]戊子，以張萬進為平盧節度使。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蜀太子元膺，豭喙齲齒，[illegible]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illegible]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

[illegible]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所[illegible]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illegible]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樞密使。[illegible]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illegible]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撾之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遂至城西，斬之。[illegible]

無名天下聞之乃置命又曰建急召宗侃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亂者[illegible]

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使發兵討為亂者。徐瑤、常謙等與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陳讀曰陣）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illegible]）

匿於艦中。（[illegible]）已丙，太子出，就舟人丐食，（[illegible]）舟人以告蜀主。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illegible]）太子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illegible]）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榜，（[illegible]）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眾。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為樞密使。甲子，晉五院軍使李信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illegible]進高季昌爵勃海王。晉王與趙王鎔會于天長。

[illegible]楚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為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九月甲辰，以御史大夫姚洎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illegible]）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璙及大同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葑。（[illegible]）徐溫曰：浙人輕而怯。（[illegible]）帥諸將倍道赴之，（[illegible]）至無錫，（[illegible]）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決戰，（[illegible]）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它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

吳越大敗斬獲甚衆　高季昌造戰艦
斬絳繕械為攻守之具　招聚亡命交通吳
蜀　朝廷浸不能制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
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
兵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
者相繼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
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
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
上表請立宗衍　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
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

旨言鄭王相最貴　蜀主以為衆人皆欲立宗衍
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
為太子　受冊畢潘炕以明　稱疾請
老蜀主不許泣涕固請乃許之國　疑常遣使就
第問之　嶺南節度使劉巖求婚於楚楚王許以女
妻之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守光獨守幽
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
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
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
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　詣

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
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
謀之不臧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
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
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
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
曰但出相見保無他也　守光辭以它日先
是守光愛將李小喜　勸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
傾境內　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
踰城詣晉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

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
亥晉王入幽州　以
宣州節度使王景仁為淮南西北行營招討應援使
將兵萬餘侵廬壽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四 [illegible] [redacted]

均王上下

乾化三年十二月吳鎮海節度使徐溫平盧節度使朱瑾帥諸將拒之[illegible]遇于趙步[illegible]吳徵兵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景仁戰不勝而却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陰[illegible]吳吏[illegible]皆失色左驍衛大將軍宛丘陳紹援槍大呼[illegible]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illegible]躍馬還鬭衆隨之[illegible]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illegible]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illegible]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illegible]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處[illegible]及其還也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illegible]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太半吳人聚梁尸為京觀於霍丘[illegible]

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illegible]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illegible]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illegible]晝匿坑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illegible]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illegible]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illegible]晉王欲自雲代[illegible]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illegible]王從之[illegible]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illegible]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illegible]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illegible]是日至

行唐，趙王鎔迎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太師面，晉王命吏脫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拜之，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至境上而別。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壬子，晉王以練纇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或說趙王鎔曰：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為

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已來，無敢當其名者。今晉王為盟主，勳高位卑，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鎔曰：善！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眾。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而遁。荊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帝以岐人數為寇，二月，徙感化節度使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鎮長安。懷英即懷貞也，避帝名改焉。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丁丑，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挾私遷補軍校，罷為工部侍郎，再貶萊州司馬。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

附于楚宗景威之子也（[illegible]）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illegible]）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illegible]）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illegible]）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刺史馬鄴大掠而還（[illegible]）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illegible]）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五月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王韓遜卒軍中推其子洙為留後癸丑詔以洙為節度使

吳宗再用等與劉崇景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奔袁州遁去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illegible]）晉軍至張公橋（[illegible]）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illegible]）

八月晉王還晉陽

蜀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州（[illegible]）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見蜀主多所邀求言辭狂悖（[illegible]）蜀主怒命衛士毆殺之（[illegible]）

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illegible]）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帝以福王友璋為武寧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懼不受代叛附於吳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使牛存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討之冬十月存節等（[illegible]）

吳平盧節度使朱瑾等將兵救徐州存節等逆擊破之吳兵引歸（[illegible]）

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州（[illegible]）蜀主以夔王宗範兼中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為三招討以擊之丙辰敗之於潘倉嶂斬其酋長趙嵯政等（[illegible]）壬戌又敗之於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illegible]）辛巳又敗之於大渡河（[illegible]）俘斬數萬級蠻爭走渡水（[illegible]）溺死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梁濟大渡攻

之蜀主召宗侃等還。癸未，蜀興州刺史兼北路行營都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州及固鎮，破……等十一寨，斬首四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二寨，斬首二千級。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為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為留後。

貞明元年

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受賀，大赦。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玄鑒、楊師泰雖內屬於唐，受爵賞，號金堡三王，而潛通南詔，為之詗導。鎮蜀者多文臣，雖知其情，不敢詰。至是，蜀主數以漏泄軍謀，斬於成都市，毀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二月，牛存節等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三月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為太子太保，致仕。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晚年矜功恃眾，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

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強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亂兵之帥也。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闇，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李繼徽假子保衡殺李彥魯，自稱邠寧靜難留後，舉邠寧二州來附。詔以保衡為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為靜難節度使。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頲，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為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

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為魏州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嬰城固守拒之。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眾！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效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巡兵有訛言搖眾及強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嘩者。存進本姓孫，名重進，振武人也。晉王多在河上，天雄軍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頲決之。頲恃才挾勢，睚眦必報。後頲有從子在河南，頲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張裕執其使者以白王。王責頲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邪？揖令歸第，是日族誅之於軍門。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鄆州人也。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為支度務使。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鎮之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斂，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為也。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

[illegible]劉鄩請先發兵萬人取滄、貝，然後東兵合勢，則晉人失偶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illegible]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illegible]既孤，然後可取。[illegible]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illegible]

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閒使誘彥章，[illegible]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將李巖為澶州刺史。[illegible]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illegible]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illegible]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嗤。[illegible]

[illegible]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跡，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illegible]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illegible]亟發騎兵追

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塗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illegible]皆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糧且盡；[illegible]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眾泣而止。[illegible]周德威聞鄩西上，[illegible]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眾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illegible]鄩軍往還馬死殆半。[illegible]

之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illegible]）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illegible]）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illegible]）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illegible]）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于[illegible]縣，（[illegible]）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illegible]）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獻之，以為散員都部署，（[illegible]）賜姓名曰李紹榮。紹榮嘗力戰深入，劍中其面，未解，（[illegible]）高行周救之得免。

王復欲求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illegible]）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為大王耳。（[illegible]）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illegible]）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illegible]）行周不忍負之。」乃止。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illegible]）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illegible]）

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illegible]）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illegible]）

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illegible]）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illegible]）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illegible]）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illegible]）

（[illegible]）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illegible]）下挑戰，（[illegible]）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illegible]）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illegible]

士病又疫，謀斷其饋餉，而周楊五番六號戍
神　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
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未易輕也。
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
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
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
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
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
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強，與戰必不利，奈
何？諸將皆曰：勝負當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
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
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
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眾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
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眾失色。後數日，鄩將萬
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
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
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
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
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

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
鳳州。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為管
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
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軍國
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
秉政。初，帝為均王，娶河陽節度使張歸
霸女為妃，即位，欲立為后，后以帝未南郊，固辭。
九月，壬午，妃疾甚，冊為德妃，是夕卒。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
作亂。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將出葬，友孜使腹心數人
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
壬子，捕友孜，誅之。帝由是疏忌宗室，
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
融，每出兵必使之監護。
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
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
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
殺之，并其黨五人。　十一月，己未，蜀宮火，自得成
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樓，悉為煨燼。

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宗侃等帥衛兵欲入救火蜀主閉門不內[illegible]庚申旦火猶未熄蜀主出義興門見羣臣[illegible]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訖復入宮閉門[illegible]將相皆獻帷幕飲食 壬戌蜀大赦 乙丑改元[illegible] 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illegible]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illegible]蜀兵敗退保鹿臺山[illegible] 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illegible]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趣秦州[illegible]與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綰入秦州[illegible]表排陳使王宗儔為留後[illegible]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illegible]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蜀軍[illegible]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illegible]

[illegible]岐義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彥韜知岐王衰弱十一月[illegible]以耀鼎二州來降[illegible]彥韜即溫韜也乙未詔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復彥韜姓溫氏名昭圖官任如故 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儔為節度使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illegible]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己獨為南平王[illegible]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illegible]遠事偽庭乎自是貢使遂絕[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卒[illegible]帝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illegible]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帝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illegible]

〔無過從之雅〕不敢妄有所傷父之竟以抗直罷為鄧州觀察判官。蜀主以李繼崇為武泰節度使兼中書令、隴西王。二月辛丑夜，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鼾，下旦翻，鼻息也。聞，音問。〕府中稍安。壬寅，謙等陳于天興門外，〔揚州牙城南門也〕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瑾自徐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呼，火故翻〕亂兵皆潰，〔史言吳兵畏服朱瑾〕擒謙、球，斬之。

帝屢趣劉鄩戰，〔趣，讀曰促〕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守莘營也〕自勞軍於貝州，〔勞，力到翻〕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屬，之欲翻〕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躡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卻，晉王躡之，〔躡，尼輒翻〕至故元城西，〔[illegible]唐貞觀十七年併入貴鄉，聖曆二年又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元城治魏州郭下，故有故元城，在魏城東北十二里。〕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圓陳於其中間，〔陳，讀曰陣〕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為之折，〔[illegible]〕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illegible]〕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幾，居依翻〕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illegible]〕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illegible]〕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為，于偽翻〕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帥，讀曰率〕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illegible]〕梁兵扼汾河橋，〔[illegible]〕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呼，火故翻。[illegible]〕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illegible]〕

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illegible]）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illegible]）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illegible]）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illegible]）晉王還魏州　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即以鄩（[illegible]）宣義節度使（[illegible]）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illegible]）由是將卒皆摇心帝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癸卯出宋門（[illegible]）其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illegible]）攻建國門（[illegible]）帝登樓拒戰（[illegible]）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illegible]）以五百騎屯毬場賊以油沃幕長木揭之（[illegible]）欲焚樓勢甚危晏球於門隙窺之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帝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為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illegible]）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illegible]）　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荊南道入貢（[illegible]）光業日休之子也（[illegible]）　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眾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illegible]）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illegible]）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illegible]）夢徵棣州人也　甲子吳潤州牙將周郊作亂入府殺大將秦師權（[illegible]）大將陳祐等討斬之

八月丁酉，以太子少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阮、王宗裔為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為西北面都招討，武信軍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晉王自將

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人復以相州天雄軍，以李嗣源為刺史。

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為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為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契丹王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

遣使於大同防禦使李存璋，存璋斬其使。契丹進攻雲州，存璋悉力拒之。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仁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為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為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

晉王自將兵救雲州，行至代州，契丹聞之，引去，王亦還。以李存璋為大同節度使。晉人圍貝州踰年。

晉置(貝州)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謀於(其)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擐音宦)，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殪，壹計翻。[illegible])

([illegible])

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爲梁守。([illegible]) 晉王如魏州。吳光州將王言殺刺史載肇。(載，作代翻。[illegible]) 吳王遣楚州團練使李厚討之，廬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趣，七喻翻。)言棄城走，以李厚權知光州。崇，慎縣人也。庚申，蜀新宮成，在舊宮之北。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琅邪忠毅王王檀多募群盜，置帳下爲親兵。己卯，盜乘檀無備，突入府殺檀。節度副使裴彥帥府兵討誅之，(帥，讀曰率。)軍府由是獲安。冬十月甲申，

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illegible])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illegible])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illegible])帥其衆二萬，棄隴州奔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爲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隴州，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illegible])繼岌復姓名曰桑弘志。弘志，黎陽人也。丁酉，以禮部侍郎鄭珏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珏，綮之姪孫也。([illegible])

己亥，蜀大赦。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illegible])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楚王殷聞晉王平河北，遣使通好，([illegible])晉王亦遣使報之。是歲，慶州叛附于岐，([illegible])岐將李繼陟據之。詔以左

龍虎統軍賀瓌為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將兵討之破岐兵下寧衍二州

河東監軍張承業既貴用事其姪瓘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晉王以承業故皆擢用之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立斬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瓘曰汝本車度一民與劉𠷡道為賊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

吳越牙内先鋒都指揮使錢傳璙逆婦於閩自是閩與吳越通好

閩鑄鉛錢與銅錢並行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歸於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是改元神冊

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眾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

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

[illegible] 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屬，之欲翻。）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處，昌呂翻。）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

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自晉陽歸幽州為東歸。）[illegible] 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王德明，為趙王。）[illegible] 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illegible] 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曏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

書令。[illegible] 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illegible] 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宜引還。[illegible]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

矩在新州，[illegible] 驕惰不治，[illegible] 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劉守光亡卒以益南討之軍。又率其民出馬，民或鬻十牛易一戰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史盧文進為裨將。[illegible] 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illegible] 甲午，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曰：聞晉王與梁人確鬭，[illegible] 騎兵死傷不少。[illegible] 吾儕捐父母妻子，為人客戰，[illegible]

戰千里送死而使長傒不預何也衆曰殺使長 [illegible]
擁盧將軍還新州據城自守
其如我何因執兵大譟趣傳舍 [illegible] 詰朝存矩
寢未起就殺之 [illegible] 文進不能制撫膺哭其尸曰奴
輩既害郎君使我何面復見晉王因爲衆所擁還新
州守將楊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鴈門以北都知防禦
兵馬使李嗣肱擊敗之 [illegible] 周德威亦遣兵追討文
進帥其衆奔契丹 帥讀曰率 晉王聞存矩不道以致亂殺
侍婢及幕僚數人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 渝音喻 [illegible]
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
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
至進牛口 [illegible] 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 [illegible]
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 [illegible] 幽州歲
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
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 [illegible]
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 [illegible]
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 [illegible] 由是契丹不敢

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
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 [illegible]
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
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
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 [illegible] 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
哂之曰 [illegible] 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
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
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
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

動輒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illegible]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眾三十萬救之德威眾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奔歸[illegible]

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illegible]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眾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illegible]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間古莧翻）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illegible]存審寶以為虜無輜重[illegible]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illegible]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淶水[illegible]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illegible]

吳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州[illegible]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所於昇州[illegible]溫從之[illegible]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三郎謂溫長子知訓也溫以陳彥謙為鎮海節度判官溫但總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illegible]彥謙常州人也[illegible]

高季昌與孔勍修好復通貢獻[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五（起彊圉赤奮若七月盡著雍攝提格凡二年有奇）

均王中

貞明三年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面都招討。（[illegible]）晉王以（[illegible]）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illegible]）益之。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illegible]）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illegible]）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illegible]）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illegible]）

清海建武節度使（[illegible]）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illegible]）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illegible]）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illegible]）存審曰：「虜眾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illegible]）嗣源曰：「虜無輜重，（[illegible]）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illegible]）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illegible]）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illegible]）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illegible]）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

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illegible] 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illegible] 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illegible] 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illegible] 席卷其衆自北山去，[illegible] 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illegible] 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illegible] 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illegible]

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illegible]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illegible] 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illegible] 晉王還晉陽。[illegible] 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illegible] 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illegible] 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illegible] 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民散，一

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踣地罵曰閻寶朱溫之黨受晉大恩曾不盡忠為報顧欲以諂媚自容邪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必且得罪於太夫人七哥為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肯

飲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適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掌書記盧質嗜酒輕傲嘗呼王諸弟為豚犬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晉王元妃衛國韓

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其父成安人以醫卜為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于宮門越王巖遣

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閏月戊申蜀主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為吏部尚書內樞密使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圜丘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蜀主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斬於炭市

年元曰光天 壬戌以張宗奭為天下兵馬副元帥 癸丑蜀大赦改明

帝論平慶州功 丁卯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為宣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尋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戊辰晉王畋于朝城 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 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 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 帝不聽已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

大梁扼汜水矣 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 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甲戌以河南尹張宗奭為西都留守 知為其子守內都指揮使延…之女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復國號曰蜀

帝至大梁 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 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 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 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 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葭一束先 一鼓拔之 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 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 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效 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為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全播 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兵奄至虔州

城下、廢人始知之、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鬬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己亥、蜀主以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為東西兩路諸軍都統。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為忠王、宗特為資王。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己酉、以吏部侍郎蕭頃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保大節度使高萬金卒。癸亥、以忠義節度使高

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并鎮鄜延。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蜀主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為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置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庶績、

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宣徽南院使宋光嗣……

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

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六月，壬寅，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全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

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爲公求少而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檛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

而還，以不及告。（置告[illegible]知訓以追之[illegible]不及也[illegible]知誥）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illegible]）家妓通候問於知訓，（[illegible]）知訓強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illegible]）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幬；（[illegible]）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illegible]）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illegible]）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illegible]）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illegible]）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illegible]）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illegible]）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illegible]）挺劍將出，（[illegible]）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illegible]）顧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illegible]）

（[illegible]）徐知誥在潤州，聞難，（[illegible]）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illegible]）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illegible]）瑾之殺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illegible]）宣諭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陵，（[illegible]）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illegible]）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illegible]）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illegible]）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梁兵從之，及中流，（[illegible]）鼓譟復進，（[illegible]）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

衆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濮河四寨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諭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爲茂州刺史玢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庾凝績奏徙格於合水鎮令茂州刺史顧承郾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謂承郾母曰戒汝子勿爲人報仇他日將歸罪於汝承郾從之凝績怒因公事抵承郾罪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邪郡王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

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網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

[illegible]

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illegible]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illegible]桑柘滿野國以富強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illegible]以為殷直軍判官[illegible]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illegible]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筯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illegible]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虔州險固吳軍攻之久不下[illegible]軍中大疫王祺病吳以鎮南節度使劉信為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illegible]譚全播求救於吳越閩楚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傳球為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將兵二萬攻信州[illegible]楚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雩都以救之[illegible]信州兵纔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啟關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為東南面應援招討使將兵[illegible]錢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illegible]　晉王遣間使持帛書會兵於吳吳人辭以虔州之難[illegible]　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illegible]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強讒間將興[illegible]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illegible]　泰寧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illegible]時嬖倖用事多求賂於萬進[illegible]萬進聞晉兵將出己酉遣使附于晉且求援[illegible]以兗州團練使劉鄩為兗州安撫制置使將兵討之[illegible]

[illegible]

甲子，蜀順德皇后殂。[illegible]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宋光葆、宋承蘊、田魯儔等為將軍及軍使，[illegible]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illegible]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illegible]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illegible]

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illegible]相持不戰。[illegible]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illegible]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illegible]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illegible]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illegible]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illegible]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illegible]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illegible]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兵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illegible]

吳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於古亭，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

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俱引歸。[illegible]

梅山蠻寇邵州，[illegible]楚將樊須擊走之。

九月壬午，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兼中書令王宗弼，蜀主許之。

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千級，不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illegible]徐溫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英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眾，[illegible]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牙內指揮使朱

景瑜與之似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飢窘踰年妻子在
外重圍既解打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
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冬
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
廟號高祖 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劉
信聞徐温之言大懼引兵還虔州先鋒始至虔兵
皆潰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吳以全播為右威衛將軍領
百勝節度使先是吳越王鏐常自虔州入貢至是道
絕始自海道出
登萊抵大梁
初吳徐温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
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
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温以其子知詢代徐知誥知
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
受命至金陵見温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
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
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
望温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

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
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
軍十里而舍 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
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
名 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
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
上瓌疑彥章與晉通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
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強寇壓吾門而逗遛
不戰可乎彥章曰強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
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
事去矣 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
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
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 審澄溫
裕亦騎將之良者也 丁未以朱珪為
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
指揮使以賞之 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
自相魚肉亡無日矣 賀瓌殘虐失士卒心
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 彼安得堅壁不動幸

而一與之戰，殆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
德威曰：梁人雖屯上將[illegible]其軍尚全，輕行徼利，
未見其福。[illegible]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
起師趣汴。[illegible]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辛酉，蔚
改明年元曰乾德。賀瓌聞晉王已西，[illegible]
[illegible]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
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illegible]
[illegible]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
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
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

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
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
[illegible]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illegible]王曰：前在河上恨
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illegible]公何怯也！顧李
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illegible]
[illegible]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
[illegible]謂其子曰：
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
都陷其陳，[illegible]衝蕩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

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
走趣濮陽。[illegible]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
旗幟，驚潰，[illegible]入幽州陳，幽州兵
亦擾亂，自相蹈藉，[illegible]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
[illegible]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
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
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illegible]
[illegible]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
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
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

紛紛而下，遂奪其山。[illegible]
[illegible]日向晡，[illegible]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
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illegible]
[illegible]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
騎兵已入濮陽，[illegible]山下惟步卒，[illegible]
[illegible]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
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illegible]若
復引退，必為所乘。[illegible]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
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
疑。[illegible]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

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illegible]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illegible]曰賊大將已遁[illegible]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illegible]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illegible]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illegible]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illegible]裝證之曾孫也[illegible]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illegible]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州刺史[illegible]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橈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度河矣[illegible]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illegible]是日從珂從王奪山[illegible]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illegible]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初契丹主之弟撒刺阿撥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illegible]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朞年而釋之撒刺阿撥帥其衆奔晉[illegible]晉王厚遇之養爲假子任爲刺史[illegible]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晉軍至德勝渡[illegible]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門次舍者[illegible]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illegible]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

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

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內教坊使嚴旭強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臘用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

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沈顏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

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

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力戰，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

蜀主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戍。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承諤、承勳、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

楚人攻荊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荊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六月，吳人敗吳越兵于沙山。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

傳瓘逆去追至山南復敗之 陳璋敗吳越于香溪 吳越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功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

初夜歸之徒

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 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

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 知詢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

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

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淺涸此天時也宜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

多殺何為遂引還 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

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

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

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

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楊郡公潯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 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眾請省其數

王怒曰孤為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眾道執筆逡巡不為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初唐滅高麗 天

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聚衆據開州稱王[illegible]號大封國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illegible]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illegible]瓚爲治嚴令行禁止[illegible]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illegible]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

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illegible]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illegible]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illegible]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illegible] 吳王及徐溫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illegible]鏐不從 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illegible]鏐雖受命竟不行[illegible]

[illegible]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爲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illegible]爲濛見殺張本惡烏路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六

均王下

貞明五年冬十月出濮為楚州團練使

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壖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經年城中危窘晉王方與梁人戰河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於晉晉王未之許處讓於軍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為出兵會鄩已拔兗州萬進乃止以處讓為行臺左驍衛將軍處讓滄州人也

十一月吳武寧節度使張崇寇安州　丁丑以劉鄩為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遇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冰渡河陷濮陽

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己酉蜀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弘志討之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衞鄉里從之

六年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蜀主釋之　吳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崇州人畏暴不法盧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知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廷式泉州人也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爲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槍效節都建及爲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行之自若三月王罷建及軍職以爲代州刺史　漢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主巖從之　夏四月乙亥以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琪珽之弟也性疎俊挾趙巖張漢傑之勢頗通賄賂蕭頃與琪同爲相頃謹密而陰久之有以攝官求仕改攝爲

奏[illegible]趙岩左右之[illegible]止罷爲太子少保。[illegible]帝大怒，欲流珙[illegible]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illegible]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illegible]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illegible]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illegible]

吳宣王重[illegible]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illegible]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illegible]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illegible]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illegible]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illegible]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illegible]

[illegible]徙溥兄濛爲舒州團練使。[illegible]己丑，吳宣王殂。[illegible]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illegible]尊母王氏曰太妃。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郎[illegible]同平章事，充永平節度使。[illegible]帝以秦寧節度使劉鄩爲[illegible]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illegible]使段凝攻同州。[illegible]閏月，庚申朔，[illegible]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illegible]

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illegible]華陽尉張士喬上疏諫，以爲非禮，[illegible]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以爲不可，乃削官，流黎州。[illegible]士喬感憤赴水死。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illegible]建及、慈州[illegible]史李存[illegible]將兵救之。乙卯[illegible]詔北巡以禮[illegible]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illegible]大學士，位在[illegible]上。昭無文學，以便佞[illegible]出入宮禁，

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貴之以營居梁蜀主
之玩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
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
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
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梁人素
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
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
自是不敢輕出
晉人營于朝邑河中事梁久

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
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
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
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
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
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悉眾
出戰大敗收餘眾退保羅文寨又
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
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
又破之殺獲甚眾

存審等移檄
渝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
河中兵進攻崇州靜勝節度使溫
昭圖甚懼帝使供奉
官竇維說之曰公所有者華原美原兩縣耳
雖名節度
實一鎮將比之雄藩豈可同日語也公有意欲之
乎昭圖曰然維曰當為公圖之即教昭圖表求

移鎮帝以汝州防禦使華溫琪權知靜勝留後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為山南節
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
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
為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
入良原丁酉
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
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
岐兵于箭筈嶺

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趙王鎔自恃累世鎮成德，得趙人心，生長富貴，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多事嬉遊，不親政事，事皆仰成於僚佐，深居府第，權移左右，行軍司馬李藹、宦者李弘規用事於中外，宦者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初，劉仁恭使牙將張文禮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詣幽州省其父，文禮於後據城作亂，滄人討之，奔鎮州。文禮好誇誕，自言知兵，趙王鎔奇之，養以為子，更名德明，悉以軍事委之。德明將行營兵從晉王。鎔晚年好事佛及求僊，專講佛經，受符籙，廣齋醮，合煉仙丹，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登山臨水，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常不下萬人，往來供頓，軍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鶻營莊，石希蒙勸王復之它所。宦者李弘規言於王曰：「今晉王夾河血戰，櫛風沐雨，親冒矢石，而王專以供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為變，閉關相距，將若之何？」王將歸，希蒙密言於王曰：「弘規妄生猜間，出不遜語以劫脅王，專欲誇大於外，長威福耳。」王遂留信宿，無歸志。

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擐甲拔刃，詣帳前白王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且聞欲陰謀為逆，請誅之以謝眾。」王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首，訴於前。王怒且懼，亟歸府。是夕，遣其長子副大使昭祚與王德明將兵圍弘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連坐者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

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籍，徐溫曰：「吾既任公，不

復命其子(時李鄴按狀)梁獎之、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為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 吳越王鏐遣使為其子傳璙求昏於楚楚王殷許之

德元年(是年五月改元)

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為妃無寵(蜀主王建廟號高祖)及韋妃入宮尤見疏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為婕妤累加元妃 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 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為常

甲戌徙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為匡國節度使鎮許昌昭圖素事趙巖故得名藩

蜀主吳王各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

[illegible]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illegible]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illegible]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illegible]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illegible]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illegible]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吳改元順義。趙王既殺李弘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illegible]既得大權，鄉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衆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坑爾曹。吾念爾曹無罪并命，[illegible]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柰何？衆皆感泣。[illegible]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相與飲酒而謀之。[illegible]酒酣，[illegible]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illegible]今夕富貴決矣！即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illegible]二人斷其首而出，[illegible]因焚府第，軍校張友[illegible]

帥衆詣德明，請爲留後。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

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于錢唐；鏐亦歸吳將李濤于廣陵。徐溫以濤爲右雄武統軍，以鎰爲鎮海節度副使。

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爲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節度判官盧質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趣大梁。詔陝州留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友能至陳留，兵敗，走還陳州，諸軍圍之。

五月丙戌朔，改元。

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俟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丁亥，卒。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二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來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渡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強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

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史言趙張處不及晉遣以滅亡家）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塞上所獲者通契丹之書，河津所獲者通梁之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文禮慚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張文禮蓋自置鎮趙都督府）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訴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晉趙同盟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二年）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劍自刎，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illegible]，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illegible]，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秘不發喪，[illegible]

[illegible]九日，晉兵渡滹沱，圍鎮州，[illegible]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illegible]史建瑭中流矢卒。[illegible]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偽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陷河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於陘邑，以遺處直曰：「是兒有貴相。」使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illegible]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illegible]。處直以都為節度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晉王將討張文禮，處直以平日鎮、定相為脣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御梁寇，宜且赦文禮。晉王答以文禮弑君，[illegible]不

可亟々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召令犯塞務以解鎮州之圍其將佐多諫不聽郁素疾都冀得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及將佐之為處直腹心者都自為留後具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

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之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徵為右雄武大將軍

十一月癸亥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晉兵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眾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

思同帥府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狼山在定州西北二百里…）[illegible]

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行，下孟翻）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眾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illegible]

是歲，漢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illegible]

辰溆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壬午朔，王郁省王處直於西第，處直奮拳毆其胸，[illegible]曰：「逆賊，我何負於汝！」既無兵刃，將噬其鼻，郁掣袂獲免。未幾，處直憂憤而卒。[illegible]

甲午，晉王至新城南，[illegible]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illegible]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illegible]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眾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之來，本為王都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illegible]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illegible]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illegible]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強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眾平定山東，[illegible]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illegible]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illegible]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眾。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illegible]敗兵至，契丹舉眾退保望都。[illegible]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illegible]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illegible]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illegible]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illegible]

雪，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還，從宣翻。）晉王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騎自他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嬀、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眾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以絕其出入，晝夜急

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蜀主好為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嘑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

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為北面招討使，以代寶。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箙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

[illegible]劍流血不止[illegible]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
酒肉者累日[illegible]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
圜[illegible]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
昭之死圜三原人也[illegible]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
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命嗣昭諸
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牙兵數千
自行營擁喪歸潞州[illegible]晉王遣母弟存渥馳騎追
諭之兄弟俱忿欲殺存渥[illegible]
[illegible]
存渥逃歸嗣昭七子繼儔繼宣繼韜繼遠繼忠繼能繼

襲繼遠[illegible]繼儔爲澤州刺史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囚之從
因繼儔於別室詐令士卒劫己爲留後繼韜陽讓以
事白晉王晉王以用兵方殷[illegible]
不得已改昭義軍曰安義以繼韜爲留後[illegible]
[illegible]
疽發於背甲戌卒 漢主巖用術者言遊梅口鎮避
災其地近閩之西鄙[illegible]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
巖遁逃僅免[illegible]存進至鎮州營于東

[illegible]夾呼沱水爲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
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專事掊斂
[illegible]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illegible]八
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
襲之詰旦登城[illegible]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
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澶州之西相
州之南皆爲梁有[illegible]

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爲衛州刺
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
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
兵亦向鎮州城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
狽引十餘人鬭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
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illegible]
[illegible]晉王以蕃漢[illegible]

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縋[illegible]比必[illegible]）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翥章恕翻磔[illegible]）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illegible]）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illegible]）乃以爲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illegible]）

加李存審兼侍中　十一月戊寅晉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如子姪之禮（[illegible]）晉王聞其喪不食者累日命河東留守判官何瓚代知河東軍府事（[illegible]）　十二月晉王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鎮州稅多逋及晉王以護司錄濟陰趙季良（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士司兵司功等諸曹所謂判司也濟陰漢郡名隋置濟陰縣唐帶曹州濟子禮翻）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大封王躬乂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帥所類翻）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徐兢高麗圖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爲君長後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事請命于明宗乃拜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按徐兢宣和之間使高麗進圖經紀載疏略因其人[illegible]是知建得國於高氏之後不知建實殺躬乂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illegible]

[illegible]食邑[illegible]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一 [illegible]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上 [illegible]

同光元年 [illegible] 春二月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 [illegible] 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 [illegible] 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為之王即命革程行臺左右丞相 [illegible] 以質為禮部尚書

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 [illegible] 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 [illegible] 惟不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 [illegible] 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 [illegible]

[illegible] 雖受晉王命為安義留後終不自安 [illegible] 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 [illegible] 終為晉所并耳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illegible]張居翰 [illegible] 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 [illegible] 琢蒙說繼韜曰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亦[illegible]繼韜自託於梁繼

韜乃使繼遷詣大梁，請以澤潞為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更，工衡翻），以繼韜為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子為質（質，音致）。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余事故使踰二紀（[illegible]），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illegible]），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illegible]），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為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illegible]）。

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illegible]），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己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illegible]）。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illegible]），國號大唐，大赦，改元（[illegible]）。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illegible]）。以豆盧革為門下侍郎，盧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illegible]），盧質、馮道為翰林學士，張憲為工部侍郎、租庸使（[illegible]），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為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illegible]）。詔（[illegible]）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妒忌，太后為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illegible]），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illegible]）。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歔，音虛；欷，音希）。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它能，上以其衣冠之緒（[illegible]），霸府元僚，故用之（[illegible]）。初，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illegible]），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illegible]），乃薦張居翰為樞密使（[illegible]），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illegible]）。居翰和

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効，應為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illegible]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illegible]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為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候孟知祥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為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皇子繼岌為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illegible]

[illegible]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illegible]閏月，追尊皇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illegible]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illegible]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illegible]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

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illegible]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illegible]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illegible]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illegible]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慚，[illegible]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

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illegible]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illegible]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illegible]帝大喜

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
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
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
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
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先帝
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
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
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
可救也梁主
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
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
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
突宜謹備之
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
又遣使遺吳王書告以已克鄆州請
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
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為
援何以拒之溫乃止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
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
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

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
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
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
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
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
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
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
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
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
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為筏載兵械
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
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
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
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
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眾攻楊
劉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亘河津以絕
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
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

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

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乙卯，罷侍中魏王宗奭。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

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團，圜之弟，帝之從姊壻也，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團訴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梟獍，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我取裴約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

未至，城已陷，約死，帝深惜之。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訩訩，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庚寅，帝引兵屯朝城。宋

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

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畜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爲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爲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

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粟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

衍（[illegible]）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
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illegible]）帝深以爲憂召諸
將會議宣徽使（[illegible]）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
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
陽於梁（[illegible]）與之約和以
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完更（[illegible]）圖後舉帝不悅
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
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illegible]）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
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

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
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
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illegible]）日夜
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
我南鄙又決河自固（[illegible]）謂我猝
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illegible]）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
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
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illegible]）
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illegible]）
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

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
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
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
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
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
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illegible]）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
鋒於遞坊鎮（[illegible]）獲將士三百人
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illegible]）

（[illegible]）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
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己巳命將士悉遣其
家歸興唐（[illegible]）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
之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
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
而焚之（史言帝有剛勝之策[illegible]）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
正言同守東京（[illegible]）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
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
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illegible]）追至中都圍其城城
無守備少頃（[illegible]）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

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鬭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向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鄉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

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群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

陛下如郎君，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

梁主登建國樓，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才，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

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

此輩全無心肝

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眾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為萊州司戶，蕭頃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敖之孫；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偽梁要人趙

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弃母，負恩背國〔撒剌阿撥[illegible]〕，宜與嚴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illegible]〕，射帝，中馬鞍〔[illegible]〕；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以爲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

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illegible]〕，恩寵隆異。己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illegible]〕，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illegible]〕。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illegible]〕正。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

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乙酉〔[illegible]〕，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illegible]〕，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illegible]〕。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illegible]〕。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爲東

京留守、同平章事〔[illegible]〕。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illegible]〕，上本道將吏籍〔[illegible]〕。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illegible]〕，欲自入朝，梁〔[illegible]〕大丈夫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illegible]〕！季興不從。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illegible]〕

今將柰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將得中原志氣
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卑辭厚禮保境
息民以待之耳 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帝易其書
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
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 吳人有告
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
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爲壽州團練使
以泰章爲饒州刺史徐溫
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 皆不對或問泰
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三

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
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況刺
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誥欲以法繩諸
將請收泰章治罪 徐溫曰吾是泄泰章已死於張
顥之手 事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二年 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
知誥爲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 彗星見輿鬼
長丈餘 蜀司天監言
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以禳之

關楊奏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
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
於道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
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
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
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
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
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
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 帝失色羣優
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

通鑑二百七十三 二十六

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
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柰何毀其
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
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
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
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
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 亦
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
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
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 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

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illegible]），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謙常以兄事之（[illegible]）。

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illegible]）。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帝與之宴，寵錫無算。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illegible]）。

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廢北都，復為成德軍（[illegible]）。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遍，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戊申，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官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illegible]）。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從之，人頗咨怨。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illegible]），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為宣武軍汴州，以宋州為宣武軍，詔更名歸德軍（[illegible]）。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illegible]）。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皆為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為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直，自梁未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豆盧革為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illegible]）。丁巳，以光胤為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說，岫之子也（[illegible]）。光胤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illegible]），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租庸（[illegible]）謙畏（[illegible]）公正（[illegible]）使務（[illegible]）

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illegible]
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illegible]
己未加張全義守尚書令高季興守中書令時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從容問曰 從千容翻 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 辛酉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為西京京兆府 [illegible]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左丞相 壬申詔以汴州宮苑為行宮 以耀州為順義軍延州為彰武軍鄧州為威勝軍晉州為建雄軍安州為安遠軍 [illegible] 自餘藩鎮皆復唐舊名 [illegible] 庚辰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 [illegible] 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 [illegible] 從

之 [illegible] 繼韜聞上滅梁憂懼不知所為欲北走契丹會有詔書 [illegible] 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 [illegible] 主上於公季父也 [illegible] 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為之言曰 [illegible] 繼韜初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帝泣請其死 [illegible] 以其先人為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為之言 [illegible] 及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 [illegible] 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 [illegible] 皇弟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 [illegible] 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上不許 [illegible] 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天子復遣己撫安之事泄 [illegible] 貶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 [illegible] 李繼遠於上黨以 [illegible] 繼達充軍城巡檢召權知軍州事 [illegible] 李繼儔 [illegible] 詣闕 [illegible] 之室料簡奴妾 [illegible] 搜其貨財不時即路 [illegible] 繼達怒曰吾家兄弟父

承[illegible]死者四人[illegible]大[illegible]之情[illegible]貪淫如此吾誠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岌衰服詣魏王下百騎坐戟門呼曰[illegible]誰與吾反者因攻晉宅[illegible]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開東門歸私第[illegible]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自剄[illegible]

甲申吳王復遣司農卿洛陽[illegible]可求援料帝所問教坊應對既至晉[illegible]

唐主荒于游畋嗇財拒諫內外[illegible]洛陽帝在右尚食無厭[illegible]帝欲留李與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illegible]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illegible]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illegible]過襄州[illegible]中夜斬關而去[illegible]

[illegible]

憂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上舉天下大定[illegible]遣使追之不及[illegible]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illegible]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illegible]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八月壬午起寫甲申徹卷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 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二

（起閼逢涒灘，盡柔兆閹茂三月，凡二年有奇。）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illegible]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illegible]

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illegible]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illegible]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illegible]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illegible]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召之。謙彌失望。[illegible]

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illegible]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illegible]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illegible]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illegible]加繼曮中書令，遣還。[illegible]

敕內官不應居外，[illegible]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illegible]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illegible]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illegible]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illegible]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illegible]岐王益懼，表請行臣之禮。優詔不許。[illegible]

孔謙惡張憲之來，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illegible]

司辦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衆人輔之，猶愈於專委方面也。」乃為之言於崇韜，[illegible]崇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王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illegible]

李存審奏契丹去，得新州。[illegible]戊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並隸租庸使。[illegible]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illegible]

太后至，庚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illegible]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illegible]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illegible]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illegible]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illegible]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illegible]

[illegible]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illegible]

[illegible]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illegible]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illegible]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illegible]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illegible]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illegible]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illegible]

河中節度使李繼麟

請榷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illegible]己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榷鹽使。辛巳，進岐王爵為秦王，[illegible]仍不名，不拜。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句使，[illegible]句三司財賦，以紹宏為之，冀以慰其意，而紹宏終不悅，[illegible]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illegible]

崇韜[illegible]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主，旦

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倖求多所摧抑
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扞之
以制之不能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
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雁門豈其枝派邪
崇韜因以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
世耳
華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
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
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
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
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
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
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
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
而有正妃韓夫人在
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
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
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
能為患矣崇韜從之
百官共奏劉夫人宜

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
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販鬻之
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
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
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
一
詔蔡州刺史朱勍浚
三月己亥朔
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
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
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聽
乙巳
鎮州言契丹將犯塞
詔橫海節度使李紹
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
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
州人也
丙午加高季興尚書令進封南平
王
李存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
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益甚
屢表
求入覲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
覲龍
乃許之初帝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

不盡其技[illegible]
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奮僅仆帝而止
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
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illegible]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illegible]
勳舊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
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自唐末喪亂[illegible]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illegible]
遂亂昭穆[illegible]至有
舅叔拜甥姪者[illegible]選人偽濫者衆郭崇韜

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illegible]時
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illegible]注官者纔
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illegible]
或餒死逆旅　唐室諸陵先為溫韜所發[illegible]
[illegible]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為長安按視諸陵使
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　夏四月己
巳朔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illegible]
[illegible]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
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
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

從[illegible]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
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illegible]
[illegible]蜀主乃以光葆為梓
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illegible]　乙亥加楚
王殷兼尚書令　庚辰賜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
李紹真[illegible]　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遣
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　初安義牙將楊
立有寵於李繼韜[illegible]繼韜誅[illegible]
[illegible]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衆
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illegible]今朝廷

驅我曹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
場不若據城自守[illegible]事成富貴不成為羣盜耳因聚衆攻
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
棄城走立自稱留後[illegible]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
度使李嗣源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部署
[illegible]帳前指揮
使張廷蘊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illegible]孔謙貸民錢
使以賤估償絲[illegible]屢檄州縣
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

[illegible]伶官誅斂結怨於人[illegible]陛下革故鼎新[illegible]
[illegible]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
[illegible]從之也[illegible]今春霜害稼繭絲甚薄但輸正稅
[illegible]流移況益以稱貸[illegible]人何以堪臣惟事天
[illegible]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illegible]
[illegible]卑辭明命帝不報　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
上[illegible]閩人擊之漢主敗走　初胡柳
[illegible]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
之[illegible]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illegible]
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illegible]所以得生全
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illegible]
[illegible]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
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定
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
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
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illegible]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illegible]五月壬
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
不償歎[illegible]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
為[illegible]僭竊者尚多[illegible]
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
[illegible]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
[illegible]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illegible]之國潛以
[illegible]且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
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
[illegible]使[illegible]京畿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遣李嚴
[illegible]
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
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
謂之入草物[illegible]嚴還以
[illegible]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illegible]嚴因言於帝曰
[illegible]昵比小人[illegible]

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
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
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
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　帝以潞州叛故
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隍悉毀防城之具
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
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
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

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
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
爾父起家如此也　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
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
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
多為所掠　壬戌以李繼曮為鳳翔節度使嗣李茂貞帥岐
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瓜沙
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
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隕

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
城而上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
明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
不悅　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
子磔楊立及其黨於鎮國橋　潞州城池高深帝
命夷之　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
節度使同平章事
留宿衛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
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
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為汝求婚

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
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比起顧
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
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
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　秋
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
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癸卯表辭職帝怒以為
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為
曹濮患　甲辰命右監門

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illegible]）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契丹恃其強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illegible]）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掎其後，（[illegible]）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illegible]）

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匡遠軍使王宗鍔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illegible]）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illegible]）景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illegible]）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illegible]）

帝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illegible]）

癸卯，帝獵于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於叢薄，（[illegible]）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illegible]）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illegible]）

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illegible]）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侃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侃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侃欲殺我輩，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其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illegible]）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規程。」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illegible]）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illegible]）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乃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廷近事。（[illegible]）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illegible]）雖有此

敕竟不行史言鐵敕嚴急但既趣辭竟不奉敕而行 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 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 徐溫自金陵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考異曰蜀錄七月戊午蜀主發 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癸卯帝帥親軍獵于伊闕伊闕在洛陽南 命從官拜梁太祖 涉歷山險 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眾 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 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丁巳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勝衣者即拜官寵冠列藩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事見二百七十卷 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 及再為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illegible] 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衞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鄆州，禦契丹。[illegible] 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illegible] 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彊之，[illegible] 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illegible] 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illegible] 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illegible] 然卒行之。[illegible] 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illegible]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illegible] 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illegible] 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illegible]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illegible] 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眾皆不平。[illegible]

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illegible]

癸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 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 是歲，蜀主徙普王宗仁為衞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為趙王，榮王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鼎為魯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使。[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 丙申，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illegible] 竟以用度不足而止。[illegible]

契丹寇幽州。 庚子，帝發洛陽；庚戌，至興唐。[illegible] 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illegible]

初，李嗣源北征，（謂去年北征[illegible]）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往嗣源軍中取細鎧）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illegible] 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illegible] 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

何瓚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廢從此之

憾私於崇韜曰公天資本

大祥莫大焉

二月甲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為盧龍節度使

丙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

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洛給

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

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

崇韜辭曰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

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

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

時贊聖謨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

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且汴州關東衝要

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它

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上曰深知卿忠

盡然卿為朕畫策襲取汶陽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

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今朕貴為

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韜固辭不已上

乃從之庚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漢主聞帝

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強弱

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

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帝性剛好

陛下入洛之後

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奏以為

北京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

兵大鎮軍政在吾安得為其子奏請乃

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

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

辛丑嗣源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

位望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

皇家子弟皆不及也

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己酉帝發興唐自德

濟河陰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為樂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

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咒者攘

宦者曰臣昔逮事道乾

侍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載以牛車累累盈路。……千餘人……

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帝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帝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慚懼而卒。

庚寅……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太后自與太妃別……太妃既別太后戚戚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帝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丁酉北都奏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寬譬不離左右太后自是得疾又欲自往會太妃葬帝力諫而止。

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

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為嗣。

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帝不許。壬寅，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八月，癸未，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強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伉，惡之，遣婢訴於皇后，后與伶宦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徒，道路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為誰，宦官對曰屬河南。帝怒，下貫獄。獄吏搒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帝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帝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冤之。

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

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

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望隆重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卿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

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自

六月甲午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大軍西行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

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強盛雄視鄰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

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薊州人也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己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

由是官行從公但之處。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弃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眾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趨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

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以州兵及所募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首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承休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行且戰，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眾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鎖，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

路陷敗[illegible]三州遣使詣魏王降　郭崇韜遣王宗弼[illegible]利害[illegible]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芀[illegible]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illegible]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欵於唐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三[illegible]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于七里亭[illegible]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illegible]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illegible]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illegible]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illegible]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弃城奔閬州[illegible]遣使詣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illegible]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illegible]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illegible]使親吏於義興

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浩扶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illegible]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illegible]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illegible]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illegible]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illegible]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illegible]乃與嚴乘馬浮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illegible]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illegible]居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illegible]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illegible]公首建伐蜀之策[illegible]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illegible]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illegible]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illegible]遣兵部侍郎歐陽彬[illegible]奉

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illegible]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illegible]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宮[illegible]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illegible]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illegible]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illegible]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索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illegible]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illegible]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illegible]

[illegible]得節度十、[illegible]州六十四[illegible]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illegible]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illegible]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illegible]曰是老夫之過也[illegible]梁震曰不足憂也[illegible]得蜀益驕亡無日矣[illegible]安不[illegible]為吾福[illegible]

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巳營衡麓之間為菟裘之地[illegible]頗上印綬以保餘齡[illegible]上優詔慰諭之。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illegible]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樕相從[illegible]反咕囁於郭公之門[illegible]謀相傾吾為都將[illegible]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解其軍職[illegible]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illegible]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易晉有文武才宜表為帥[illegible]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illegible]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illegible]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illegible]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illegible]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illegible]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illegible]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illegible]今又使蜀人請己為帥[illegible]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

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illegible]豈肯弃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illegible]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illegible]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illegible]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靳之[illegible]士卒怨怒夜縱火諠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己巳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之罪[illegible]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illegible]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illegible]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illegible]等將兵二萬討之[illegible]

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illegible]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illegible]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illegible]二千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丙子以知北都留[illegible]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illegible]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illegible]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illegible]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illegible]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illegible]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貪[illegible]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illegible]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illegible]

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illegible]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illegible]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illegible]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illegible]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illegible]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採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餓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illegible]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

辛巳，宿渾泊；壬午，宿☐☐；癸未，☐☐☐。時大雪，吏☐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飢乏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龑。

長和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淳求昏于漢，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

成德節度使李嗣源入朝。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甚厚。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群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丁酉，詔蜀朝所署官三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勸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庚子，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為彰武留後。

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人以虛實。」乃止。

辛亥，立皇弟存美為邕王，存霸為永王，存禮為薛王，存渥為申王，存乂為睦王，存確為通王，存紀為雅王。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群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官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

也。王上寵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己為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還，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他物稱是；延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它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
繼曮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河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
功帝待之厚宦者伶官求匃無厭
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閱兵遣其子令德
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
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強於蜀
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
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

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
讒人獲罪矣
癸亥繼麟入朝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
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
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
發 彼無釁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
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
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跡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
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
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

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
信 外人猶未之知都統
推官滏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
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
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
登樓去梯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
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奔竄獨掌書記滏
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
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魏王通謁李廷安獻
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帝

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
故任
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
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
閩人破陳本斬之 契丹
主擊女真及勃海
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
說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惋

群議紛然帝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
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者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
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言辭怨望
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
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
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
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
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
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忠
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
思同誅令錫於許州
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
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
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
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
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
也紹奇亦為之慚 友謙舊將史武等七
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為
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

禍 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
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
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 嗣源曰吾心不負
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
時伶宦用事勳舊人不自
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
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
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
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
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 甲
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
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己
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 魏
博指揮使楊仁晸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
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
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
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
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
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
言何往 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

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 楊仁晸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晸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 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逾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 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 安知不更為

富貴之資乎仁晸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 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逾垣而走暉追及執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 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 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 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

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 請僕射帥眾乘城 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 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 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 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 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 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 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

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 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 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 慰諭而遣之 眾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 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甲午以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丙申史彥瓊至洛陽

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
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
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己所善者帝疑
之乃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
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
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鄴都之
璋公從欲呫囁誰門乎瑱
繼岌速遇救使
已伏誅令將兵入遂州誅朱令德
十八
後軍在魏城
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
驚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
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
至於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
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
行及我矣冤哉天乎李紹琛所將多河中兵
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
我

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
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
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
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
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眾至
五萬戊戌李繼曮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
印與之促令詣闕
已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
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步騎
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廷安追討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
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
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辛丑任
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
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
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

敢倚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詔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得罪，存乂又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先是，……諸節度使皆留京師，但食其俸。戊申，始命護國節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

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憂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不得還。

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

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邢州言綏錄軍亂，剽州城。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紿之曰：吾奉詔召孟郎，……

郎公苦綏兵自當行蜀既至成都勸而知祥爲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

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

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

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

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illegible]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illegible]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illegible]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illegible]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illegible]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illegible]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虢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中都指揮使千乘侯弘實以肇為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弘實副之[illegible]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illegible]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illegible]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illegible]由是嗣源兵稍振[illegible]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illegible]上章待罪[illegible]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illegible]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illegible]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illegible]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illegible]自魏縣南趣相州[illegible]遇馬坊使康福[illegible]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illegible]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illegible]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illegible]符習懼引兵[illegible]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illegible]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嗣源謀殺其元從[illegible]權知

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illegible] 晏，登州人也。

[illegible] 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illegible]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illegible] 軍士流言益甚。宰相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illegible] 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illegible] 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於屏風後聽之，[illegible] 須臾，出妝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illegible]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illegible] 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illegible] 吾亦不能至父所，[illegible] 請復還宿衛。」[illegible] 乃釋之。[illegible] 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illegible] 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illegible] 大梁，天下之要會也，[illegible] 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illegible] 如此始可自全。」[illegible] 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則死。」[illegible] 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illegible] 泰寧節度使李紹欽、[illegible] 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illegible] 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illegible] 嗣源皆遣使召之。[illegible] 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illegible] 嗣源家在真定，[illegible] 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illegible] 建立，遼州人也。[illegible] 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盂縣趣鎮州，[illegible] 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

在衛州，謀自白皋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從珂為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鷂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乙亥，帝發洛陽。丁

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留後傳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強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皋，遇山東上供綃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

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汴，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他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眾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

亡奔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罌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事若不測，吾身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啼，謂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

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西軍未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四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下

天成元年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

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

爲請保閒以爲保節又何罪也使從其

朱守殷以待魏王

給太宜豐倉

淑妃德

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爲國家捍禦北方耳是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爲人所執折其足送洛陽

存霸師衆千人弃鎮奔晉陽

卯魏王以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又謀保據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監兵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親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定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

[illegible]嗣源乃許之甲

[illegible]下令補數百官擁

[illegible]餘人宜敎使選其美

[illegible]以奚用此爲對曰宮中

[illegible]故事

[illegible]監[illegible]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

[illegible]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

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

[illegible]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

鎭州別駕張延朗爲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

[illegible]性纖巧善事權貴

[illegible]引之監國令所在訪

[illegible]王[illegible]或密告安重誨

[illegible]監國與諸王宜早

[illegible]以安人心殿下[illegible]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

[illegible]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

[illegible]存[illegible]與行遲私通存渥

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

[illegible]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

[illegible]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爲山

[illegible]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

[illegible]之軍士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

[illegible]晉陽[illegible]及莊宗幼

[illegible]不知所終惟邕

[illegible]

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

重[illegible]可求深[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爲荊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

興使上書記[illegible]

[illegible]光[illegible]亂離之後頼

[illegible]季興大治

戰[illegible]欲攻楚[illegible]

公休兵息民始有生意若又[illegible]它國兼吾

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

[illegible]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

[illegible]紹榮瞋目直視曰[illegible]先帝何負於爾遂

斬之[illegible]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監國恐征蜀[illegible]
[illegible]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illegible]
後[illegible]
[illegible]李紹[illegible]孔循[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紹宏請復姓[illegible]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illegible]
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illegible]皆罷[illegible]
租庸使及內勾司，依舊[illegible]鹽
[illegible]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

[illegible]
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
[illegible]命諸道盡殺之。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

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
東行以救[illegible]。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
籛已斷浮梁；[illegible]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
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illegible]於[illegible]，命僕夫李環
縊[illegible]
任圜代將其眾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
撫之，軍士皆無異言。[illegible]先是監國命所親

[illegible]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illegible]
[illegible]過華州[illegible]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
敷過華州，沖殺之，[illegible]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
從襲。[illegible]彥鎔泣訴於
安重誨，重誨遣[illegible]監國入洛，內
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illegible]節度使李紹
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illegible]安重誨謂紹
真曰：溫韜、段凝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illegible]冀安萬
國，[illegible]為公報仇邪？[illegible]紹真
[illegible]辛丑，監國教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為

温韜段凝……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爲樞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

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 ……問左右何謂

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讎……

繼昭宗後故稱唐

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

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 獻祖以吾宗屬愛吾如子

又事武皇垂三十年

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

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

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 令執政更議 吏部尚

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

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 吾曹爲

人臣者能自安乎 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

柩前即位之禮 衆從之 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

斬衰於柩前即位 百官縞素 既而御袞冕

受册 百官吉服稱賀

戊申敕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 有司

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

河閩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 明宗命撫之 各

令…… 甲寅

大赦 改元……

量留後宮百人 宦官三十人 教坊

百人 鷹坊二十人 御廚五十人 自餘任從所適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 分遣諸軍就食近畿

以省饋運 除夜稅 省……

……防禦團練使……節度使……奏

毋得斂百姓 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選人先遭塗

毀文書者 令三銓止除詐

僞 餘復舊規

丙辰 以太子賓客鄭珏 工部尚書

任圜並同平章事 圜仍判三司

……

六軍衛士皆足朝綱粗立以天
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武寧節度
使 許州刺史李紹瓊
節度使李紹奇洺州刺史李
復姓名爲霍彥威房知溫王晏
球許之
從簡陳州人也安球
本王氏子爲杜氏 故請復姓王 丁巳初令
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

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
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
功於晉陽 壬戌以金全爲
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丙寅趙在禮請帝幸鄴都
戊辰以在禮爲義成節度使 以軍情未安不赴鎮
李彥超入朝帝曰河東無虞
爾之力也 庚午以
爲建雄留後 甲戌加王延翰同
平章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
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

實事陛下得典樞密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
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
選文學之臣與臣共事以備應對乃置
端明殿學士 乙亥以翰
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

友謙官爵 兩家貲財田宅前籍沒者皆
歸之 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
以襄陽要地不可乏帥 固辭
許之 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
人戍瓦橋 六月丁酉出城 作亂
殺權知州 高
逖 都指揮使 州刺史 曰
汝欲吾爲帥 當用吾命禁止焚掠衆從之 己亥
以甲於室 射入 明日唱名者 數人而
已 張諫等四人 張諫 帥衆大 於

彥饒勒兵誅其衆四百人，軍州帖然。即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聞。庚子，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為亂者三千家，悉誅之。彥饒，彥超之弟也。

蜀百官至洛，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以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鍇等為諸州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辛丑，滑州都指揮使于可洪等縱火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

乙巳，敕：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甲申，以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李繼曮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帝為之誅柴重厚。

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殿直馬延誤衝前導，安重誨恃恩驕橫，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

秋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于可洪與魏博戍將互相奏云作亂，帝遣使按驗，得實。辛酉，斬可洪於都市，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劍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

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

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

帝遣供奉官姚坤

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亂兵所以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勅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又言：朝定我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突欲侍側曰：……人……而奪之，可乎？……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強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游畋，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于雍陵，

廟號莊宗。丁丑，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謀作亂，已討擒之。己卯，罷彰聖……於應州。……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帝前，或時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眾論喧騰。說以孫為子奏官，又選人王傪賂除近官。……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為諫議大夫，革說覆之，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鄰家井，取宿藏物。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溆州刺史。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為散騎常侍。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

帝並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illegible]

癸未再貶豆盧革費州司戶韋說夷州司戶甲申革流陵州說流合州[illegible]

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illegible]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眾發夫餘城

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食[illegible]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王公儼既殺楊希望[illegible]欲邀節鉞揚言符習為治嚴急軍府眾情不願其還[illegible]習還至齊州公儼拒之習不敢前[illegible]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己為帥[illegible]詔除登州刺史公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留帝乃徙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為平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illegible]公儼懼乙未

赴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擒之并其族黨悉斬之[illegible]

又使北[illegible]其子[illegible]將[illegible]兵[illegible]告其變汝陰[illegible]

[illegible]曰吾若用五[illegible]為[illegible]用吾為[illegible]取吳[illegible]耳[illegible]宴于幽州[illegible]

九月壬戌[illegible]州防禦使安[illegible]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癸酉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復姓趙[illegible]從之仍賜名德鈞德鈞養子延壽本蓨令劉邟之子也[illegible]尚帝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蒙寵任

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illegible]至西樓[illegible]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illegible]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

皇王尊述律后爲天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illegible]爲天皇王后[illegible]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illegible]母揚眉視之輒懼而避非復召不敢見也[illegible]以韓延徽爲政事令[illegible]遣其臣[illegible]來告哀[illegible]冬十月甲申朔初[illegible]春冬衣[illegible]昭武節度使同平章事[illegible]驕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illegible]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illegible]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illegible]

[illegible]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illegible]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爲節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爲昭義節度使[illegible]璋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illegible]久之乃肯受代

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illegible]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illegible]以易代之後無復嫌忌[illegible]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illegible]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illegible]五百[illegible]以金銀繒帛充[illegible]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illegible]太僕[illegible]運使[illegible]孟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illegible]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illegible]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illegible]陰欲圖之[illegible]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illegible]自請爲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爲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爲東川副使[illegible]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啟滅蜀之謀[illegible]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illegible]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之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誡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睹敕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紙軸錢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矣

閩王延翰驕淫殘暴自兄卒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兵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眾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弒先王告諭吏民斬于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癸巳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趙季良等運蜀金帛十億至洛陽時朝

遷之賴此以濟　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　孟知祥聞李嚴之來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趣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嚴聞之不以為意　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豆盧革韋說既得罪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為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上曰

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

術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illegible]……曰善……[illegible]老兄再下……而色變……庚午，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繫囚。……孟知祥禮遇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曰：「公前……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眾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人也，為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優賞，……至已誅之。……乃入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鹿頭關，聞嚴死，奔還。……來弘昭在東川，……聞，以家屬歸洛，會有軍事……入奏。弘昭……得免。

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聞之，不悅。……己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吳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吳王優詔不問，知誥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帝以襲州刺史烏震三將兵追張……入幽……二月戊

□同為河北道副招討，領寧國節度使，……代……節度使……平章事房知溫歸兗州，……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衞副使，……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族誅之。……高季興既得三州，請……刺史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為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

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三月甲寅，以李敬周為武信留後。……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由其下所制。……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闕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晊部之，……戍盧臺軍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不次擢烏震為副招討使，……房知溫……來代己。……

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溫及諸道
先鋒馬軍都指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傳於東寨
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
安審通脫身走
擐甲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上馬
執其轡曰公當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溫
給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
事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
兵徐踵其後部伍甚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
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盡餘

發審通已焚之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
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光還至濮
門發滑州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 帝遣
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撫孟知祥及吏民
甲戌至成都 劉訓兵至荊
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
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夏四月庚勅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
勅至指揮之

門凡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窯悉斬之永濟
渠為之變赤 朝廷以知溫首亂欲安反仄癸巳
加知溫兼侍中 范延光內指揮使文水
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
鳳翔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
丙申至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
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
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 李昊歸
蜀 知祥以為觀察推官 江陵卑濕

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癸
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察攻戰之宜 五月
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琅邪王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
興不遜丙辰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丁卯又遣
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餉糧於行營竟不能得
人以奉詔 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
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
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 高氏事

史073-352

洛陽去江陵不遠（舊志洛陽至江陵［illegible］）唐人步騎襲之甚易［illegible］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illegible］）

任圜性剛直且恃與帝有舊（［illegible］）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illegible］）安重誨請從內出（［illegible］）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illegible］）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illegible］）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illegible］）卒從重誨議（［illegible］）圜因求罷三司（［illegible］）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illegible］）鵠魏州人也

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溫輦請立太子

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己丑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司

壬辰以［illegible］劉訓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丙申封楚王殷為楚國王

西方鄴敗荊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五（起强圉大淵獻七月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上

天成二年秋七月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副招討使（[illegible]）

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illegible]）　癸巳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韋說之罪（[illegible]）之皆賜死　流段凝於遼州溫韜於德州劉訓於濮州（[illegible]）　任圜請致仕居磁州（[illegible]）許之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冊禮使至長沙楚王殷始建國（[illegible]）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illegible]）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姚彥章為左

丞相許德勳為右丞相李鐸為司徒崔穎為司空拓跋恒為僕射張彥瑤張迎判機要司（[illegible]）然殷國置官皆稱攝惟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illegible]）恒本姓元避殷父諱改焉　九月帝謂（[illegible]）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illegible]）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illegible]）重誨請嚴戒而已（[illegible]）　北都留守李彥超請復姓符從之（[illegible]）　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illegible]）　壬申契丹來請修好（[illegible]）遣使報之　冬十月乙酉帝發洛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illegible]）民間訛言帝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illegible]）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illegible]）

丙子帝至京水（京水在滎陽之西）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從倍道繼之（自梁以來有侍衛親軍侍衛馬步軍）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任圜罷相歸磁州事見上卷是年六月）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illegible]）己丑帝至大梁四面進攻吏民縋城出降者甚衆（縋馳偽翻）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乘輿（乘承正翻）相帥開門降（帥讀曰率）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孫晟為守殷書記）戊戌詔

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逋奔謨翻）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徐溫養知誥為子見二百六十卷）數請代之執吳政（數所角翻）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illegible]）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陳夫人徐溫之妻）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illegible]）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帥讀曰率）將

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上時掌翻）是夕溫凶問至乃止（[illegible]）知詢亟歸金陵（[illegible]）吳王贈溫齊王諡曰忠武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久疾將佐請見不許副使符彥琳（[illegible]）恐左右有奸（[illegible]）請權交符印筠怒收彥琳及判官都指揮使下獄誣以謀反（[illegible]）詔取彥琳等（[illegible]）按之無狀釋之（[illegible]）徙筠為西都留守（以長安為西都）癸卯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為宣武節度使（[illegible]）兼侍衛親

軍馬步都指揮使　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孝武王行密也景王渥也宣王隆演也[illegible]）安重誨議伐吳（[illegible]）帝不從（[illegible]）甲子吳大赦改元乾貞　丙子吳王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illegible]）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吳國中外大權實皆歸於徐知誥）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吳王立兄廬江公濛為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為平原王（澈直列翻）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

王（琛、居、勗翻。吳主稱帝，封其兄。）豹（叔倨皆不可言。帝，皇帝，皆以，公陛王。）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復，扶又翻。）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帝乃止但就除光祿卿致仕賜金帛而已。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孝德皇見五十卷，孝仁皇見五十八卷。）帝欲兼稱帝，羣臣乃引德明、玄元、興聖皇帝例，皆立廟京師。（唐高宗尊老子為玄元皇帝，玄宗追尊皋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謚曰皇帝、皇后，墓曰陵。

漢主如康州。（九域志：康州南至…一百九十里。）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三年春正月丁巳，吳王立子璉為江都王，璘為江夏王，璆為宜春王，宣帝子廣陵公玢為南陽王。（璉，力展翻。）

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為驕僭，時服赭袍，縱酒為戲，左右有諫者，剖其心而視之。帝聞之，徵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在…）契丹陷平州。

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帝將如鄴都，時扈從諸軍家屬甫遷大梁，又聞將如鄴都，皆不悅，訩訩有流言；帝聞之，不果行。吳自莊宗滅梁以來，使者往來不絕。庚辰，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賫覘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張籛至長安，（去年籛留守西都。）守兵閉門拒之，籛單騎入朝，以為左衛上將軍。壬辰，寧江節度使西方鄴攻拔歸州，（歸州東至…二百三十里。）未幾，荊南復取之。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榮婦，帝許之。（德妃有寵於帝，言無不行，後進拜淑妃。）重誨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

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illegible]重誨生強悍[illegible]

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illegible]賜賚[illegible]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illegible]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illegible]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愠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illegible]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illegible]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illegible]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illegible]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荊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illegible]數年閒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illegible]

[illegible]以語宣徽使朱弘昭[illegible]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柰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illegible]帝尋召重誨[illegible]撫之明日[illegible]帝曰卿[illegible]欲入分朕[illegible]今復[illegible]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illegible]以珏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illegible]

西川知祥與董璋爭鹽利[illegible]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illegible]一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illegible]

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illegible]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illegible]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illegible]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illegible]軍還[illegible]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

之間四戰之地也殷悅宜存之以爲吾扞蔽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置藥於座右戰罷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沉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

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爲副留守戊寅以宣武節度使石敬瑭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爲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走乃潛軍角子湖王環夜帥戰艦江口將會荊南兵攻遲明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苗璘及彥章以歸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

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

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illegible]使圖之[illegible]癸巳晏

球以聞及[illegible]與北面諸將議討

之[illegible]戊戌吳從

常山王[illegible]為臨川王[illegible]削奪王都官爵壬寅

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

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

為都監[illegible]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

拔其北關城[illegible]

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

餒[illegible]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

晏球退保曲陽[illegible]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

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

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

修西關城以為行府[illegible]使三州民

輸稅供軍食而守之[illegible]

辛酉以天雄節度副使趙敬怡為樞密使[illegible]

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illegible]

延朗分兵退保新樂[illegible]

延朗遂之兵起[illegible]

樂[illegible]晏球夜襲新樂破之

[illegible]

丙寅至曲陽[illegible]王都秉其

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於曲陽丁卯

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illegible]

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

[illegible]弓矢[illegible]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

[illegible]揮劍[illegible]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illegible]

[illegible]契丹死者過半[illegible]餘眾北走都與禿

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

者殆無孑遺[illegible]吳越使求和於楚

請罷兵楚王殷許之[illegible]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

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越勿以措懷

[illegible]必俟眾駒爭皂棧然後

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

及之[illegible]

皆天下之王所以語郡國之人非忠也左傳鄭子太叔曰習驗有智然後在君得之後皆王此類也
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季興吳徐溫蕭不受至見上春高
上命五月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
勳將兵攻荊南以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沙頭文已見
實之變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
希範挑戰決勝負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鬭拉殺之
季興懼明日請和德
還匡齊衡人也王晏球知定
州有備未易急攻易以豉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
怯不詔從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
三千人張虔釗不知蠡定州之事其後攻定州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先備高季興也孟知祥遣
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戍之知祥奏夔
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還從宣翻又知字以省饋運
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
重威帥其眾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請葬故蜀
主王衍秋七月贈衍順正
公以諸侯禮葬之

夫忠以為吳義行軍司馬得十八衰薄之長安南三道打街北面招討使安審通
卒當招討之下當有脫字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
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己未敕從之
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
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唐河出代郡上曲陽縣又東過中山
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
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戊
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契丹北走道路
泥濘濘乃定翻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趙德鈞遣
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
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之梃徒鼎翻
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
犯塞沮在呂翻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
長畜吁玉翻長知兩翻賜姓名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

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謂王景球曰此莊宗帝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不念乎景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決戰則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王建立以不能判三司不許 乙未吳大赦 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為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戊申趙德鈞獻契丹停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之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契丹遣梅老李素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

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已入境矣衆曰善乃先為穽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其衆在城北發兵攻之希崇帥衆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 九月辛巳荊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 吳王太后殂 乙未敕以己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荊南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辛丑從川防禦延琛為金州刺史冬十月延琛據慶州拒命 丙午以橫海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從敏帝之從子也 戊申度使李致通發兵討寶廷琛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何察廒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

登城亦非梯衝所及[illegible]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發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illegible]十一月

有司請為哀帝立廟詔立廟於曹州[illegible]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忠武公霍彥威卒

忠州刺史王雅取歸州[illegible]

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得之大梁[illegible]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illegible]促令歸鎮[illegible]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充平盧節度使

丙申上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illegible]崇韜繼麟尋皆族滅[illegible]朕得脫如毫釐耳[illegible]

[illegible]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奏拔慶州族竇廷琬

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illegible]吳主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兼侍中[illegible]

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illegible]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illegible]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illegible]授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illegible]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illegible]

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illegible]不親政務帝遣左右[illegible]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illegible]其人私

訴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尚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強兵且有思權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與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

帝召思權詰問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　辛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　禿餒至大梁斬於市　樞密使趙敬怡卒　甲子帝發大梁　丁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協卒於須水

庚午帝至洛陽　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以煩聖運而已　皇子右衛大將軍從璨性剛用事從璨不為之屈帝東巡以從璨為大內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重誨奏請誅之丙戌賜從璨死　橫山蠻寇邵州

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　夏四月庚子朔禁鐵錫錢時湖南專用錫錢銅錢一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　丙

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荊南兵于石首 初帝令於緣邊置場市馬不令諸夷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 契丹寇雲州 甲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乙酉中書言太常改謚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既稱宗則應入太廟別廟則不應稱宗乃去廟號

帝將祀圜丘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又如…

荊南節度使高季興之叛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求復修職貢丙申元前節度使從元信書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契丹寇雲州 六月戊申復以鄴都為魏州留守皇城使並停 庚申從誨自稱前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 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兼侍中 己丑罷荊南招討使 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 癸丑卒于采石 徐知詢以簡婿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 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

[注] 莊宗愛其驍敢曰比聞馬氏當
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注]
[注] 高季興亦以流言間郁於殷[注]殷不聽乃遣使
遺[注]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注]盛稱郁功名願為
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
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
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
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
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
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猘[注]

[注] 猘子漸大能咋人矣[注] 希聲聞
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注] 榜
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
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渡淮[注]
[注 事見二百五十七卷] 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
者乎[注] 明日吏以郁死告
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冤
酷[注] 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注]
[注] 九月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
[注] 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

[注] 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注]
[注] 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
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
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則
傷農[注] 穀賤傷農此常理也[注]
[注] 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注] 語雖鄙俚曲盡田家
之情狀[注]
[注] 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注]
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
之[注] 鄭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注] 董璋擅留其壯
者選[注]其尪弱歸之[注] 仍收其甲兵癸巳西川右都
押牙孟容弟為資州稅官坐自盜抵死[注]
[注] 觀察判官馮瑑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注]
[注] 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他人乎
吳越王鏐[注] 好自大朝廷使者曲奉者贈遺豐厚
不則禮遇疏薄[注] 嘗遺安重誨書[注] 辭禮頗倨[注]
[注] 帝遣供奉官烏
[注] 昭遇[注] 韓玫
使吳越[注] 昭遇與玫有隙使還[注] 玫奏昭

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爲殿下及私以國事咨鏐[illegible]安重誨奏賜鏐詔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illegible]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冤皆不省[illegible]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illegible]弟澄爲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illegible]朔方不安[illegible]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illegible]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illegible]

常面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illegible]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爲福更它鎮[illegible]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illegible]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illegible]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峹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峹徐州人也[illegible]　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

客省使李仁矩爲節度使[illegible]　先是西川常發兵戍峽路[illegible]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illegible]不許[illegible]甲寅知祥大斂財力[illegible]不奉詔　吳諸道副都統[illegible]鎮海寧國節度使[illegible]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illegible]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illegible]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爲也[illegible]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

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illegible]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illegible]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矣[illegible]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illegible]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illegible]亦以知詢陰謀告知誥[illegible]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illegible]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

廷［illegible］宜亟入謝［illegible］事［illegible］知誥自以［illegible］遣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illegible］知誥自是始專吳政［illegible］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illegible］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illegible］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輿服御物，亦可乎？［illegible］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illegible］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illegible］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唐兵至，福遣衛審峹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illegible］徐知誥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illegible］

百歲［illegible］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illegible］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illegible］奉國節度使知［illegible］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illegible］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illegible］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illegible］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illegible］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illegible］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illegible］與知祥有隙，未

蜀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illegible]）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六（[illegible]）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

長興元年（[illegible]）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illegible]）

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爲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同正（此唐官[illegible]）吳徙平原王澈爲德化王（江州[illegible]）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illegible]）終爲西川之患（[illegible]）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illegible]）知祥詰之無狀（[illegible]）丁酉推始言者軍校

都延昌王行欽胥斬之 戊戌就安遵其左右獨詣二軍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孟知祥自軍瑋同上表言兩川門 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 以[illegible]之 乙卯上祀圜丘大赦改元 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曮入朝 三月壬申制徙從曮為宣武節度使 癸酉吳王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丙子以宣徽使朱

弘昭為鳳翔節度使 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賓 復以安義為[illegible]軍 帝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 立淑妃為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 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 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府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 [illegible]由

從之 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境墓在中國恐為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 董璋恐 吳遣兵擊之不克 行軍司馬因之府延 宣武節度使符習自 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夏魯奇同平章事 初帝在真定 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

珂毆重誨 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 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 於河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 是日 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 吾待汝厚何為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 請公入朝從珂止于[illegible]鄉 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illegible]誨曰彥溫安得此言 對曰此姦人之

遣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
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
守索自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
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
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
入自明 加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至洛陽上
責之使歸第絕朝請 辛亥索自通等拔河
中斬楊彥溫 癸
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 深責之
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
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
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之意也 二人惶
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
上曰朕昔為小校 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
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
卿為便 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
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
復言 丙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
承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 以為從珂私造
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

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
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戊午帝加尊號曰聖明神武文
德恭孝皇帝 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
州有搖眾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劍門
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
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
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 六月癸巳
朔日有食之 辛亥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
節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 董璋
遣兵掠遂閬鎮戍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
屯遂閬復有論奏 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
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
兵云欲自討淮南 又引占
相者問命 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
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 重誨事

而富貴何苦誅及等詞以宗族
保之帝乃遣漏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
以前武寧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
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
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
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為宣毀
之己亥帥麾下入辭宣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
衆五千來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
使王綏將兵入海州（漣水至海州一百八十里）以綏為威衛大將
軍知海州傳拯綰之子也
其季父輿為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
與輿訣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輿為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
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謹厚恬退故用之　壬寅
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
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立皇子從
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宋王　董璋之子光業為
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

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
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
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　光業以
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乂
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
恐煩朝廷調發
無他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
從　璋聞之遂反以利閬遂三鎮以聞
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
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
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
兵討兩川　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
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
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　知祥
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
離間朝廷　引兵擊閬州
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
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指揮
兵三萬攻遂州　別將牙內都
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

攻閬州。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卿何爲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爲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奬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

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啖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甲申，以范延光爲樞密使，安重誨如故。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爲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爲伐蜀前鋒。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illegible]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

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illegible]復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衆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illegible]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illegible]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illegible]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illegible]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illegible]今董公僻處閬州遠弃劍閣非計也[illegible]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illegible]

錢鏐因朝廷册閩王使者裴羽還[illegible]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爲鏐上表自訴[illegible]癸卯敕聽兩浙綱使自便[illegible]以宣徽北院使馮贇爲左衛上將軍北都留守

丁未族誅甯兒黨[illegible]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illegible]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illegible]〇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三州[illegible]

[illegible]

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尚書參政事[illegible]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illegible]

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illegible]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illegible]

己巳楚王殷卒[illegible]遺命[illegible]子兄弟相繼置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illegible]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黄損曰吾喪君有君[illegible]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illegible]還襲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illegible]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illegible]

王弘贄[illegible]自利州入白衛嶺出劍門關外倒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都指揮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illegible] 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illegible]屯龍州，守要害。[illegible] 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

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衆心乃奮。[illegible] 廷隱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illegible] 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illegible] 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illegible] 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illegible] 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illegible] 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illegible] 爲西川定遠指揮使潘

超義勝都頭大原沙廷祚所敗[illegible]
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宋
保琉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illegible]
[illegible]保追至豐都，[illegible]還取涪州。
[illegible]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
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illegible]
等屯劍州南山。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遣命去建
國[illegible]，復藩鎮之舊。契丹東
丹王突欲以失職，[illegible]帥部曲四

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illegible]

十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劍州。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

陳於牙城後山，[illegible]李
肇、王暉陳於河橋。[illegible]
[illegible]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
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
擊之，北兵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
兵衝河橋，李肇以強弩射之，[illegible]騎兵不能進。薄暮，
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illegible]敬
瑭還屯劍門。癸卯，夔州奏復取開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靜江
節度使，加兼中書令。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
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
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
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
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
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
[illegible]錢帛芻糧
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illegible]
[illegible]時上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

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
之。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奏表謝。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癸酉石敬
瑭復引兵至劍州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
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
取其首葬之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
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
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
利復還劍門。丙戌加高從誨兼中書令。東川歸
合州于武信軍初
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
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
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
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
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
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
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
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
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

矣。詔召重誨還。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
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
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
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
能不遁乎知祥大笑以書
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
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
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
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
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
可與同憂不可與共樂他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
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
下知祥不許
璋入廷隱營留宿
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庚子孟
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
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辛丑
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
終不叛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

死無日矣上以爲朋黨不悅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吳徐知誥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爲相

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父因入九華山

止于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

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忠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弃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

壬申横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

乙酉復以錢鏐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籛往諭旨以鏐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夏四月辛卯以王德妃爲淑妃

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

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

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

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慚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

延鈞從子也

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己酉，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辛亥，以朱弘昭為宣徽南院使。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illegible]，[illegible]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illegible]民[illegible] 丁卯，罷畝稅麴錢[illegible]城中官造麴減[illegible]鄉村聽百姓自造[illegible]使之。己卯，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illegible]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雖[illegible]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illegible]每於政事不[illegible]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

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illegible] 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illegible] 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鵠為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昭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許。[illegible]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illegible]致仕。閏月[illegible]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illegible]其子[illegible]河中。壬辰，以保[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從璋[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步軍指揮

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illegible] 崇贊[illegible]至河中，重誨[illegible]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illegible] 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illegible] 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illegible]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illegible]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illegible] 崇贊[illegible]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illegible]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illegible] 光鄴至河中，李

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illegible]降[illegible]答拜，從璋[illegible]擊其首；其妻張氏驚救，亦[illegible]殺之。[illegible] 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illegible] 又誣其欲自[illegible]南以圖[illegible] 遣元隨竊二子[illegible]并二子誅之。[illegible]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illegible]安重誨[illegible]命[illegible]已伏辜。 六月乙丑，復以[illegible]從珂同平章事

充西都留守。 丙子，命諸道以民
田稅。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
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
以守元為宮主。
秋九月己亥，吏賜東丹慕華
姓名曰李贊華。 吳鎮南節度使同
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
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
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

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
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 辛丑，加樞
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 辛亥，敕解縱五坊鷹隼，
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
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
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
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冬十月丁卯，洋
州指揮使李進唐攻通州，拔之。
壬午，以王
延政為建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癸

巳，蜀孟知祥聞蜀將在朝廷者皆無恙，
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
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 尚何謝
為！……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
乙未，李仁罕自
夔州引兵還成都。 吳中書令
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
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
故事。 以其子兵部尚書、參
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

江都輔政。 以內樞使
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
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
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 崇在
廬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
常得還鎮，為廬州患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甲寅朔，
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
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
錢。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嘗食雞羹，
慕之，自是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

穆王于衛門。[illegible]
[illegible]發引，飾食雞臛數盤。[illegible]前吏部侍郎蕭迥諫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illegible]
[illegible]縣。癸亥，徐知誥還金陵。 昭武留後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illegible]頒以昭武讓肇。知祥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交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illegible]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illegible]絡使羅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鎮，[illegible]使臣及外國入貢者多為党項所鈔。[illegible]己丑，詔靜難節度使藥彥稠、朔方節度使康福將步騎七千討党項。[illegible] 乙未，孟知祥妻福慶長公主卒。[illegible] 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illegible]與節度副使趙季良[illegible]欲發使自峽江上表，[illegible]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illegible]而獨遣使，[illegible]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illegible]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illegible]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illegible]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illegible]公若不顧墳墓甥姪，[illegible]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知祥乃止。李昊由是受知。[illegible] 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illegible] 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 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illegible]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illegible]以主上[illegible]禮於兩川，[illegible]不討罪，恐復致討，[illegible]璋不從。

錢鏐卒

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吳越武肅王錢鏐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

田荒絕者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王，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初，契丹舍利荊剌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荊剌，契丹之驍將，向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上欲授李贊華以

臣皆以爲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爲昆弟，故赦其罪，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僚佐輔之。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爲尼。乙丑，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

自出禦之，以強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兵爲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

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illegible]）宜急擊之知祥遣高彥儔（[illegible]）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illegible]）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揮後陳（[illegible]）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illegible]）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瓌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illegible]）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illegible]）復得潘仁嗣（[illegible]）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illegible]）

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illegible]）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illegible]）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illegible]）且言將如梓州（[illegible]）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illegible]）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illegible]）

（[illegible]）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仁罕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illegible]）

（[illegible]）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illegible]）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至玄武（[illegible]）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illegible]）庚寅福奏党項鈔盜者已伏誅餘皆降附（[illegible]）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illegible]）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侮延隱延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illegible]）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既（[illegible]）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

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延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俾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僕射議之己亥□□使者送罷歸闕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剌自是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東府事昊曰二將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處回為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為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為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鬭勝者為東川知祥諭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寧節度使戊午趙季良帥將吏

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李昊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久之未發聞董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若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羅仙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

爲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爲尚書令。[illegible]三月[illegible]去胜十一月，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 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七 起玄黓執徐，盡閼逢敦牂閏正月，凡二年。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

長興三年 秋七月朔，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追至賀蘭山。[illegible] 己丑，加鎮東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庚寅，李存瓌至成都。[illegible] 孟知祥拜泣受詔。[illegible]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illegible] 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illegible]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illegible] 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illegible] 自是復稱藩。[illegible] 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從珂爲鳳翔節度使。[illegible] 廢武興軍，復以鳳、興、文三州

隸山南西道。丁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鳳同平章事充寧國節度使。八月，庚申，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節度使李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李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

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秦王從榮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從榮入謁，帝誨之曰：吾雖不□□□□，□聞儒生講經，□開益人智思。

吾見莊宗好俳優[illegible]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illegible]丙戌幽州奏契丹也捺剌泊[illegible]上不受曰[illegible]何知勿但以獻[illegible]吐谷渾人也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illegible]僮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illegible]星變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illegible]

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illegible]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illegible]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illegible]

之[illegible]秦王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illegible]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illegible]多驕縱不法[illegible]為樞密使上以尊任之[illegible]從榮及宋[illegible]與之親狎雖與從榮為重誨所製[illegible]重誨死[illegible]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illegible]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illegible]從榮以從厚

聲名出己右忌之[illegible]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illegible]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illegible]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恐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為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illegible]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illegible]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illegible]誠諂剛[illegible]

十二月辛巳以三司使孟鵠爲忠武節度使以
忠武節度使馮贇充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鵠本刀筆
吏與范延光鄉里厚善數年間引擢至節度使上雖知其太速然不
能違也 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邊命趣議河東帥
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趙延壽欲用康義誠
議久不決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爲非石太尉不可延
光[illegible]奏用之上欲留之宿衞耳會上遣中使
[illegible]乃從崧議丁亥以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
[illegible]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
加兼侍中
己丑加樞密使趙延壽同平章事
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爲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
度使[illegible]知
誥辭丞相太師 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
丹竟不敢南下而還
敬達代州人也 蔚
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爲帝養子與石敬瑭有
隙[illegible]以城附契丹契丹以爲大[illegible]

度使 石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
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
帑藏委瓌瓌晉陽人也 十二月戊
午以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兼侍衞親軍馬步都指
揮使[illegible]以朱
弘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歲漢主
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龜圖爲康王弘度爲賓王
弘熙爲晉王弘昌爲越王弘弼爲齊王弘雅爲韶王
弘澤爲鎮王弘操爲萬王弘杲爲循王弘暐爲思王
弘邈爲高王弘簡爲同王弘建爲益王弘濟爲辯王
弘道爲貴王弘昭爲宜王弘政爲通王弘益爲定王
未幾徙弘度爲秦王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庚
寅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
更命其宅曰龍躍宮
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衞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
大赦改元龍啟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
李敏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
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爲樞密

唐閩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爲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節度使

涼州大將拓拔承謙及耆老上表請以權知留後孫超爲節度使上問使者超爲何人對曰張義潮在河西朝廷以天平軍二千五百人戍涼州自黃巢之亂涼州爲黨項所隔鄆人稍稍物故皆盡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孫也

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戊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庚申軍中立其子彝超爲留後

癸亥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爲彰武留後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爲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爲監軍送從進赴鎮從進索葛人也

乙酉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

丁亥敕諭夏銀綏宥將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從命則有李從曮高允韜富貴之福違命則有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

夏四月彝超上言爲軍士百姓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爲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爲記室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爲傅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爲通

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李彝超不奉詔（[illegible]）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illegible]）集境內党項諸胡以自救藥彥稠等進屯蘆關（[illegible]）彝超遣党項抄糧運及攻具（[illegible]）官軍自蘆關退保金明（[illegible]）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從溫為兗王護

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為涇王（[illegible]）庚辰閩地震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illegible]）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甲申帝暴得風疾庚寅小愈見群臣於文明殿（[illegible]）壬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illegible]）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溫擊走之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帝旬日不見群臣都人恟懼（[illegible]）或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illegible]）

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廣壽殿（[illegible]）人情始安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illegible]）堅如鐵石斲鑿不能入（[illegible]）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illegible]）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藳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illegible]）不欲

失之蕞爾孤城（[illegible]）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illegible]）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為衆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illegible]）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為援（[illegible]）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illegible]）上疾久未平（[illegible]）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既賞賚無名士卒由是益驕（[illegible]）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illegible]）

瓘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戊子閩王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爲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搒捶者胷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帝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爲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以歸文紀簡求之孫也戊申羣臣上

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諸道將士各等第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由是用度益窘太僕少卿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己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爲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丁卯從榮見上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爲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爲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九月甲戌朔吳主立德妃王氏爲皇后戊寅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癸未中書奏節度使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參從之

[illegible] 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贇同平章事，贇父名章，[illegible] 執政誤引故事，庚寅，加贇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illegible] 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illegible] 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illegible] 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illegible]。」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illegible] 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畜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illegible] 從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為之牒錢氏，[illegible] 使於境上迎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illegible] 庚子，以前義成節度使李贊華為昭信節度使，留洛陽，食其俸。[illegible] 辛丑，詔[illegible]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吳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為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illegible] 取樂器焚之。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王以[illegible]宗子繼圖不勝忿，[illegible] 謀反，坐誅，連坐

者千餘人、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戊午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爲三司使、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以康義誠爲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權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謝罪求昭雪、壬戌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酣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群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庚辰改慶州懷化軍置保順軍於洮州領洮鄯等州

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

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

謀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自今救其對如此。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即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

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厄，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為我部閉諸門。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牀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豫聞康、朱之謀，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甦者再，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

此亦事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群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慚見卿等。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

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今已誅王詹事矣。

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曹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吾曹為庇姦人乎！馮道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諮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晙並貶。

明宗殂

澣，回之族曾孫也。詡，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

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

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辛丑，宋王至洛陽。閩主立其母魏國太夫人黃氏為皇太后。閩主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勖，勖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

勗許諾明日文傑使巫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閩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宜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為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詗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

榮帝由是疑之丙夜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為磁州刺史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帝為己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為帝所親信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故出之帝不悅而無如之何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眾惕息不敢應

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錢元珦驕縱不法每請事於王府不獲輒上書悖慢嘗怒一吏置鐵床炙之臭滿城郭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之仁詮左右憂元珦難制勸

爲之備仁詮不從常服徑造縣事 遂於別第幽仁詮湖州
元珦見仁詮至殷慄遂還錢塘幽於別第仁詮湖州
人也 閩主延福州爲長樂府 親從都指揮使王
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 性慷
慨言事無所避 閩主曦之 嘗私謂左右曰仁達
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 至是竟誣以
叛族誅之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
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
禮於袁德妃

聲母弟希旺爲親從都指揮使 希範多譴責之
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不許解其軍職使居竹
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亦憤而卒
潞王上
清泰元年 春正月戊寅閩帝大赦改
元應順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
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彥威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
甲申以彥威爲護國

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
爲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
彥威崞人
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
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
兼中書令 以避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壬辰以荊南節度使高從誨爲南平王武安武平
節度使馬希範爲楚王 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
吳王元瓘爲吳越王 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

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鳳
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
伐有功名得衆心 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
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 明宗有
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 及明宗殂潞王辭
疾不來 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
得潞王陰事 時潞王長
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
出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爲尼在洛陽亦召
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吳蔣延徽敗閩

兵於浦城，[illegible]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illegible]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illegible]泣謂璘曰：[illegible]「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啟聖門外，以笏擊之仆，[illegible]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illegible]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臠食之。[illegible]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為古制檻車疏闊，更為之，[illegible]形如木匱，攢以鐵鋩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韜。[illegible]

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illegible]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illegible]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眾。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illegible]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illegible]

閏月，以左諫議大夫唐汭為戶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皆為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汭以文學從帝，歷三鎮，在幕府，[illegible]及即位，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性迂疏，朱、馮恐帝含怒有時而發，乃引汭於密近，以其黨陳乂監之。[illegible]

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illegible]

安遠節度使符彥超奴王希全、任賀兒[illegible]見朝廷多事，謀殺彥超，據安州附於吳。夜，叩門稱有急遞，[illegible]彥超出至聽事，二奴殺之，因以彥超之命召諸將，有不從己者輒殺之。己酉旦，副使李端帥州兵討誅之，并其黨。

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illegible]

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八 起閼逢敦牂二月盡旃蒙協洽九月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illegible]

吳人多不欲遷都，若。吳遷都之議見上卷明宗長興四年 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illegible] 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illegible] 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illegible] 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illegible] 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illegible] 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illegible]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illegible] 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illegible]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illegible]

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illegible]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illegible] 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illegible] 王聞其來，尤惡之，[illegible] 欲拒命則兵弱糧少，[illegible] 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illegible] 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illegible]

[illegible]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illegible]對曰君命召不俟駕[illegible]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眾哂之[illegible]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illegible]專制朝權別疏骨肉動搖藩垣[illegible]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illegible]尤欲與之結[illegible]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illegible]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illegible]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illegible]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illegible]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illegible]請以王思同為[illegible]

帥[illegible]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illegible]益知軍情將變辭不行[illegible]執政怒之出為商州刺史[illegible]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illegible]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illegible]前絳州刺史萇從簡為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illegible]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暉魏州人也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illegible]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illegible]洋王從璋行至關西[illegible]聞鳳翔拒命而還[illegible]又[illegible]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illegible]

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

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

攻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眾。丙辰，復進攻城，

城塹卑淺，守備俱乏，眾心危懼。潞

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

金瘡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

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

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

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

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

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

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

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團。」潞王即書「思權

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

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眾皆棄甲

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

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

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

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

乃趣潼關。遂雍，鄩之子也。

潞王建大將旗鼓，整眾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

朗為腹心。

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

拒守。至岐山，聞劉

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

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

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

民財以充賞。是日，西

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

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

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

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國事

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

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

夸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

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

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

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illegible]以[illegible]陛下勿為過慮帝遣使召石[illegible]以[illegible]欲令將兵出[illegible]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

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帝不能辯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

壬戌潞王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王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illegible]失上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因之乙丑至閿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護國節

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累，力瑞翻）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所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群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累累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閉門不行己巳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

[illegible]

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勞，力到翻。]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紛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三相，馮道、劉昫、李愚。]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illegible]

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illegible]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illegible]潞王上箋於太后，[illegible]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illegible]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illegible]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illegible]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illegible]以弘贄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illegible]「公明宗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illegible]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illegible]守

榮抽佩刀欲刺之，[illegible]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洪進亦自刎。[illegible]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illegible]

欲據峻趣洛備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
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
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
撫之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
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
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王即命斬於路
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之討鳳翔也詔武定
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既敗奔歸興元與漢韶
舉兩鎮之地降于蜀蜀主命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
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
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寧江節
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
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
班迎於路傳敎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
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
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
見拜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
道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陵禮終
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
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
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
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
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
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
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
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
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
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
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
直從之王弘贄遷閔帝於州廨帝
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
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贄數進酒閔
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
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
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
漢瓊之徒橫生猜閒閔帝不能違以致禍
敗焉孔妃尚在宮中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
何在遂殺妃并其四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illegible] 己卯，石敬瑭入朝。 庚辰，以劉昫判三司。 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 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遂清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illegible] 遂清，鄩之姪也。 乙酉，改元，大赦。[illegible] 甲申，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illegible]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前三司使王玫為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胤為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illegible] 己丑，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illegible] 囚繫滿獄，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illegible] 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illegible]

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illegible] 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illegible] 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illegible] 然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之驕，[illegible] 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illegible] 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illegible] 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illegible] 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illegible] 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illegible] 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illegible]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illegible] 廟號閔宗，帝衰服護從至陵所，宿而返。[illegible]

五月丙午，以韓昭胤為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為

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暠為宣徽北院使。暠，長安人也。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為保義節度使。戊申，以羽林軍使楊思權為靜難節度使。丁未，以宿州刺史趙澄□□□。己酉，張虔釗、孫漢韶舉族遷于成都。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以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樞密使。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曮為鳳翔節度使，帝許之；至是，徙從曮為鳳翔節度使。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為副都部署；帝以別將事之，嘗被酒忿爭，拔刃相擬。及帝舉兵入洛，知溫密與行軍司馬李沖謀拒之，沖請先奉表以覘形勢，還言洛中已安定。壬戌，入朝謝罪，帝優禮之。知溫貢獻甚厚。蜀人取成州。六月，甲戌，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為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押衙成延龜舉州附蜀。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劉昫與馮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剛褊；道既出鎮，二人論議多不合。事有應改者，愚謂昫曰：此賢親家所為，更之不亦便乎！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

事多凝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為相者，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顗。秋七月辛亥，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儉，蕘之子也。

帝欲殺楚匡祚，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已也。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乙□，長流匡祚於登州。

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回鶻入貢者多為河西雜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兵衛送，與邠州兵共討之。

吳徐知誥召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鎮居洛陽私第，帝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帝尤惡之。嘗侍宴禁中，酒酣，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爾曹速去！

蜀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孫漢韶為節度使。以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行。

蜀主得風疾踰年，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為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啟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初，帝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句取故存之。

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徵之，必無可償者

韓昭亂極言其便。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辛未，以姚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右龍武統軍索自通以河中之隙，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于水而卒。帝聞之，大驚，贈太尉。　丙申，以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為太子太保。　九月癸卯，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　蜀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

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以顧託，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為之副。　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之。　石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　蜀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逾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蜀主不拜。

戊寅，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罷為右僕射。三司吏聞昫罷，皆相賀，無一人從歸第者。　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藩邸。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　癸未，下詔暴其罪，并其子繼宏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釋杖而拜。　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　蜀主

左右以李繁僭侈請誅之戊子以璟爲太子

仕徒邛州

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王九錫辭不受

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州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

蜀李延厚將興州兵屯興州道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引戍兵歸鳳翔

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史安叔千爲振武節度使以瀛州防禦使尹暉爲彰國節度使叔千沙陀人也

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

乙亥徙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辛巳漢皇后馬氏殂

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乙酉葬郢王于徽陵城南封纔數尺觀者悲之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吳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

春正月朔閩大赦改元永和

二月丙寅大赦以樞密使兼雄節度使兼侍中范爲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丁丑夏州節度使彝超上言疾以兄行軍司馬彝知軍州事彝超尋卒

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李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己丑追尊帝母曾國夫人魏氏曰宣皇太后

閩主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

三月辛丑以前宣武節度使

中趙延壽為忠武節度使兼樞密使，以李專美為[illegible]

定難節度使[illegible]

己酉，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大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壬[illegible]戌，以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illegible]審琦，金全之子也。[illegible]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illegible]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illegible]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illegible]帝問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illegible]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illegible]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illegible]昭儉，嗣復之曾孫也。

[illegible]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illegible]詔令尚書郎陳覺輔之。[illegible]謂覺曰：[illegible]「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illegible]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illegible]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龍門毋昭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

癸未，加[illegible]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戶部尚書韓昭胤充[illegible]使，劉延皓[illegible]尚書充樞密[illegible]也。癸巳，以左衛大將軍劉延朗[illegible]將軍充宣徽北院[illegible]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illegible]契丹[illegible]新州及振武節度使楊檀名光遠。[illegible]

六

月吳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對

契丹寇應州河東節度使石敬瑭防遏鎮

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疾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

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

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

壬辰詔不計贓多少并從極法

閩福王私於宮人李春燕請之於陳后白閩主

秋七月以營使劉延皓為天雄節度使

乙巳以武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帝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所規贊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侍衛滿前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要之臣侍側

詔以舊制五日起居得升殿常

自可數奏或事應機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遊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知誥曰忠武王疾知諤而以後事付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 己酉以宣徽南

院使房暠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宣徽北院使劉延朗為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暠與趙延壽雖為使長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暠隨勢可否不為事先每幽州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暠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啓奏除授一歸延朗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帝不能察 蜀金州防禦

使全師郁將大州拔其寨蜀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託它事將兵三百兵防興元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斬知隱 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嘗皇城使李倣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

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謚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燕為賢妃初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

郎於番禺，[illegible]專掌國
信。漢主聘以大弟[illegible]以閩事[illegible]
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夫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
可如是乎？[illegible]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鉤校諸
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illegible]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
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illegible]
[illegible]楚王希範好奢[illegible]
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

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
忕，[illegible]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
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
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illegible]以經史自娛，省刑
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
屬我。[illegible]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
吾老矣，不復事人矣。[illegible]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
乃爲之築室於土洲。[illegible]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每詣
府，跨黃牛至聽事。[illegible]從誨時過其家，[illegible]四時賜

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illegible]臣光曰：孫光
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illegible]
梁震成功而能退，[illegible]自古有國家
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之有！[illegible]吳加中
書令徐知誥[illegible]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illegible]進封齊王，備
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illegible]
[illegible]
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閩皇城使判六軍

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illegible]閩主昶與拱宸
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
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
執斬之，梟首朝門。[illegible]倣部兵千餘持
白梃攻應天門，不克，[illegible]倣首奔吳越，詔暴
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illegible]以建王繼
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illegible]葉翹爲內宣徽
使、參政事。[illegible]翹博學質直，[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昶以師傅禮待之。

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illegible]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illegible]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illegible]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illegible]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illegible]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燕，[illegible]文傳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由是疏之。未幾，復上書言事，[illegible]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illegible]遂放歸永泰，[illegible]以壽終。帝嘉全節之功，[illegible]召詣閤，劉延朗求賂，[illegible]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羣議沸騰，[illegible]乙卯，以全節爲橫海節度使。[illegible]

十二月，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劉昫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乙酉，以前匡國節度使同平章事馮道爲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illegible]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隋制三公……之大事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爲司空職掌朝直……]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史言後唐……]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illegible]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一（[illegible]）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illegible]）

天福元年（[illegible]）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illegible]）以翰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為雍王（[illegible]） 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唐主以生日為千春節。五代會要：二年帝以[illegible]）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illegible]）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牢拒賓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illegible]）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無所言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萷剌等未獲故和未成耳（[illegible]）今誠歸萷剌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illegible]）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illegible]）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illegible]）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遣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為公主[illegible]）因誦戎昱昭君詩曰（[illegible]）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illegible]）

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邪！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

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引去。徙希杲知郴州。

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

[illegible]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illegible]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illegible]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illegible]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illegible]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illegible]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illegible]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illegible]然卒以河東復授公，[illegible]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illegible]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illegible]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illegible]以羽林將軍寶應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illegible]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illegible]

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illegible]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許王從益，明宗之子也。）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疏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illegible]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illegible]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illegible]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illegible]

光遠爲副部署。[illegible] 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illegible]

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illegible] 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以其衆奔晉陽。[illegible] 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illegible]之有舊。

先是雄義[illegible]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illegible] 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illegible] 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illegible] 況疏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強之有！」[illegible] 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illegible]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illegible] 帥步騎五百奔晉陽。[illegible] 重榮，朔州人也。以

守[illegible]國節度[illegible]及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illegible]

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illegible] 奪人財，莊減將士給賜，[illegible] 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夜，[illegible] 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illegible] 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遂[illegible]。皇后爲之請，[illegible]

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辛酉，[illegible] 以太保同平章事[illegible]以[illegible]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

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illegible] 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貴候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illegible] 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雄四面[illegible]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illegible] 以楊光遠爲副使。丙子，以[illegible]周爲天雄四面行營[illegible]招討使。[illegible]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illegible] 舉兵，匿於民間井中，

衛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庚寅楚王希範自[illegible]州北還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　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

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

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　戊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為東北面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

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張敬達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洛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也，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眾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

青山趣榆次（[illegible]）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趙德鈞將幽州兵出契丹軍後（[illegible]）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illegible]）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illegible]）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illegible]）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illegible]）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illegible]）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illegible]）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illegible]）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illegible]）河陽天下津要（[illegible]）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illegible]）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鄩之子也（[illegible]）潛與石敬瑭通（[illegible]）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illegible]）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illegible]）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illegible]）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illegible]）思立晉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illegible]）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illegible]）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

然後選募軍士精銳之兵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illegible]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考異曰：薛史云十戶）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illegible] 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illegible] 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illegible] 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illegible]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眾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illegible] 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illegible]趣潞州。[illegible]

癸酉，至亂柳。[illegible] 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illegible] 十一月，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為判官。[illegible] 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illegible] 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書，且犒軍。[illegible] 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illegible] 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癸巳，吳王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多財而喜俠，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強，勢傾州縣。彰武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眾心。會括馬及發民為兵，漢章帥步騎數千人將赴軍期，[illegible] 閱之於野，景巖潛使人撓之曰：契丹強盛，汝曹有去無歸。眾懼，殺漢章，奉景巖為留後。唐

王不獲已，丁酉，以景崇為彰武留後。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
千里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
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
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
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
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
與契丹，
仍許歲輸帛
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
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
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
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
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

推官白水竇貞固為翰林學士，
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
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丹
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
束以備倉猝遁逃。
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
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
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
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
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
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
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
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
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
馬、弓、劍，詐云
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
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
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

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

趙德鈞必能破敵。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敏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敏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丹州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奔鄜州。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眾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柿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今上厚恩

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旦暮
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
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　光遠目審琦
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
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
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
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
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　契丹主素聞諸將名
皆慰勞　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
漢　不用鹽
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慚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
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
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　鎧仗五萬契
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謂之曰勉事
而主　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
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　至忻州
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賊過城下而不觀
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

鎮州　將行審琦悔
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國如此何爲復
相屠滅　乃帥州兵趣鎮州　審琦遂
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
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並
同平章事　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爲侍衛
馬步軍都指揮使　以劉知遠
爲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
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
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
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爲子貌類
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
爲北京留守　太原尹河東節度使　契
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
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
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
萬計已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
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
下　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

延光善（[illegible]）召樞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illegible]）唐主怒變色樞躡文遇足（[illegible]）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illegible]）適幾欲抽佩刀刺之（[illegible]）樞曰文遇小人致誤大計刺之益醜（[illegible]）樞因勸唐主南還（[illegible]）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illegible]）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illegible]）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illegible]）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illegible]）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illegible]）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illegible]）先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illegible]）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趙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稱之爲大王德鈞幽州人行周亦幽州人故云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以其欲爭帝也）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illegible]）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illegible]）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illegible]）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illegible]）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illegible]）又問器玩在此（[illegible]）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illegible]）德鈞益慙自是（[illegible]）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illegible]）帝將發上黨契丹（[illegible]）

主舉酒屬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脫白貂裘以衣帝贈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弃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張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爲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爲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爲亂兵

所害今見卿甚喜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己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騎奔于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寅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卯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

下；以俟姑夫。（太后，曹太后也。姑夫謂帝也。[illegible]）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illegible]）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illegible]）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illegible]）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唐制，天下財賦為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二送使，留本道節度觀察使；三留州，留本州以給用。[illegible]）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illegible]）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illegible]）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illegible]）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洛城之南[illegible]）捕得，

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閩人聞唐主之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illegible]）十二月，丙戌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illegible]）丁亥，以[illegible]門下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貪[illegible]指揮使[illegible]閩亂殺之。（[illegible]）辛卯，以中書侍郎姚顗為刑部尚書。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鎮五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為靜難節度使。（[illegible]）帝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illegible]）癸巳，復以希崇為朔方節度使。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illegible]）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溫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illegible]）自稱留後，表稱軍亂。（[illegible]）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illegible]）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張[illegible]將其衆入朝。（[illegible]）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爲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illegible]寧以避事見棄猶勝以冒寵獲辜帝許之

帝聞平盧節度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illegible]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illegible]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爲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illegible]辛丑棄鎮奔吳[illegible]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illegible]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illegible]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册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illegible]祖元勳[illegible]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宫多妖[illegible]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二 [illegible]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 [illegible]

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illegible]

詔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為成德節度使，[illegible] 以祕瓊為齊州防禦使。[illegible] 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illegible] 丙辰，重榮奏已視事。[illegible] 景崇，邢州人也。

契丹以幽州為南京。[illegible]

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illegible] 亦不責琦。[illegible] 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illegible]「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illegible] 雖奉表請降，[illegible] 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illegible] 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戊寅，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illegible] 維翰勸帝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illegible] 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illegible] 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為內樞使。[illegible]

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

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吳主以盧文進爲宣武節度使　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璪如西都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獲罪於元瓘廢爲庶人

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

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衆西徙嬀州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去諸卒子掃剌立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剌姓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妹逐不魯獲罪奔契丹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拽剌立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拽剌迎降時逐不魯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拽剌逐不魯負我皆命發其骨磑而颺之　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爲汝除代令汝南歸　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鬱鬱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逃若失之安可復得邪　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　初

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

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球不從[illegible]
廟吏告元球遣親信持衭求至是越江山又[illegible]九
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珦[illegible]三月
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illegible]元球
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珦[illegible]
[illegible]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珦元球交通者其子
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
以安反側[illegible]今宜
効之元瓘從之　或得唐潞王贊及辟邪獸之　庚申
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illegible]
帝遣使詣蜀告即位且叙姻
好[illegible]蜀主復書用敵國禮　范延光聚卒繕兵悉
召巡內刺史集魏州[illegible]將作亂會
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
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
過十驛[illegible]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
汴州　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
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

太后[illegible]更名[illegible]
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
檢使　漢主以[illegible]大赦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
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illegible]夏
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吳越王元瓘復建
國如同光故事[illegible]丙申
赦境內立其子弘僔為世子[illegible]以曹仲達沈崧皮
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丁酉加
宣武節度使楊光遠兼侍中　閩主作紫微宮飾以
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illegible]又遣
使散詣諸州伺人陰事[illegible]　五月吳徐誥用宋齊
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
好契丹[illegible]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丙辰敕權署汴州牙
城曰大寧宮[illegible]
[illegible]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illegible]追
尊四代考妣為帝后[illegible]

己卯詔

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嘗事梁均王爲內諸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之

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京還卒節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鐸鐸恃恩專橫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鐸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甲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度河焚草市

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

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

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

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鐸爲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

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

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

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帝爲之致書契丹主請之

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召巒歸以爲武寧節度副使

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面都部署

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

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illegible]延光使人誘從賓[illegible]從賓遂[illegible]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illegible]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illegible]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illegible]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扼汜水關[illegible]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illegible]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illegible]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illegible]

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illegible]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illegible]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議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illegible]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少為差[illegible]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illegible]專務聚斂無有盈厭[illegible]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illegible]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秋[illegible]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illegible]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illegible]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illegible]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禁蠟書勿以聞[illegible]暉將奔吳為人所殺[illegible]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illegible]向

奉進在滑州[illegible]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二隸奉進，其三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illegible]，柰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illegible]。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illegible]。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為，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illegible]，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illegible]，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illegible]。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illegible]，順密殺數人，眾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荊館[illegible]

其兄弟皆不問。[illegible]楊光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illegible]，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illegible]，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illegible]，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illegible]，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illegible]，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illegible]，主者擒之[illegible]，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illegible]，由是眾皆畏服。乙卯，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京留守；[illegible]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illegible]。帝以滑州奏[illegible]以馬萬為首，擢萬為義成節度使[illegible]。[illegible]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

練使方大為趙州刺史，既而知其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馮暉、孫銳引兵去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

族曾孫也。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衛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以為唐州刺史。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山南東道

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臨刑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子，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

詣廬州，欲依之。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于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于采石，追廢為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池州。乙巳，赦張從賓、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吳州者，悉遣使贖還其家。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或

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謀卒……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晝繼英表及葬梁均王而焚死……詔梁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與王故妃……氏葬之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

……改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徐知諤為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

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齊丘頓首謝……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以不用老……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乙巳立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十一月己卯吳王景通更名

璟[illegible]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illegible] 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illegible]

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illegible]

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專府事，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illegible] 帝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illegible] 且召漢筠，欲授以他職，庶保全功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全表漢筠病，未任行。[illegible] 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曰：「仁沼忠義之士，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李金全叛奔南唐之計，自是定矣。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illegible]

五年（庚子，九四〇）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illegible]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illegible]

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illegible] 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illegible] 詔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乙未，復降御札趣之。[illegible]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illegible] 喪亂以來，[illegible] 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為銅器，故禁之。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

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illegible]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illegible]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illegible]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illegible]從之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白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illegible]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illegible]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　楊光遠自恃擁重兵[illegible]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屈意從之[illegible]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illegible]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為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illegible]　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illegible]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　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illegible]　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illegible]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illegible]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illegible]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illegible]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illegible]況魏城未下[illegible]公私困窮[illegible]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戶[illegible]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illegible]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中書奏朝代雖殊[illegible]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　己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　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為文，

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煦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

在晉，帝以為祁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

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賂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

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

宗廟。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
軍府事。[illegible] 知軍府 己巳，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
仍賜鐵券，賜鐵券者恕其死，明之以信誓 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
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illegible] 其張從賓、符
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
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
皆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
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
奔廣晉，[illegible] 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

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
射殺其母。[illegible] 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
臣言彥珣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律有十惡[illegible]
[illegible] 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臣光曰：治
國家者固不可無信，[illegible] 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
三靈謂天地人 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
何損於信哉！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冬
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
皇帝。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
於汴州。[illegible]

[illegible]
復以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
為晉昌節度。[illegible]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
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illegible] 謂人曰：「吾
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

停官。初，郭崇韜既死，[illegible] 宰相
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
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
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illegible] 帝常依違，
維翰獨以法裁折之。[illegible] 光遠
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
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illegible]
[illegible] 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
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illegible]
光遠入朝，遂於高祖前而言執政之失 [illegible]

以處讓為樞密使。太常奏：今建東京，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梁。敕旨：且仍舊。戊戌，大赦。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公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弘操為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于海門為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太半，弘操死，漢主慟哭，收餘眾而還。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傲之孫也。

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別。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河決鄆州。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為民。帝以天平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眾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辛亥，建鄴都於廣晉府，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

州舊治頓丘帝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澶州刺史汲人劉繼勳徙澶州跨德勝津并頓丘徙焉[illegible]

以河南尹高行周為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使王廷胤為彰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為義清節度使[illegible]廷胤處存之孫[illegible]周鄭都人也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illegible]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使　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illegible]立左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為鄭王充開封尹[illegible]　癸亥敕先許公私鑄錢慮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illegible]

[illegible]辛丑吳讓皇卒[illegible]唐主廢朝二十七日[illegible]追諡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為齊王　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illegible]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三（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為樞密副使。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鈔，楚交翻。復，扶又翻。）甲寅，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為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強大，暉至，彥超入賀，暉厚遇之，因為於城中治第，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

唐群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群臣又請上尊號，（上，時掌翻。）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古無五十四日之制，唐主亦是依……）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禮，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昪。詔百官議二祧合享禮。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群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曏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群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

[illegible]唐主又以為吾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illegible]遂從之。

閩主稱疾不見命[illegible]遣其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illegible]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相見於上國耳。[illegible]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

己未，詔[illegible]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於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illegible]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illegible]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illegible]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illegible]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illegible]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illegible]

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illegible]上遣供奉官齊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illegible]上怒曰：朕踐阼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伏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應免死。[illegible]

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為奉化可汗。[illegible]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不許。[illegible]

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illegible]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illegible]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illegible]帝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illegible]

[illegible] 會身讓遭母喪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從恩為宣徽使直學士倉部郎中司徒詡工部郎中顏衎並罷守本官 [illegible] 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舜欲復之 [illegible] 者皆貪悴 [illegible] 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兩京 [illegible] 上復以李專美為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為兵部尚書馬胤孫為太子賓客房暠為右驍衛大將軍並致仕 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

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 [illegible] 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 [illegible] 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 [illegible] 辛亥唐徙吉王景遂為壽王立壽陽公景達為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懷王徐知諤卒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 [illegible]

[illegible] 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 [illegible] 乙丑以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為康化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 [illegible] 從之 唐主將立齊王璟為太子固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揚二州牧 [illegible] 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

繼裕 [illegible] 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 [illegible] 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 [illegible] 性粗率 [illegible] 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耳 [illegible] 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 [illegible] 以是益自負帝之遷重榮代秘瓊也 [illegible] 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汝以力取之為惠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 [illegible]

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甲辰，徙遇為昭義節度使。乙巳，閩北宮火，焚宮殿殆盡。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編敕，行之。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為彰德節度使兼侍中。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義武缺帥，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延胤為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契丹怒稍解。初，閩惠宗以太祖

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為長夜之飲，強群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羲陽為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衛

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illegible]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疏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陀莊飲以酒醉而縊之[illegible]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奔吳越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illegible]改元永隆[illegible]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illegible]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illegible]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illegible]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illegible]閩王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illegible]

河決薄州[illegible]　八月辛丑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illegible]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帝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illegible]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為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illegible]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為比　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獎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illegible]焚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以道遠不許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illegible]

癸亥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尚幼李后養從益於宮中王淑妃如事母[illegible]

（[illegible]）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illegible]）。康宗遺執政書曰（[illegible]）：「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illegible]），致東海之風帆多阻（[illegible]）。」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卻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illegible]）。

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illegible]）。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伎（[illegible]）。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illegible]）。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illegible]）乃聽元瓘納妾，鄜氏生弘僔，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偡、弘億、弘僅、弘仰、弘信（[illegible]）。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遙折來使，遂如吳越（[illegible]）。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illegible]），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恆、李弘皋、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為學士（[illegible]）。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為梯棧上圍之（[illegible]）。廖匡齊戰死（[illegible]），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

十二月丙戌，禁剏造佛寺（[illegible]）。閩王作新宮，徙居之（[illegible]）。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illegible]），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illegible]）。」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illegible]）。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illegible]）。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

之辛未，詔釋元弼等。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獎、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二月庚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彭士愁為溪州刺史，以劉勍為錦州刺史。自是群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援為伏波將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謁平陵還，一夕大醉，卒於舟中。追封諡曰弘農靖王。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為鄴都留守，徙彥威為歸德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為昭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

昭義[illegible]徙建雄節度使[illegible]為北都留守[illegible]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從進恃其險固[illegible]陰蓄異謀擅邀取湖南貢物[illegible]招納亡命增廣甲卒[illegible]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諫皆殺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問之曰朕虛青州以待卿[青州平盧軍]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青州置漢南[襄陽在漢水之南]臣即赴鎮帝不之責[illegible]

丁丑王延羲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延政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遠[illegible]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營寨建人未涉水行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illegible]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業判度支[illegible]

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為安遠節度使[illegible]

甲子吳越王弘佐[illegible]

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illegible]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于閩王[illegible]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illegible]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胡漢筠既違詔命不詣闕又聞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illegible]及除馬全節鎮安州代李金全[illegible]令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言[illegible]朝廷以賈仁沼死狀以為必有異圖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歸於唐金全從之[illegible]

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單宋陳蔡曹濮申唐之兵討之[illegible]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為之副審暉審琦之兄也李金全遣推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illegible]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illegible]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

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
宣陵，
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癸卯，唐李承裕等
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
財皆為承裕所奪。承裕入據安州。甲辰，馬全節
自應山進軍大化鎮，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
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午，安審暉追敗
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唐兵於
雲夢澤中，虜承裕及其將
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暉乃還。馬全節斬承裕及
其眾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
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初，
文進之奔吳也，唐主命祖全恩將
之，戒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俟文進出，殿之以
歸，無得剽掠。及李承
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
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深恨祖全恩以戒敕之不熟也。
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
復送於淮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
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
帝復遣之歸，
從者將自桐城濟淮，
人。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帝
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
之。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從將之令
者，士卒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撫其士卒而
斯可矣，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唐主使宦者
癸屯小還，勞之以，卿此行甚精潔，宦
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為羹，
某日市肉為胾，何為蔬食。宦者慚服。

[illegible]倉吏成終歲[illegible]餘萬斛石唐主曰[illegible]納有餘
衍拆揞民[illegible]安得羨餘邪[illegible] 秋七月閩
主[illegible]城福州西郛以備越人又度民為僧民避重賦
多為僧凡度萬一千人[illegible]
[illegible]元弼[illegible]遣歸[illegible] 十一月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和指
揮使[illegible]成彥溫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illegible]
榮詰其惡以御金全之意[illegible] 己巳詔贈官仍及
桑千等官遣使誅守[illegible]於安州[illegible]金全至金陵唐主
待之甚薄[illegible] 丁巳唐

主立齊王璟為太子兼大元帥錄尚書事 太子太
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illegible]帝許
之延光[illegible]行[illegible]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
貲且慮為子孫之患[illegible]
[illegible]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
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
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
[illegible]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
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

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illegible]光遠奏云
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為延光輟
朝贈太師[illegible] 唐齊王璟固辭太子
[illegible] 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
子禮 丁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 己巳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
[illegible] 辛未[illegible]安州[illegible]倉糧於計帳之
外所餘頗多[illegible]
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

各杖而遣之[illegible] 翰林學士李
[illegible]以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
[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澣濤之弟也[illegible] 楊光遠入朝帝欲徙
之佗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
賞[illegible] 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
數人為刺史[illegible] 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
度使進爵東平王[illegible] 冬十月丁酉加
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壬寅唐大
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術士孫

斗分野有災（[illegible]）勸唐主巡東都（勸之東巡江都）。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泰州，漢時吳陵之海陵縣。[illegible]）。丙午，罷仁規為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illegible]）。庚戌，唐主發金陵。甲寅，至江都。閩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illegible]）。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illegible]）。十二月丙申，至金陵。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延翰卒。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illegible]），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illegible]），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illegible]）。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illegible]）。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illegible]）。閩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illegible]），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建州本漢冶縣地[illegible]）。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illegible]）。二月，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illegible]），掌書記張式素為彥澤所厚，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譖之（[illegible]）。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illegible]）帝不得已與之。癸未，式至涇州，彥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illegible]）。

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

蜀自建國以來，節度使多領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民甚苦之。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廏向，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

夏四月，閩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唐主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爲宣徽副使。

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珫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許。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群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爲聲援。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群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蜀主乃辭之。又求援於荊南，高從誨遺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荊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

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甲兵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強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羊

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又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戢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

醉醒矣（[illegible]）卿勿以為憂、閩主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illegible]）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illegible]）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illegible]）與繼業同謀沂豐方侍（[illegible]）即收下獄（[illegible]）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illegible]）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戶（[illegible]）（[illegible]）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

國計使南安陳匡範（[illegible]）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算商賈數倍（[illegible]）曦宴群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既而商賈之算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illegible]）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illegible]）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illegible]）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為國計使（[illegible]）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

緡至千緡從之、唐主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illegible]）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illegible]）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罷建勳歸私第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illegible]）以北京留守李德珫為鄴都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眾心大悅（[illegible]）

（[illegible]）吳越府署火（[illegible]）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illegible]）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illegible]）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illegible]）與王延政治兵相攻（[illegible]）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illegible]）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illegible]）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

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衆心，罷歸，酖殺之。

八月，戊子朔，以開封尹鄭王重貴為東京留守。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以為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illegible] 劉知遠由是恨二相。[illegible] 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壬辰，帝發大梁；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illegible] 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illegible]

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章德安忠厚能斷，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illegible] 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illegible]

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illegible] 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illegible]

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親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illegible]

辛酉，滑州言河決。[illegible]

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閩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illegible]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 [illegible]

[illegible]節鉞成還，許之。[illegible]仍諭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illegible]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illegible]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illegible]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illegible]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illegible]收其精騎以隸麾下。[illegible]

[illegible]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靼、契苾亦莫之赴，[illegible]重榮勢大沮。[illegible]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illegible]閩同平章事李敏卒。[illegible]帝之發大梁，[illegible]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帝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illegible]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延翰以聞。[illegible]鄭王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勳、護聖都指揮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illegible]會申州刺史李建崇兵於葉縣以討之。[illegible]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illegible]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illegible]又以郭金海[illegible]彥筠，滑州人也。庚辰，[illegible]王重貴如鄴都。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暉據牙城拒之。[illegible]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illegible]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illegible]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頮用鐵盆，[illegible]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illegible]死國事者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illegible]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illegible]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illegible]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群臣獲罪者眾，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illegible]

告諭中外。十二月丙戌，徙鄭王重貴為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珫為東都留守。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荊南、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至南津；楚王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佶之子也。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饑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陳讀曰陣。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周為馬步都虞候。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焦繼勳邀擊，敗之，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宗城，州之西北一百七十里。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退則敵乘而東之。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為，于偽翻。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卻，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胄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眾，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大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庚子，[illegible]州刺史張建武等取趙州。

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癸卯，制以錢弘佐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四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癸亥，改鎮州為恆州，成德軍為順德軍。丙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為侍中；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恆州府庫，重威盡有之，帝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范陽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斂於民，恆人不勝其苦。

張式父鐸詣闕訟冤。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

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曦寵而憚之。

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境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為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何重建將兵救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二月癸巳，以重建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間胡人也。

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王璟參決。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為節度使。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王。

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帝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

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

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慝安辨。[illegible]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爲陛下惜此惡名。[illegible]乞正彥澤罪法，以滌洗聖德。[illegible]疏奏，留中。受益，從讜之兄子也。[illegible]庚申，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illegible]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illegible]張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illegible]奏彥澤罰太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

陛，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illegible]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彥澤爲左龍武大將軍。[illegible]

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illegible]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翷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illegible]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illegible]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illegible]丁丑，高祖殂。[illegible]高祖爲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illegible]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illegible]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illegible]

[illegible]以弘熙輔政，[illegible]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爲計。五月，己亥，始有疾。[illegible]乙巳，尊太妃劉氏爲皇太后。太后，帝之庶母也。[illegible]

唐丞相太保宋齊丘既罷尚書省，不復朝謁。[illegible]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illegible]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游客干朕，[illegible]今爲三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爲嫁，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illegible]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爲游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illegible]子嵩

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 [illegible] 丙午以齊丘為鎮南節度使 [illegible]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 [illegible]

六月乙丑帝殂 [illegible] 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 [illegible] 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 [illegible] 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illegible] 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illegible] 皇后曰皇太后 [illegible]

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 [illegible] 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 [illegible] 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劉氏殂 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日不克而歸 [illegible] 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 [illegible] 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庚子大赦 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illegible] 馮 [illegible] 勳舊將欲復置樞密使道等三奏請以樞密舊職授之 [illegible] 帝不許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 [illegible] 與人言而不見其形聞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 [illegible] 置百官攻掠海隅 [illegible] 遇賢年少 [illegible] 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弘昌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 [illegible]

道崖瑞州人也 高行周圍婺州踰年不下
於行周曰 城中食盡本國重都虞候曲周王沺言賊城已危我
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乎與本國部指
揮使元城劉詞帥衆先登 八月拔之安
從進舉族自焚 甲子以樞密使為中書令 閩主曦
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
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 丙寅閩主曦宴
群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
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閩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漢葬天皇
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自為吳相興利除害
變更舊法甚多 及即
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
庚寅行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為泉
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
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
將以屬吏 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
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
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

復召孫晟為相 楚王希
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範作天策府 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
用丹砂數十萬斤
地衣春夏用角簟
秋冬用木綿 與

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
孝皇帝于睿陵 廟號高祖 先是河南
河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
民錢
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
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
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
使董遇欲增求羨利 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
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

自責其食韜鑽錢至今欲之如故

閩主曦之甥

僕射李仁遇敏之子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閩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上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侍中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為比而命之蜀人非之

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丘唐主幼子景過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累日种氏乘間言景過雖幼而慧可以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為神[illegible]
[illegible]浸成躁怒[illegible]左右諫不聽嘗以
[illegible]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
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
色論辯中理者[illegible]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道
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
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illegible]何
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唐主所賜予
[illegible]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
壇[illegible]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
請耳[illegible]王栖霞異乎[illegible]
[illegible]駕部郎中
馮延巳為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
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己上者延巳稍以計逐
之[illegible]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
[illegible]晟曰晟山東鄙儒[illegible]
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
與齊王遊處[illegible]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
色狗馬之友邪延巳誠無能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
[illegible]延[illegible]歙州人也[illegible]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illegible]
[illegible]屢言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佞邪小人不

唐主立

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illegible]
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illegible]會唐主疽發背秘不令人
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裕遣
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illegible]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
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illegible]秘不發喪
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
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illegible]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
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
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illegible]公
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
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曾孫也[illegible]
丙子[illegible]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
[illegible]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
覺[illegible]私室以俟升遐[illegible]按其罪齊王
不許[illegible]烈祖[illegible]為賤[illegible]
[illegible]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禮部員外
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
姬妾蕭儼駮曰[illegible]此必延巳等所為非大行之命
也[illegible]昔延魯為東都判官[illegible]

已有此詔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

吳相氏有變男女若爲出府倉贖而歸之

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貧人之子爲富

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爲然將治延魯罪 臣以爲

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請

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中章奏千餘

道皆斜封一抹 果

得延魯疏 詔已行竟不之改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

德以將樂縣爲鏞州 延平鎮爲鐔州 立皇后張氏

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

思恭爲兵部尚書 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

思恭遷僕射錄軍國

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

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

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

國人謂之楊剝皮 二月己卯朔以中書令趙

季良爲昌武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昌武節度使兼侍中

馮延 爲侍中 唐元

宗即位 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韓熙

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 尊

皇后曰皇太后 立妃鍾氏爲皇后唐主未聽

政 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

曰書記有常職何爲如是其煩也 唐主

爲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

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

定苟旁無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爲太保兼中

書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爲侍中 唐

主以齊丘宗先朝勳舊故順人望召爲相政事皆自

決之徙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初唐

主爲齊王知政事 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

言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訐以爲翰林學士蔡丘之黨疾之坐封駮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節度使上蔡王齊傅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惟韋夢錫如在朝廷 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爲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丘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覺等爲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躐通顯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爲樞密副使 岑既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擯斥之 唐置定遠軍於濠州 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

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倡優以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拉殺漢主因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爲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爲昭武節度使鎮撫州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郛既而敗歸 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 發民爲兵羈

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廢金陵錢塘苽虛詛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循王弘杲請斬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窮奢侈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縣諸庭樹久之乃絕

秋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闞璠彊戾排斥異己弘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文慶于睦州璠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璠明州人文慶睦州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緣烈祖意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陵尹燕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冀為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衆踰嶺趣虔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

[illegible]遇賢眾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illegible]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於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illegible]匡浩公鏐之子也。[illegible]

八月乙卯，唐主立子景逷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逷，[illegible]唐主力保全之。

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棄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illegible]

九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妃，代北人也。[illegible]

帝事太后、太妃[illegible][illegible]弟亦友愛。[illegible]

初，河陽牙將喬榮[illegible]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illegible]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illegible]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illegible]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illegible]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illegible]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illegible]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illegible]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illegible]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illegible]晉使如契丹，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

延廣所沮。[illegible]帝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群臣；[illegible]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illegible]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illegible]

甲午，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亂之狀，[illegible]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

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illegible]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為其婦。[illegible]

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帝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為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

漢主命韶王弘雅致仕。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金陵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棄眾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戊子，吳越王弘佐納妃仰氏，仁詮之女也。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戊戌，承祚稱母疾，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甲寅，徙楊承祚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

近道兵以備之。齊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illegible] 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被疎，乃出齊丘爲鎮海節度使。[illegible] 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illegible] 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illegible]

[illegible] 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僭邑尤甚。寧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illegible] 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而已。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壖，西距隴坻，[illegible] 南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illegible] 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餓死

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illegible] 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恆、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重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illegible] 威用判官 [illegible] 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借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illegible] 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illegible] 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illegible]

[illegible]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 [illegible] 欲無厭，喜自誇大。[illegible] 爲長槍大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爲銀槍都。[illegible] 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illegible] 飾以金寶，長十餘丈，[illegible] 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幞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賦斂。[illegible] 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illegible]

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之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遊遨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讐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恒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區弘練曰王逞欲而愎諫千口飄零無日矣

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巒書生無爪牙巒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珂自請願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

帑貝用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 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陳使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 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成德節度使杜威 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禍福 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祐逃歸母疾故爾 既蒙恩宥闔族荷恩 朝廷信之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唐以侍中周宗為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為鎮海節度使 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 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 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 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 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疎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若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 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 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 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 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 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 契丹已屯鄴都 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營使 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 是日行闕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 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 戊子帝至澶州 契丹主屯元城 趙延壽屯南樂 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 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

王（注文漫漶）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戊戌蜀主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注文漫漶）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注文漫漶）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谷（注文漫漶）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鵶鳴谷遁去（注文漫漶）殷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注文漫漶）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注文漫漶）誅建成元吉為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殷為唐本處）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注文漫漶）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注文漫漶）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注文漫漶）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五 起閼逢執徐二月，盡旃蒙大荒落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下甲

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人；漢璋，應州人；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入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帝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左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甲寅，百官表請聽樂，詔不許。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

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戊勝節度使何重建爲東南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階州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爲鄉導以取階成甲子蜀人攻階州契丹僞弃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鋭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即就也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

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妒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

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illegible]）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illegible]）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illegible]）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illegible]）葬閩主曦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illegible]）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illegible]）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illegible]）丁亥詔太原恒定兵各還本鎮（[illegible]）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illegible]）勅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秦州兵救階州出黃階撓敗蜀兵於西平（[illegible]）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illegible]）

（[illegible]）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illegible]）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illegible]）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illegible]）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illegible]）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illegible]）見契丹強盛始憂國破身危但日夜縱酒（[illegible]）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illegible]）州縣吏復因緣為姦（[illegible]）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illegible]）留守判官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illegible]）延廣慚而止（[illegible]）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illegible]）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illegible]）率民財以實私藏（[illegible]）

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

値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

戊寅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

又遣神武統軍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

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攻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

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

六月辛酉官軍拔淄州斬其刺史劉翰

太尉侍中馮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

癸卯以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

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

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

初高祖割北邊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甲子復置翰林學士

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illegible]爲兵部[illegible]

郎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誥武強徐台符[illegible]禮部郎中李澣主客員外郎范質[illegible]溫叟岳之子也[illegible]

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illegible]

己丑以太子太傅劉昫[illegible]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illegible]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在學士[illegible]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illegible]受代亦須奇才[illegible]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illegible]也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頗任愛憎一飯之[illegible]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illegible]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illegible]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illegible]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illegible]風俗尚武土多戰馬[illegible]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illegible]何憂乎

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illegible]知閩國事[illegible]

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illegible]

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遠軍於濠州[illegible]以崇俊為節度使[illegible]清淮節度使姚景卒[illegible]崇俊坐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唐主陽為不知其意徙崇俊為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illegible]

俊，海之彥，鼎信之子也。（[illegible]事見[illegible]）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illegible]）深州刺史慕容遷擊却之。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illegible]）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州。（[illegible]九域志[illegible]）[illegible]進以兵二千屯長溪。（[illegible]）

泉州散員指揮使留從效（[illegible]）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illegible]）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于是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illegible]）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illegible]）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illegible]）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illegible]）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illegible]）吾倍道詣行在，見於建州，（[illegible]）以紹頗首示之，眾遂潰，[illegible]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illegible]九域志泉州西南至漳州[illegible]八十里[illegible]）亦殺刺史程文縉，（[illegible]）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之從子也。（[illegible]）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疏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illegible]）

十一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illegible]）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illegible]）青州城中食盡，餓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illegible]）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illegible]）人皆言我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

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illegible]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illegible]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illegible]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illegible]
初唐翰林待詔臧循[illegible]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嘗爲賈人[illegible]

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illegible]文徽表言可取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觀其可否[illegible]文徽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illegible]閩漳泉汀三州皆降于殷
殷將張漢卿自鐔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illegible]

邵武民[illegible]殷兵擊破循[illegible]執循送建州斬之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illegible]閏月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illegible]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illegible]
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

準等奉國寶于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illegible]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於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illegible]重遇方嚴兵自衛二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illegible]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踴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契丹復大舉入寇[illegible]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illegible]契丹前[illegible]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

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

八分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

渡庚子從恩奏契丹逼邢州從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

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

閻之，即時北渡，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

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

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將兵衛

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二月壬辰，帝至滑州，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

中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illegible]）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illegible]）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illegible]）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illegible]）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illegible]）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

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illegible]）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illegible]）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illegible]）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為腹心。（[illegible]）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illegible]）

（[illegible]）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illegible]）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illegible]）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

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illegible]）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illegible]）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illegible]）初，高祖[illegible]徙[illegible]於故瀛州城，（[illegible]）及契丹入寇，滄州[illegible]之門城戍俱陷。議者以為滄州、鄚郡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

擁摽南北從之三月戊戌以蔡德清運城合德清樂之民以賞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 十五年不遷及閩主曦之立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 及朱文進弒曦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擢其友羅福清 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為朱文進畫取建州之策文進以為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闇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說黃仁諷曰今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戊夕仁達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恐眾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真天子也相與迎之乙亥立為帝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 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 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仁達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安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 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 甲寅取滿城獲契丹酋長沒剌 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 聞晉取泰州復擁眾南向 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 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

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
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
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
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
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
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奚車中
令其眾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
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
擊晉軍又順
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
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
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眾我寡
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鬭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
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
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
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

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
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
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
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
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曰與其
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
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
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
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
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鞚宜長驅取
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
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
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鬭步騎
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
皆委棄之諸將亦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
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
列遣精騎擊之皆渡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
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
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
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

足重難以追 若全軍而還

州上至幽州散兵稍集以麻荅失利扶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不預 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 夏四月辛巳帝發晉州甲申還大梁 己丑復以鄴都

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門閩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

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 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為太上皇 李仁達既立嚴明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屬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千沈九族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 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大赦 順國節度使杜重威入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以備邊為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虜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邀遮之意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為眾所怨又畏契丹之強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勳舊邀求姑息及邊境有事日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 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 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 丙辰威至大梁 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明日祀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

殺嚴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
居嚴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
號……奉表稱藩于唐……遣使入貢于晉并殺
嚴明之父廣以國遷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
義編之屬籍……又遣使
修好於吳越……己未杜威獻部
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又獻粟十萬斛芻二
十萬束云皆在本道……
……帝以其所獻騎兵……隸護聖步兵隸護國威復
請以爲衛隊而廩賜皆仰官……

……威又令公主白帝求
天雄節……許之唐兵……建州屢破泉州兵……
許文稹……唐兵于汀州……
執其將時厚卿六月癸酉以杜威爲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
……邊民塗
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
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
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
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何

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
……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
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
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
奉官……使……詣契丹卑辭謝過
契丹主曰使……來仍割鎮定兩道隸
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乃止及契丹
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嚮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
矣……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
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
兵於險……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臠
其肉以……唐……鐔州……查文
徽……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
之徵求供億府庫爲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
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請爲附庸以求救
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
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
因毒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六

齊王下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鄉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之。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

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

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漢主殺韶王弘雅。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

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恆州事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恆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為之召欽祚還仍厚賜威以慰安之戊申置威勝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

以左僕射王翻嘗與高祖謀立弘昌出為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冬十月癸巳置鎮安軍於陳州唐元敬宋太后殂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初高麗王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強大因胡僧襪囉言於高祖曰勃海我婚姻也其王為契丹

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為仇襪囉復言之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為大義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諭指使擊契丹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曏者襪囉之言特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為敵

仁遇還武更以它故為解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眾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

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告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仁俊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闞、杜之黨，凡權任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戇，故獨存之。

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為國官。溫其，衢州人也。十二月乙丑，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辛未，以前中書舍人廣晉殷鵬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初，帝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

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罕預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楚

湘陰處士戴偃，為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眾心。」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三年春正月，以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延魯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 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給事中常夢錫……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夢錫宜左右之未幾罷宣政院……夢錫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

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更歷十鎮……所至貪暴家貲為諸帥之最……帝利其貲 二月庚申為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為子 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為之

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死……以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鎮朔方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羌胡怨怒競為寇鈔……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溫上表告急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繼勳曰弘通兵勢甚盛士卒……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為蘄州刺史……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

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illegible]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illegible]會晉與契丹絕好[illegible]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自保[illegible]契丹入寇方簡帥眾邀擊[illegible]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眾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illegible]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鎧仗署東北招收指揮使[illegible]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illegible]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導以入寇[illegible]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蜂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illegible]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及陝州[illegible]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廷之意悔離靈武[illegible]乃厚事馮玉求復鎮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illegible]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陣使[illegible]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illegible]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由是恨之[illegible]

初唐人既克建州[illegible]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illegible]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illegible]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疏薄覺不敢言入朝而還[illegible]

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

里。朝城北流。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

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啗以厚利。洛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擁餘眾入水溺死者甚眾。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為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

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

超有隙，發其事，衆旗死彥鄖，趣馮玉使殺之。劉知遠上表論救，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勅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遺弘義書，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

二城。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糧已盡。拓跋彥超衆數萬，為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七千級。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

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更名弘達。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辛丑，福州排陳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所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壬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丙辰，河

決澶州臨黃。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安國節度使李守貞累表請發兵取瀛莫，此其時也。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

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杜威厚待之，賂以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若有

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主者，除

上饒節度[illegible]萬緡絹萬匹銀萬兩。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唐兵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弘佐曰：「脣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接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御之

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
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
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強不用命
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
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判省事
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
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耗者半
其能久乎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
杜威
等至武強
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
彥澤在恆州
引兵會之言契
丹可破之狀威等復趣恆州
以彥澤爲前鋒
甲申威等至
中度橋
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

契丹焚橋而退始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
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
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
蜀
施州刺史田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
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
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
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
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
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
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
裏合勢虜必逃潰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
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
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
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
樵采者遇之
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忷懼翰等至
欒城
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
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
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主之舅也

十二月丁巳，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渡。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

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都部署，以符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之，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力，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洺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

惶莫敢言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

以威為太傅守貞為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己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

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荅為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一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

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

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

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踞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領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安至此彥澤大笑

酒飲之[illegible]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illegible]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illegible]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歸第自經[illegible]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illegible]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

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illegible]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illegible]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回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illegible]是夕彥澤殺桑維翰[illegible]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

卿皆詣契丹牙帳降[illegible]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詰之[illegible]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illegible]契丹主笑而釋之[illegible]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illegible]契丹主賜帝手詔[illegible]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啜飯之所[illegible]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illegible]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illegible]

[illegible]

璽也魏氏取其文作之[illegible]及于[illegible]律文[illegible]獲之以爲大寶[illegible]受命璽文曰[illegible]珂自焚[illegible]所刻[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奏頃王從珂自焚，[illegible]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illegible]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上[illegible]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illegible]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illegible]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illegible]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卻之。[illegible]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illegible]延廣蒼猝無所逃，往見契丹主於封丘；[illegible]契丹主詰之[illegible]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illegible]延廣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

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illegible]

[illegible]大梁城東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一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

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命左右臠之。未幾，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

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傅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以晉

主爲召義侯，處於黃龍府。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illegible]

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illegible]

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illegible]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illegible]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illegible]晉主陰祈[illegible]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illegible]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仗。[illegible]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illegible]

契丹主謂晉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illegible]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illegible]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illegible]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illegible]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illegible]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illegible]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illegible]

麗之契丹主猶欲誅晉臣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之乎[illegible]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illegible]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illegible]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illegible]他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illegible]既而返為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illegible]延壽曰曏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illegible]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illegible]延壽為燕王故稱之[illegible]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illegible]

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illegible]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illegible]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illegible]兀欲為人雄健好施[illegible]癸[illegible]契丹主[illegible]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illegible]左右從者百餘人[illegible]契丹遣[illegible]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illegible]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illegible]

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為秦州宣慰使[illegible]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illegible]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兀欲姊婿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illegible]

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以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佺為彰義節度使，客將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晏僧，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恕討誅之，軍府以安。

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剌、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憂懼，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同平章事，至洛陽，訽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

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關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

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柺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

還（還又如字）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為

燕王爲之副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元
城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
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
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
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
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
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
以元弟亞兆已意欲以旌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
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
主請斬之唐主大諭解乃止

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
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
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主
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
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
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
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
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
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人皆以

唐主亦悔之契丹主召晉
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
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
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
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
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
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
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
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
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

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
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
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
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
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
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爲中京
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
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
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

固鎮拔之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illegible]
取鳳州[illegible]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
千七百赴之[illegible]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
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
愧也[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將
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illegible]
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
陽[illegible]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滏陽史弘肇[illegible]
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
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illegible]
[illegible]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
曰虜勢尚強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
左右遏止之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
勸進[illegible]知遠疑未
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illegible]
[illegible]今遠近之心不謀
[illegible]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illegible]

[illegible]
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契丹以[illegible]
忍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illegible]奉國都頭
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
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illegible]吾
輩若殺忍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
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
兵以給衆庚午旦斬忍[illegible]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
奉暉為留後[illegible]徐州人[illegible]章太原人也[illegible]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
乃更稱天福十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
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illegible]

其曹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鎮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　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

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　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　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

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　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　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　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　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

稱留後表言其狀　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　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　李氏晉陽人也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與術士游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　昭券曰昭悅家臣也

當熟議，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illegible]伺昭[illegible]

己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illegible]　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王暉降契丹見上卷上年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illegible]　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閒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illegible]　帝見矩甚喜，曰：子挾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illegible]　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使，侯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行[illegible]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為絳州防禦使，保義馬步副指揮使。[illegible]　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韜趣白晝帥眾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illegible]

[illegible]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illegible]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illegible]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illegible]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illegible]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illegible]遣弟超奉表來求救。癸亥，賜超[illegible]還。[illegible]瓊兵敗，為契丹所殺。　蜀王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闇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眾以允權家世延帥，[illegible]推為留後。[illegible]據西城。[illegible]密，應州人也。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illegible]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illegible]

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唐主淑妃與許王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契丹主以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從益幼辭不之官復歸于洛契丹主以張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為太保　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契丹主遣之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眾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

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棄東城來奔。壬辰，高彥詢以丹州來降。蜀翰林承旨李昊謂蜀主曰：「敵復援鳳翔，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

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眾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留從效言浙兵欲奔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怨陳覺等專橫，乃曰：「吾兵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

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
瘠比年軍旅屢興帑藏虛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
大軍
久戍於此置而錢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
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
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
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
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
然竟不禁胡騎剽掠　丙午契丹

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
樂至此令人悒悒　今
得歸死無恨矣
蜀孫漢韶將
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
張筠余安皆還鐵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
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俶為
丞相　吳越以越州為東府　庚戌以皇弟北京
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
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
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　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
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　留高
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
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
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漢契丹
主執而詰之　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

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
凡六詰穀辭氣不撓乃捨之　帝以從弟
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為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為忠武節度使充
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
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
章權三司使　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
為皇后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群臣曰
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　顧張礪曰爾亦
有力焉

甲午，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又以河東都押牙劉銖為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契丹所署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丙寅，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以岢嵐軍使鄭謙為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兼忻

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又遣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離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

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據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前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為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為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

岳神衮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強，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卻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

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詐之……今
校也公舊鎮此地……
相待大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高謨翰
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遂
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
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
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
肇遣馬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
……辛未
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

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
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
……壬申詔赦諸
……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
延巳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
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
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
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等
猶在本根未殄枝榦復生同罪異誅……

……人心……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
羣臣忿疾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
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
天生五材闕一不可……
一旦為小人忿狂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
節……唐主以文蔚
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
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
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
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

齊丘延巳為之陳說故陛下赦之擅
興者不誅則……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
……效死者矣
……不從……
已罷……
屢言宋齊丘黨與……奏熙載嗜酒猖狂
貶和州司士參軍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頵
舉州降蜀……奉頵晉之宗屬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疾甚……

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亦令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帝之自晉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illegible]仁會[illegible]騎三千赴之，會契丹[illegible]仁會乘[illegible]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冀州人[illegible]符習之甥也。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二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

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辛巳，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為建雄節度使。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盜道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甲申，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為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

[illegible]存瓌莊宗少從弟也[illegible]曰

劉昫齊洛陽奔大梁[illegible]武安節度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希廣[illegible]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illegible]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軍事[illegible]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illegible]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illegible]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illegible]天策府學士李弘皋鄧懿文小門使楊滌[illegible]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

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illegible]彥瑫等不從[illegible]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illegible]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illegible]

[illegible]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illegible]

丙申帝發大原[illegible]自陰地關出晉絳[illegible]丁酉史弘肇[illegible]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illegible]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illegible]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illegible]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illegible]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illegible]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

乃降[illegible]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illegible]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張遇帥眾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illegible]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illegible]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眾北遁[illegible]過衛州大掠而去[illegible]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illegible]

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illegible]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illegible]告之

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恆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為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為樞密使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為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松徽之子也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為從益宿衛壬寅翰及劉晞辭行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武行德於河陽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為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眾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為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眾猶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為燕兵計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

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乃
出居私第 甲辰帝至晉州 契丹主兀欲以契丹
主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
命擅自立內不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
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
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 酋
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
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為中京留守 以前武州刺史高
奉明為安國留後……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恒州

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
隨 乙巳發真定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瑯
拒命 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
珂攻之未下 帝至城下
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
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 以偏
將薛瓊為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
而入壬子至石壕 汴人有

越鄭洛而來迎
後漢氏之來蘇 六月甲
寅朔蕭翰至恒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
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
可以為節度使 又吾為
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
我守汴州 令我處宮中 汝以為不可
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
子女 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辭曰此皆國家
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麻荅以大臣不
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

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
乙卯帝至新安 吳越忠
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獻王弘佐卒 遺令以丞相弘倧為鎮海鎮東節
度使兼侍中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
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
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 命鄭州防
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
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
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

聞者泣下。戊午，帝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於陝。帝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帝由是親任之。仁浦，衛州人也。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丙寅，吳越王弘倧襲位。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壬申，以北京留守崇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為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

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為樞密使。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弘、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唐英聞帝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及獲詔，以繼弘為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為磁州刺史。安國節度使高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荅，署馬步都指揮使劉鐸為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恆州。帝遣使告諭荊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李金全為

行營招討使[illegible]經略北
方聞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以馬
希廣為天策[illegible]武安節度使江[illegible]都統兼
中書令封楚王[illegible]以[illegible]趙[illegible]
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illegible]契丹所羇[illegible]令
[illegible]在汴中[illegible]使[illegible]起從[illegible]
[illegible]從之[illegible]部留
守天雄[illegible]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
中李守貞[illegible]重威仍請移它鎮[illegible]歸德節度
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

使以行周代之[illegible]守貞為護國節度
使加兼中書令[illegible]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
為晉昌節度[illegible]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illegible]
吳越王弘佐以其弟合州刺史弘俶同參相府事[illegible]
[illegible]逆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illegible]
[illegible]白皆錢
[illegible]越王弘倧以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
[illegible]既而悔懼[illegible]以金筍二十株
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
請弘倧從之[illegible]胡進思不自安[illegible]杜重威自以

附契丹[illegible]內常疑懼[illegible]
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於麻荅以求援
[illegible]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illegible]
[illegible]指揮使張璉將之[illegible]威請以守魏
[illegible]麻荅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千五
百人及幽州兵赴之 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
高行周為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
重威[illegible]辛未楊邠郭威王章
皆為正使[illegible]
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頗增數

倍[illegible]章白帝罷不急之
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庚辰制建宗廟
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
廟追尊謚號[illegible]凡六廟 麻荅貪猾殘忍民
[illegible]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
面抉目斷腕[illegible]焚炙而殺之欲以
威眾常以其具自隨[illegible]左右懸人肝膽
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袍用
乘輿服御物[illegible]曰茲非漢人以為不可

無已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
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
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
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
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
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
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
鐸請兵於麻荅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
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
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

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
入 漢兵且以為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
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
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
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強猶豫未
發會楊安等軍出 契丹留恒州者
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鐘為號
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恒州召前
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

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鐘聲
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
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
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
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 狐疑匿於
以佩刀決幕引出之 再
榮不得已而行諸將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
等大懼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
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 八月壬午朔契丹自
北門入 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

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
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 會日暮
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
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
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即郎五也
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眾推道為節度使道
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為留後時李榮
功最多 而白再榮位
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帝遣
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

白再榮貪昧，恃忘諸將奉周軍士華池
王饒
恐為再榮所併，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自
衛。司天監趙延乂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
以李穀和凝久為相，家富，
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穀、凝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
穀、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

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殆三千人，
豈獨公之力邪！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
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
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麻
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暴，謂之白
麻荅。
楊袞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即日北還。楊安亦遁去。
李殷以其眾來降。庚寅，以薛懷讓為安國節度使。
劉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讓。懷讓詐云巡檢，引兵向
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

問。辛卯，復以恒州順國軍為鎮州成德軍。
乙未，以白再榮為成德留後。踰
年，始以何福進為曹州防禦使，李榮為博州刺史。
救盜
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
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
盜並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眾以為盜猶不可
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
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

逢吉為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
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
及為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
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
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
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
行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為服，庶兄自外至，不白

言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

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彥瑫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喪乙巳至趺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制以錢弘俶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卻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于唐蜀

以荊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為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為鎮南節度使

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床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初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薦翰林學士李濤因稱之曰昔濤乞斬張彥澤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相也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

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illegible]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illegible]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illegible]上疏請親征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空兼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illegible]戊寅詔幸澶魏勞軍[illegible]以皇子承訓為東京留守[illegible]馮道李崧和凝自鎮州還[illegible]己卯以崧為太子太傅凝為太子太保[illegible]庚辰帝發大梁[illegible]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illegible]恐終不為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illegible]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illegible]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illegible]行周泣訴於執政指糞壤實其口[illegible]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之曲猶令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illegible]

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illegible]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illegible]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帥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illegible]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illegible]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illegible]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張璉入鄴都助重威事始上七月

[illegible]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illegible]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眾心耳眾心[illegible]所保用此何為[illegible]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illegible]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璲來見[illegible]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illegible]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尫瘠無人狀[illegible]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

張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高行周以[illegible]在道州固辭鄴都。

己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爲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吳越王弘倧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十二月，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

癸巳，帝至大梁。

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

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爲魏王。

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又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己酉，鮑修讓傳李孺贇首於[illegible]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吳越王弘倧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及襲位，誅抗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諫議，弘倧數面

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弘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倧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弘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倧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為進思

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庚戌臘弘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倧猝愕不能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遽出褰簾德昭乃

拜進思稱弘倧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弘倧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

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帝以趙匡贊族益與蜀兵共為寇患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

阻乞兵應接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

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朝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

父在虜庭父恐陛下未之
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爲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
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
方墜坑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
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
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之曰匡
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
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己未帝更名暠
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爲太師　壬戌吳越王弘
倧遷故王弘佐於衣錦軍私第　遣匡武都
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
吾意當以死拒之　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由
子始不豫　趙匡贊不俟李怨返命已離長安丙子
入見　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
以兵少發本道及如
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　思綰恐匡贊牙
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
其面以帥下　景崇悅悉藏
於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

魏州人也　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
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
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
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
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之散關俘斬
卒四百人
丁丑帝大漸楊邠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
使劉信立遣之鎮　信不得
入辭雨泣而去　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
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
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　是日殂于萬
歲殿　逢吉等祕不發喪庚
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
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內外親族一切不問
磔重威尸於市　市人爭啖其肉
吏不能禁斯須而盡　二月辛巳
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爲周王同平
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
蜀韓保貞寵福誠引兵自隴州還
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川分兵

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illegible]
[illegible]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朝廷知成德留
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後劉在明代
之　癸巳大赦（即位十三年赦）　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
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illegible]吳越王弘倧惡其反
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以絕
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
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
方安二人踰垣而入弘倧闔戶拒之大呼求救[illegible]
溫聞之叱眾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illegible]
[illegible]弘俶[illegible]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
曲赦下[illegible]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illegible]
弘倧曰[illegible]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
引兵[illegible]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
勸景崇殺[illegible]以[illegible]朝密旨[illegible]
[illegible]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開
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illegible]戊戌益入
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
之[illegible]　蜀張虔釗自恨無功[illegible]

與州慙恚而卒[illegible]　侍衛馬步都
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朝參[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redacted]音註

後漢紀三 起著雍涒灘三月盡屠維作噩凡一年有奇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

乾祐元年三月丙辰，史弘肇起復，加兼侍中。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改廣晉為大名府，晉昌軍為永興軍。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柰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中，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

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眾皆潰。初，契丹主北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副使邪律忠為節度使，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方簡怨恚，且懼入朝

為契丹所留，還延不受命，帥其黨二千人保狼山故寨，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詣降，帝復其舊官，以扞契丹。耶律忠聞鄴都既平，常懼華人為變，詔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為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孫方簡自狼山帥其眾數百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遇為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漢有矣。丙子，以劉在明為成德節度使。麻荅至其國，契丹主責以失守，麻荅不服，曰：因朝廷徵漢官，致亂耳。契丹主鴆殺之。

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

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勳舊之臣，奈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他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是日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守貞陰有異志。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

喜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illegible]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據潼關[illegible]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illegible]匡國節度使張彥威[illegible]常[illegible]其所為[illegible]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發兵屯境上奏稱去三載前[illegible]羌族嗢毋[illegible]州刺史李仁裕叛去請討之慶州上言[illegible]詔以司天言今歲不利先[illegible]四月辛巳陝州都監王玉奏克復[illegible]左右諫以太后怒李濤離間[illegible]欲更進用[illegible]以明非常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illegible]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illegible]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illegible]

是三相拱手[illegible]政事盡決於邠[illegible]吏部所可不若[illegible]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illegible]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己[illegible]又以其除官太濫為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illegible]凡門蔭及百司入仕者悉罷之[illegible]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為都[illegible]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illegible]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閏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illegible]　契丹主如遼陽[illegible]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illegible]有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

晉王求之，晉王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女而去，以賜娛奴。王景崇遣蜀威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契丹主留晉翰林學士徐台符於幽州，台符逃歸。

五月乙亥，滑州言河決魚池。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辛巳，以奉國左廂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於蜀，亦受李守貞官爵。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傷重而卒。

秋七月，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侈，強市人田宅，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瘦死者。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劍，嘗與僧歸信訪善劍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使安……從而譖之。甲子，業入朝，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籍沒其家。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亦專權貪縱，賣官鬻獄，四方饋獻，先輸處回，次及內府，家貲巨萬，……亦驕橫。張業既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懼，辭位。以爲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蜀主欲以普豐庫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爲樞密使，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悉其取與，不復會計。

戊辰，以郭從義爲永興節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

蜀主以翰林承旨尚書左丞李昊爲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徐光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蜀安思謙……盡去舊將，又譖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罪，乃得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軍職。甲戌，蜀主許之。

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

密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初，高祖鎮河東，皇弟崇為馬步都指揮使，與蕃漢都孔目官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節度判官鄭珙勸崇為自全計，崇從之。珙，青州人也。（[illegible]）八月，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illegible]）

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常思、白文珂不敢逼河中，趙暉不敢逼鳳翔。）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illegible]）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illegible]）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illegible]）由是眾心始附於威。（[illegible]）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illegible]）甲申，蜀主以趙廷隱為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illegible]）以王景崇為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illegible]）乙未，以錢弘俶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illegible]）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illegible]）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illegible]）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illegible]）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illegible]）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illegible]）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illegible]）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illegible]）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

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昔朝廷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眾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刻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嚮畏高祖，不敢鴟張；以我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蜀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illegible]丑，以太子太傅致仕。 南漢主[illegible]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遁去。 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匭，後改為獻納匭。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

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其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死者日眾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又見蜀主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　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王志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流涕無聽納者

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誡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　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眾曰糧少敵強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潞州人也　荊南節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年五十八保融知留後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彝殷發兵屯延州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初高祖入大梁太師馮道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

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㠁與逢吉子弟俱為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未幾崧以兩京宅券獻於逢吉逢吉愈不悅翰林學士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羣情震動民間或訛言相驚駭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輕重於法何如皆專殺不請或決口斮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莫敢辨訴李嶼僕夫葛延遇為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抶之督其負急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聞而誘致之因召崧弟收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崧弟㠁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縱火焚京城作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城結李守貞又遣人召契丹

兵逢吉取筆改二十為五十字十一月甲寅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僕隸往往為所脅制它日祕書郎真定李昉詣陶穀穀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穀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晉高祖諱改焉

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合境畏之如弘肇副使以下望風展敬乙皆下視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士民不勝其苦

初沇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

劉彥貞副之[illegible] 文徽為監軍使[illegible]
檢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侯騎白有
漢兵數百在淵北皆羸弱[illegible]請掩之金全令曰敢
言過淵者斬[illegible]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illegible]
金全曰向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鬭志
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illegible]
[illegible] 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
旅[illegible] 且請救守
貞朝廷不報 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
陵[illegible] 廟號高祖 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

為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
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
[illegible]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
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
竹箔加土[illegible] 下施機
軸自輕中穿穴通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
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
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
州[illegible]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
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

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illegible]蜀主聞思
謙之言[illegible]安肯為朕進取[illegible] 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
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
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illegible]
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illegible] 漢兵退屯寶雞
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illegible]
[illegible]
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
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
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illegible]

[illegible]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禽萬
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
之[illegible]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
華州[illegible]引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威乃還[illegible]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
川寨[illegible] 蜀中書侍郎兼禮部尚
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艷辭挑前蜀安康長公主
[illegible] 丁酉罷守本官
隱皇帝上[illegible]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大赦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為火所照易辨耳奈衆無鬬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鬬者邪援矟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

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鬬幾為虜嗤然虜伎殫於此矣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甲寅蜀安思謙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蜀主釋不問詔以

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心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淮北羣盜多請命於唐唐主遣神衛都虞候皇甫暉將兵萬人出海泗以招納之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暉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峿鎮俘斬六百級暉等引歸晉李太后請於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

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庶幾遺魂歸達於漢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三月己未以歸德牙內指揮使史德珫

領忠州刺史 [illegible] 德琉弘肇之子也 [illegible] 常不樂父之所爲 [illegible] 有狂人呼語于賓院門 [illegible] 言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笞而黜之 [illegible] 德琉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 [illegible] 弘肇以然之即破械遣之 [illegible] 挂將衍進敗 [illegible] 于鳳陽山斬首千級 [illegible] 夏四月壬午太白晝見 [illegible] 民有仰視之者爲邏卒所執 [illegible] 史弘肇腰斬之 [illegible] 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擁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太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 [illegible] 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 [illegible] 大通帥其衆千餘人來降 [illegible] 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 [illegible]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 [illegible] 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 [illegible] 日計數而給之 [illegible] 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 [illegible] 從義使人誘之 [illegible] 初思綰少時 [illegible] 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 [illegible] 他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 [illegible] 不若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遣之 [illegible] 及思綰據長安肅閒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 [illegible] 肅曰 [illegible] 以自殺 [illegible] 肅曰若勸之歸國 [illegible] 思綰 [illegible] 閒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 [illegible] 公本與國家無他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 [illegible] 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 [illegible] 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 [illegible] 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illegible] 吳越內牙都指揮使鈄滔胡進思之黨也 [illegible]

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貶溺于越州。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入城，坐于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爲！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餘慶、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己爲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

……常凌轢，縱其左右狎昵……能使瑕在後唐……酒使大宗……術得……與之爲度辭醜語……太后……不以爲意。癸亥，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經訓。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扈從珂爲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爲鎮國節度使。

唐主復進用魏岑……吏部郎中會稽鍾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預國政……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與岑爲黨，而國人皆惡之。……部員外郎汜沖敏性狷介……乃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封武……不當干預國政。大怒，流建封於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閩河中破，以朱元爲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爲尚書員外郎……

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

內衙留守同平章事王……性貪鄙，專事聚斂……後不得出城下……

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賓客得銀數鋌而返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已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

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

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歐陽脩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而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為如此者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為貢獻亦賂權貴

朝廷亦以守恩有衆路州漢者之但許其用事者數人而已　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趨長沙　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皐固爭以為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為都部署戰棹指揮

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　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　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遍賞之又方

威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

帝欲特賞威，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

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為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弃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廣、希萼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契丹寇河北，所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帝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使王峻監其軍。

十一月，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去。辛亥，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趣鎮、定。戊午，威至邢州。

唐兵復進攻正陽。十二月，潁州將白福進擊敗之。

楊邠為政苛細，初，邢州人周璨為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為之謀主。邠奏：前資官喜搖動藩臣，既而四方輻集，日遣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俟有闕而補之。漂泊失所者甚眾。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既而官司填咽，民情大擾，乃止。

趙暉急攻鳳翔，周

璨謂王景崇曰公鄉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周璨曰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張思練曰東門諸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郭從義營縱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發二將遣人詗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丁酉密州刺史王萬敢擊唐海州荻水鎮殘之

是月南漢主如英州

是歲唐泉州刺史留從效兄南州副使從願鴆刺史董思安而代之唐主不能制置清源軍於泉州以從效為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四

隱皇帝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丁未加鳳翔節度使趙暉兼侍中

密州刺史王萬敢請益兵以攻唐詔以前沂州刺史郭瓊為東路行營都部署帥禁軍及齊州兵赴之

郭威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詔止之

丙寅遣使詣河中鳳翔收葬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唐主聞漢兵盛罷北面行營招討使

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多斂民財以賂權貴在壽州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奏稱漢兵將大舉自代

二月唐主以東都留守燕王弘冀為潤

宣潤二州大都督鎮潤州……因節度……爲吏部……

守……

欲移易藩鎮，因其赴嘉慶節上壽……

許之。

甲申，郭威行北邊還。

福州人或詐詣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弃城去，請文徽爲帥。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

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等。庚寅，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之。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衆鼓止于江湄。文徽不爲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徽墜馬，爲福人所執，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劍州……程送文徽於錢唐，吳越王弘俶獻于五廟而……

之。丁亥，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汝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甲午，吳越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乙未，以前永興節度使趙贊爲左驍衛上將軍。

二月丙午，徙鄴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度使，泰寧節度使符彥卿，昭義節度使常思安，[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成德節度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留後王饒皆入朝。

甲寅，詔罷寢廟於尚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致祭，有司以費多罷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得一奠。

壬戌，徙高行周爲天平節度使……

彥卿為平盧節度使甲子徙慕容彥超為泰寧節度使　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illegible]　夏四月戊辰朔徙薛懷讓為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阮為武勝節度使[illegible]　壬申徙[illegible]保大節度使徙鎮國節度使劉詞為安國節度使[illegible]清節度使王令溫為[illegible]節度使李[illegible]潞與之通[illegible]及守貞平衆謂饒必[illegible]入朝[illegible]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使[illegible]者駭之[illegible]

楊邠求解樞密使[illegible]諭止之[illegible]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illegible]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為之相公辭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為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illegible]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illegible]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illegible]帝卒從弘肇議[illegible]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illegible]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illegible]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為弟飲之[illegible]逢吉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illegible]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illegible]自是將相始有隙[illegible]

癸未[illegible]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illegible]榮本姓柴[illegible]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illegible]

五月己亥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扆為本州團練使[illegible]從阮之子也　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illegible]下富於春秋有事宜[illegible]

行之親近忠直放遠邪佞……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埸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詔……容……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埸嚴守備……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辛丑敕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無得專奏事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丙午以皇弟山南西道節度使承勳為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閣……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朝廷以遷徙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淮遣沂……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蘇下欲遣之璨知其詐……左右從容如會……無懼色……銖不敢發璨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辛亥以璨為潁州團練使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為手勢令……

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王章亦怨怨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閏月……癸巳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若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又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為修德延乂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六月河決鄆州……馬希萼既敗歸……

乃以言語誘辰溆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淹溪，璠敗死。秋七月，楚以馬延進率[illegible]於益陽以易劉文徵。馬希萼又遣群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

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為夔王，仁贄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己酉，立子玄誥為秦王，玄珏為褒王。晉李太后在建州，臥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勑以數[illegible]。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

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荊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南援朗州之路。

王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于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罕施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

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譏毀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 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 ……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引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眾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曹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吳越王弘俶歸查文徽於唐文徽得瘡疾以工部尚書致仕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獨太師中書令宋忠武王趙匡贊卒 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去父兄之國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 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畏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 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 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 自稱順天王

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 殷瀛州人也 朝廷議發兵以安遠節度使王令溫為都部署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卻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 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 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 章聚斂刻急 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輸二斗謂之省耗 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有犯鹽礬

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百官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頗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

高祖使掌內帑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諭執政邠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都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

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為不可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嘗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

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它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

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稚子視朕朕
今始得為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
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
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傔從盡殺之
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
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
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
威步軍都指揮使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
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行

通鑑二百八十九　十四

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節
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
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
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
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
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　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
蘇逢吉雖惡弘肇
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
太忽忽　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

王峻之家
免者　命李洪建誅王殷之
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　丁丑使者
至澶州李洪義畏懦不敢發乃引
孟業見殷殷囚業　詔示郭威
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　仁浦曰公國之
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強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
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所能解　時事如
此不可坐而待之

通鑑二百八十九　十五

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
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
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
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
以報天子庶不相累　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
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　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
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　以清君側　不可
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　翰林天文趙修己
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
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

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白將大軍繼之[illegible]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箸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illegible]己卯吳虔裕入朝[illegible]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illegible]是日郭威已至澶州[illegible]李洪義納之王殷迎

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鸗脫覘郭威威獲之[illegible]以表置鸗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illegible]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眾心臣敢不撫諭[illegible]

[illegible]度使宋延渥迎降[illegible]

延渥洛陽

人其妻晉高祖女永安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illegible]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illegible]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illegible]諸將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眾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眾皆踴躍[illegible]辛巳鸗脫至大梁前此帝議欲自往河上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illegible]

李業等請空府庫以勞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惱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當為陛下生擒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鳳州防禦使劉重進帥禁軍與侯益等會於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之使歸營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眾曰吾來誅群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等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弒

蘇逢吉已自殺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後匡贊奔兗州

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

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攜鑰數十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餒

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爲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強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

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雖當然耳王殷郭崇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晡乃定

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寺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

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

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勳高祖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贇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

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婿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

庚寅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請太后臨朝聽政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萼引兵繼進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遣使……謂贇曰公非

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貳心
豈不辱其先人贇曰臣父環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
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
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
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
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
而過
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岳麓

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
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
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
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駝口扼湘陰路
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
橋扼栅路可瓊德勳之子也
壬辰太后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鳷為宣
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為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劉銖李洪建
首於市而赦其家
以為郭公
怨錄以殺族行極乎由是　皆族
前兇死　郭威不許
後伯獲至兗州殺而獻之李洪建至陝州
州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懷金將奔
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蜀施州刺史田行

皋殺判官以貳於蜀安首思于我殺之
歸于蜀伏誅　州奏契丹上將數萬騎入寇
攻內丘　五日不克死傷甚眾有戍兵五百
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
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
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一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為樞密副使
於楚　楚
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為強弩

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為希廣死及劉
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營長沙營於江西師
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
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度江出岳麓
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
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
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
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
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
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以戰

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
五百兩希廣遣使造其營計事可瓊常
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數曰真將軍也吾
何憂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
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一日彭師暠見可瓊
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
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
豈有是邪師暠退歎曰王仁而不斷
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
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

舉手以指朗兵又作
手指水西怒目視
衣僧服膜拜求福
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
三千陳於楊柳橋敬真望旗紛錯
曰彼衆已懼走之易破也朗人
雷暉衣潭卒之服入手劍擊希萼不中以
軍中驚擾敬真禮大潰彼劉
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
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

宏引兵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門戰自辰
至午朗兵小卻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
彭師暠獨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
火城上入招許可瓊使救可瓊舉全軍
降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
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為灰燼
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
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
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
遂奔唐

於希萼……左司馬……
吏請希萼勒……
戰血濺袖……曰不幸為……可……所……令……死不
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於地……大呼……死……希萼歎
曰鐵石人也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
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臯弟弘節都軍判官唐
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
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
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
衛指揮使劉彥瑫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

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
……以希崇為節
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
之……弘臯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
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
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為希廣所笞對曰大
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
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
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
……度使……留右都押牙……

□使楊□……於……
在道從……者左右僕從部伍……留數
日費道使……秋相
謂曰我奮……大丈夫……我前尚
有種乎……已丙戌……子
亥……以子□鎖
為武平留後以……朗州……都指揮使將兵
成之希萼召拓拔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
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

癸丑日將暮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
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
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
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
請奉宗廟事太后為母……
……下書撫諭大
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
……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
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皋門村……

[illegible]

武寧節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于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illegible] 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他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

馮道出與崇威語，[illegible] 崇威乃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贇宿衛，[illegible] 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illegible]「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illegible] 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眾歸之。[illegible] 贇大懼。郭威遺贇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illegible] 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illegible] 今崇威奪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illegible] 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illegible] 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illegible] 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己未，太后誥廢贇為湘陰公。

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illegible] 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監國發，有步兵將校醉，揚言：「昔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舉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皋門入宮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為斂葬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

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

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帝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開封尹兼中書令劉勳卒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皞主漢隱帝之喪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

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illegible]怒曰以
廣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illegible]
嗚呼以君貴綜識之才而為愚人謀[illegible]
死固其分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
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illegible]乃遣使請[illegible]歸晉陽
詔盧以湘陰公比在宋州[illegible]今方取歸京師必令
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
東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
拒守以俟河東援兵[illegible]帝使贇
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illegible]帝復遺溫書曰

爰念斯人盡心於主[illegible]足以賞其忠義
何由責以悔死俟新節度使入城[illegible]當各除
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illegible]契
丹之攻內丘也[illegible]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
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illegible]
[illegible]遣使請和於漢[illegible]安[illegible]
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遣左千牛衛將軍
朱憲報聘且叙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贈之[illegible]帝以
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illegible]乙亥
以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為鄴都留守

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illegible]仍以侍
衛司徒赴鎮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為漢隱帝舉
哀成服[illegible]大于禮[illegible]
[illegible]
兄[illegible]至此[illegible]不欲[illegible]安之曰令
[illegible]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是日
[illegible]即皇帝位於晉陽[illegible]仍用乾祐年號所
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節
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illegible]觀察判官滎陽趙華
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
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illegible]
[illegible]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
徽曰[illegible]朕以高祖之業一朝
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
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
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illegible]
[illegible]

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爲直省官，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諭徐州，鞏廷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

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帝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滅也！辭而不處。

初，契丹主北歸，橫海節度使潘聿撚棄鎮隨之，契丹主以聿撚爲西南路招討使。及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二月丁未，以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柴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癸卯，隰州刺史許

遣步軍都指揮使孫……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
……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
幾北漢兵攻府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去
……州人也 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
貢于唐…… 帝悉出漢宮中
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
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
……茲事不遠宜以為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
之物毋得入宮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裊骨支與朱
憲偕來……賀即位 戊申敕前

……各聽自便居外州……
陳思讓至湖南馬希萼已克長沙思讓留
屯郢州敕召令還……
……
丁巳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
漢主遣通事舍人李𤦎使于契丹……乞兵為援 詔
……
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
諒詣兗州諭指……即崇諒也……彥超
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御

用譏……翕然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
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
天亡漢祚兵興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
馬首徑反龜陰……為主
鼎門…… 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
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
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
……
之緣不奉示喻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
道何以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 又安肯忠信於

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
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
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唐以楚王希萼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
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
……客省使姚鳳為冊禮使 丙寅
遣前潞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
……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
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
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

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進取小門使謝彥顒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萼或拊其背希萼宗衙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顒預坐

或在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眾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眾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翊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翊脫歸逵等廢留後光贊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為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然其使不答其書唐亦致討也王彥超克徐州殺鞏廷美北漢李習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剌梅里報之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己卯徐州送

沛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夏四月壬辰朔濰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蜀通奏使高延昭同知樞密院丁未以前樞密使太原伊審徵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審徵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為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

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供饋甚厚。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

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漢。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 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歸，

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議論，以開上意，不能服諸將，閻晉卿言驍，知遠，等雖制曰不往，既不發兵，遣于唐，留後

表求節鉞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 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 契丹遣燕王述軋、北漢主，且請兵。 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 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壬子，徙鎮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為義武留後，以從建雄節度使王晏鎮徐州。

寧節度使王彥超代之[illegible] 戊午追[illegible]
夫人柴氏為皇后[illegible] 九月北漢主
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
之[illegible]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illegible]
[illegible]諸部皆不
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illegible]
[illegible]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illegible]弒
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illegible]

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
為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
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
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
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
王後更名明[illegible] 壬申蜀以吏部尚書
御史中丞范仁恕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
事 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illegible]
[illegible]疑可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遣馬步都指揮使
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指揮使魯公綰
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
以備朗兵[illegible]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
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
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
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府上縱橫擊人顛踣
蒲地[illegible] 希萼踰垣走威等執
因之[illegible]執謝彥顒自頂
及踵剉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

衡山縣[illegible]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illegible]聲言討
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發兵[illegible]
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鄰藩[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希萼舊將[illegible]在
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鄰不若先擒希崇取其首然
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與言[illegible]斷都軍判
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
牙黃勍等十餘人首[illegible]遣前辰陽縣令李翊
[illegible]送朗州[illegible]

至則傷敗，訴與王逵等，皆以為非仲敏等自怒，責逵湖懼，恐自殺，希崇以篡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黜為民。希崇以為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為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

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凝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圖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為兵，與師暠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柵，編竹為戰艦，以師暠為武清節度使，召募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虒亭。

唐邊鎬引兵入醴陵。

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

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

癸丑，權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

（[illegible]）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illegible]）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illegible]）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illegible]）共請邊鎬為帥。（[illegible]）唐主乃以鎬為武安節度使。（[illegible]）

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illegible]）為兗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illegible]）帝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率府，東宮十率府也。）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帝。丁巳，以師厚為河西節度使。

唐遣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illegible]）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illegible]）六十年，（[illegible]）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illegible]）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illegible]）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illegible]）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illegible]）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州以備之。（[illegible]）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illegible]）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illegible]）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遺希隱書，（[illegible]）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爭戈，自相魚肉，（[illegible]）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illegible]）今聞唐兵已據長沙，鎬計桂林勢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婚姻，（[illegible]）睹玆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鎮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illegible]）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

奄至城下，希崇不可禦，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illegible] 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illegible] 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南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illegible] 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illegible] 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illegible] 峻遣從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illegible]

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illegible] 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諭，[illegible] 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偽輸誠款，實覘機事。[illegible] 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illegible] 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illegible]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illegible] 晉州南有蒙阬，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illegible]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illegible] 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illegible] 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illegible]

諸將不欲進復遣使止之
還契丹北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
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餘而斬之
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
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
境者甚衆　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
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鎮洪州仍賜
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鎮舒州
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
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萊
州刺史師暠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
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
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
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
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
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
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
張巒知全州　是歲唐主以安化
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更賜爵光山王
初汝城鎮將成師朗將部兵降唐
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　從平湖南唐悉收湖
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
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
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
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
成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
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
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束
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鬭且命鳴鼓
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
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
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
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
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
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
壬戌發開封府民夫五萬
修大梁城旬日而罷　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

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
羣盜剽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
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以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
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皇城
使河內向訓爲都監陳州防禦使樂元福爲
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
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
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

徐州巡檢使張
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
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
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
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
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永興節度使李
洪信自以漢室近親心不自安城中
兵不滿千人王峻在陝以救晉州爲名發其數百及
北漢兵遁去遣禁兵千餘人戍長安洪信懼遂入朝

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曹英
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
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初彥超
將反判官崔周度諫以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
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
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
享太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
所成乎彥
超怒及官軍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
死者甚衆前陝州司馬閻弘魯寶之子也

畏彥超之暴傾家爲獻彥超猶以爲有所匿命周
度索其家周度謂弘魯曰君之死生繫財之豐
約宜無所愛弘魯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
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彥超彥超不信收弘魯夫妻
繫獄有乳母於泥中掊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主
彥超曰所匿必猶多搒掠弘魯夫妻肉
潰而死以周度爲阿庇斬於市北漢遣兵寇府州
防禦使折德扆敗之殺二千餘人二月庚子德
扆奏攻拔北漢岢嵐軍以兵戍之

釋撫我撫存使歸唐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慚凡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為治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唐自烈祖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約為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為唐用也唐主好文學故熙載與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州人也

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為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舉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

三月戊辰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晉陽鄭仁誨為樞密副使

甲戌改威勝軍曰武勝軍

唐主以太弟太保昭義節度使馮延巳為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既而延巳不能勤事文書皆仰成胥吏軍旅則委之邊將頃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為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以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為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景運罷為太子少傅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帝以曹英等攻兖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巡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

父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我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且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之，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鬭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眾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初，彥超將反，募群盜置帳下，至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竟不為用。帝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帝，以彼皆脅從耳，乃赦之。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兗州事。敕兗州管內彥超黨逃匿者，期一月聽自首；前已伏誅者，赦其親戚。癸未，降泰寧軍為防禦州。

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帝發兗州。乙未，六

越順德太夫人吳氏卒 丁酉蜀大水入成都……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壞太廟四室 戊戌蜀大赦賑水災之家 己亥帝至大梁 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陳留王馮暉卒其子牙內都虞候繼業殺其兄繼勳自知軍府事 太子賓客李澣之弟澣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澣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定州諜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騃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 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亡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 壬寅重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辛亥以馮繼業為朔方留後 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 自以天下為己任每言事帝從之則喜或時未允輒慍懟 往往發不遜語

帝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 又素知其為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帝帝即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帝在鎮時腹心將佐也 帝即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詗帝意 帝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亢厲 又遣諸道節度使書求保證 諸道各獻其書帝驚駭久之復遣左右慰勉令視事且曰卿儻不來朕且自往猶不至帝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聲言幸其第峻必不敢不來秋七月戊子峻入朝帝慰勞令視事 重進滄州人其母即帝妹福慶長公主也 李穀足跌傷右臂 在告月餘帝以穀職兼繁劇趣令入朝 辭以未任趨拜 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 蜀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鄭廷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承丕謀作亂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 當以部兵戍遂州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 欽不知其謀從之承丕至則令左右擊殺廷鈞 其家稱奉詔處置軍

府（呂處呂縣）即開府庫賞士卒出戰因發兵成（[illegible]）

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誅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

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

曰今內外未安我請以部兵爲公衛（[illegible]）即躍馬

而出承丕連呼之不止欽至壇營（[illegible]）以入府

攻承丕（[illegible]）承丕左右欲拒欽欽叱之皆棄兵走遂

執承丕斬之并其親黨傳首戍都　太平節度使守

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

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

是重之（[illegible]）　癸卯蜀主遣客

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illegible]）　漢法

犯私鹽麴無問多少（[illegible]）州民有以屋稅受鹽於

官過州城吏以爲私（[illegible]）而殺之其妻訟冤癸丑始

詔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二（起玄黓困敦[illegible]盡閼逢攝提格[illegible]）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中

廣順二年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

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　庚午敕北邊吏民毋得入

契丹境俘掠　契丹將高謨翰以葦筏度胡盧河入

寇（[illegible]）　至冀州成德節

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

拒之（[illegible]）　契丹聞之遽引兵北度所掠

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

不敢應契丹盡殺之　蜀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

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爲備蜀主遣奉鑾肅衛都

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illegible]）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

北漢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

無斷（[illegible]）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

廣上書（[illegible]）

湖南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倣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溆州酋長符彥通為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焉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為羣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逵遣□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潘叔嗣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先為所掠得歸者什五六丁未李穀病臂久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

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殷入見于金祥殿，面陳悃款，帝不許。殷不得已復視事。殷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辛亥，敕民有詐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訟於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私客訴。

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帝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

劉言遣使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

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為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右僕射同平章事孫晟上表請罪，唐主釋之。晟陳請不已，乃毀延巳、晟皆罷守本官。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

唐主思……拜本縣令。

十一月辛未，徙保義節度使折從阮為靜難節度使，討野雞族。

舊制，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一，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十二月丙戌，河決鄭州，遣使行視修塞。

甲午，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帝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

伏尸八十里。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illegible] 馮道以為屢更赦，不許。[illegible] 王峻嘉台符之義，[illegible] 白於帝，癸亥，收延遇、澄，誅之。[illegible]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illegible] 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孝。初，麟州土豪楊信自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訓嗣，[illegible] 以州降北漢。至是，為群羌所圍，復歸款，[illegible] 求救於夏府。[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 [illegible] 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 [illegible] 行軍司馬。[illegible] 詔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illegible] 戊戌，從阮奏酋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illegible] 自餘猶不服，方討之。[illegible]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illegible] 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illegible] 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illegible] 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illegible] 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閻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illegible] 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illegible] 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illegible] 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illegible] 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illegible] 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帝以河決為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illegible] 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illegible] 閏月，榮復求入朝，[illegible] 會峻在河上，帝乃許之。[illegible] 契丹寇定州，圍義豐軍，[illegible] 定和都指揮使楊弘裕夜擊其營，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鎮州，本道兵擊走之。丙申，鎮寧節度使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

從榮入朝，帝召見，補從榮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劉汝父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效之。」王峻聞從榮入朝，遣自河中……戊至大梁。

彰義節度使高允權卒，其子……使紹基謀襲父位，詐稱允權疾病，表已知……觀察判官李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巳，以彬謀反聞。

王峻固求領藩鎮，帝不得已，以峻兼平盧節度使。

高紹基屢奏雜虜犯邊，冀得承襲。帝遣六宅使張仁謙詣延州巡檢……紹基不能匿，始發父喪。

戊申，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

唐草澤邵棠上言……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

初，王逵既得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為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為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敬真、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唯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強，疑逵使敬真伺己，將討之。逵聞之，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琇職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適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逵……俟至長沙，以計取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為南面……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逵並敬真辭……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歸西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斬敬真以徇……未幾，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癸丑，鎮寧節度使榮歸澶州……

初，契丹主德光北還……十六……以晉傳國寶自隨，不是，更以玉作二寶……

[illegible]

王峻遣使以斬何敬真告。[illegible]帝言不得已，庚申，斬[illegible]等數人。[illegible]樞密使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illegible]樞密直學士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帝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論列，[illegible]語浸不遜，日向中，帝尚未食，峻爭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退。[illegible]癸亥，帝召[illegible]入，幽峻於別所。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暫令詣闕，已懷怨望。[illegible]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illegible]觀其志趣，殊未盈厭。[illegible]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illegible]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群后，孩撫朕躬。[illegible]帝慮鄴都留守王殷不自安，[illegible]命殷子尚食使承誨詣殷[illegible]以峻得罪之狀。峻至商州，得腹疾，[illegible]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illegible]帝命折從阮分兵屯延州，[illegible]絡基[illegible]僕有[illegible]獻。又命供奉官張懷貞[illegible]禁兵兩[illegible]屯鄜延[illegible]絡基乃悉以軍

事授副使張匡圖。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三月，以鎮寧節度使榮為開封尹、晉王。初，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鎮寧節度使。殺生……族有隙……本官。集刺……掠之。殺……族及殘黔黎，合敗寧州刺史張遣……于包山……以郎彥湍搜群胡致其作亂……默殺於家。初，鄜州刺史梁復郎元昭與權體使……溫王有隙。溫王揹魏仁浦為樞密主事。

……元昭……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溫王有……溫王奏言其叛事連仁浦，時……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承旨，元昭代歸……以告仁浦。仁浦曰：吾昔不與人為怨，況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丁亥，仁浦白帝，以元昭為慶州刺史。己丑，以棣州團練使太原王仁鎬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唐主復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去年十月，唐……周行逢惡武平節度使張倣……言於王逵曰：何……其倣之視……

用，以後事屬倣，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逵召倣入朝，飲酒而殺之。丙寅，歸德節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帝頷之。五月丁亥，敕宋州所欠常思所舉悉蠲之，思亦無怍色。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板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知盧臺軍事范陽張藏英來降。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珓，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秋七月，王逵……表請入朝，帝疑其不誠，遣使止之。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鬬而北來。帝聞之曰：彼我之民

一也諸將未過淮唐人遂築合肥羅以供軍八月丁未詔唐民以人畜召來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 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遂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

九月己亥武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決河

契丹寇樂壽齊州戍兵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并其黨伏誅

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荆王保興爲祯王崇興爲梅王

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至丹慈北至貝鎮皆大水

帝自入秋得風痺疾害於食飲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癸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于洛陽

南漢大赦

冬十一月己丑太常請准洛陽築四郊諸壇從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祔享于太廟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橫戶孟翻）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帝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卿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使何福進素惡殷甲子福進入朝密以殷陰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

戊辰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北漢將喬贇入寇擊走之

王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帝難之時帝體不平將行郊祀而殷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壬申帝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命鎮寧節度使鄭仁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遷其家屬於登州

唐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

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

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堰發若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鍇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鍇校書郎分司東都鍇鉉之弟也　道州盤容洞蠻酋盤崇聚衆自稱盤容州都統屢寇郴道州

乙亥帝朝享太廟被袞冕左右掖以登階纔及一室酌獻俛首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　戊寅罷鄴都但為天雄軍　庚辰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聞之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初帝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為牙將榮入為開封尹未即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請間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丙戌帝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以鎮寧節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戊子以義武留後孫行友保義留後韓通朔方留後馮繼業皆為節度使也　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但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

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illegible]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户獨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又曰李洪義當與節鉞[illegible]魏仁浦勿使離樞密院[illegible]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illegible]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鎮原武凡八口[illegible]至是分遣使者塞之　帝命趣草制[illegible]以端明殿學士戸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為永興軍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使[illegible]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illegible]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帝召入禁中屬以後事仍命拜榮以定君臣之分[illegible]

是日帝殂于滋德殿[illegible]秘不發喪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即皇帝位[illegible]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illegible]子昌岌立昌岌卒[illegible]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於南漢南漢以昌文為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illegible]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營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illegible]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illegible]蜀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illegible]蜀人皆惡之[illegible]蜀主使將兵救王景崇思謙逗撓無功[illegible]內懼不自安自張業之誅宮門守衛加嚴思謙以為疑己言多不遜思謙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聞衛士有年尚壯而為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子胤嗣裔倚父勢暴

橫爲國人患（[illegible]）。翰林使王藻（[illegible]）屢言思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發邊奏，并誅之。北漢兵屯梁侯驛（[illegible]），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illegible]），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illegible]）。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illegible]），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illegible]），避上名改焉。

帝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illegible]），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illegible]），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illegible]）？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三月，乙亥，蜀主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其兵職（罷其掌禁兵之職也）。蜀主懲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北漢兵乘勝進逼潞州（[illegible]）。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趣北漢軍後（[illegible]），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illegible]）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自晉州東出邀北漢（[illegible]）。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illegible]）、義成節度使白重贊（[illegible]）、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illegible]），宣徽使向訓監之（[illegible]）。重贊，憲州人也。辛巳，大赦。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illegible]），以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illegible]）。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illegible]）：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illegible]）。壬辰，帝過澤州（[illegible]），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

南[illegible]

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illegible]北漢兵却帝慮其遁

走趣諸軍亟進[illegible]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illegible]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

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

帝志氣益銳命白重進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

將左軍居西[illegible]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

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

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

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illegible]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

諸將皆以為然楊袞策馬前[illegible]退謂北漢主曰

勍敵也[illegible]未可

輕進北漢主奮髯曰[illegible]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

我戰袞默然不悅時東北風[illegible]南風北

漢副樞密使王延嗣[illegible]北漢主[illegible]時

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illegible]扣馬諫曰

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

決老書生勿妄言[illegible]趣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

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illegible]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

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

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

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illegible]力戰可破也公麾

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illegible]為左翼我引兵為右

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

人進戰

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

百[illegible]北漢兵披靡[illegible]內殿直夏

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

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illegible]

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illegible]言於帝

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

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illegible]

下[illegible]張元徽[illegible]前略陳馬

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illegible]北軍由是奪氣時

南風益劇周兵爭奮[illegible]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

以收兵不能止[illegible]楊衆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illegible]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illegible]從能等走[illegible]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illegible]宣旨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illegible]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illegible]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illegible]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蒲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illegible]是夕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illegible]樊愛能等聞周兵大[illegible]稍稍復還[illegible]有逃匿不至者甲午[illegible]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揮命[illegible]行軍司馬[illegible]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illegible]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illegible]乘契丹所贈黃騮[illegible]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illegible]得村民爲道[illegible]之晉陽[illegible]行百餘里乃[illegible]之殺導者[illegible]所至[illegible]食未舉箸或傳周兵至[illegible]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illegible]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illegible]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illegible]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illegible]即收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illegible]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illegible]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幷誅之而給槥車歸葬[illegible]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illegible]史彥超爲鎮國節度使[illegible]張永

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

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

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

見之因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衛周揚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北漢既敗……東出之師……）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

漢昭聖皇太后……殂于西宮

四月北漢盂縣降

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兼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滄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不下

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乙卯

葬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

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意、遣

設仕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偽鎮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鎮數十部保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定業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民入粟拜官者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州民運糧以給之

己未遣李……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死事之臣十有五人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閒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

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

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太祖為帝娶之壬戌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丁亥沁州刺史李延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皋及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以勍為忻州刺史

王逵奏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壹阡户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三 [illegible]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顯德元年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 [illegible] 丙子帝至晉陽城下 [illegible] 旗幟環城四十里 史言周兵之盛 幟昌志翻 環音宦 楊袞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於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袞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袞袞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爲節度使 [illegible] 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 [illegible] 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隷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處謙 [illegible] 誣奏云處謙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 [illegible] 史彥超將二十騎爲前鋒 [illegible] 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 [illegible] 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兵來朝 [illegible] 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 [illegible] 以德扆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陜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 [illegible] 初王得中返自契丹 [illegible] 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因得中送下周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

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 [illegible]
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
軍易退軍難 [illegible] 帝曰朕一
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 [illegible] 北漢果出兵追
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 [illegible] 芻糧數十萬在城
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
可勝計 [illegible] 所得北漢州縣
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
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 [illegible]
[illegible] 丙寅謁嵩陵 [illegible]
[illegible] 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
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
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
衆雖堯舜不能獨治 [illegible] 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
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
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 [illegible] 不若選
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
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

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
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
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 北漢主憂
憤成疾 [illegible] 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河
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棄鎮入朝 [illegible]
署其 [illegible] 月癸酉貶責授率
[illegible] 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
都元帥 癸巳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
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判三司 [illegible]
[illegible] 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密
副使魏仁浦為樞密使范質既為司徒司徒官固
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 [illegible] 課役皆不免
質問於留守向訓訓不聽 [illegible]
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
將兵守江豬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
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
率府副率 己巳 [illegible] 初太祖

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北漢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寧節度使晏少時嘗爲群盜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爲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爲之立衣錦碑許之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稅場官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己酉廢安遠永清軍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畜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絶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灌齊棣淄諸州至于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堤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

[illegible]遣使

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illegible]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illegible]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illegible]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illegible]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illegible]

馬希萼之帥群蠻破長沙也，[illegible]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溆州蠻酋苻彥通所掠。[illegible]彥通由是富強，稱王於溪洞間。王逵既得湖南，[illegible]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秦苗裔，[illegible]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群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illegible]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illegible]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illegible]雖自王於山谷之間，[illegible]不過蠻夷一酋長耳。[illegible]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illegible]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illegible]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為都指揮使，預聞府政。[illegible]

逵慮西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瑫為邊患，[illegible]表為鎮南節度副使，充西界都招討使。

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illegible]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illegible]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其自奉甚薄，以罰其大。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illegible]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折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以折德扆亦爲節度使與己並列恥之塞路不通周使癸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向來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上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彝興惶恐謝罪

辛卯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上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爲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嘗爲契丹所鈔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蜀夔恭孝王仁毅卒

壬戌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唐主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

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

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鳳州刺史王環皆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札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爲之部曲　帝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丙辰蜀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甲兵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

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既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

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氣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上命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昝居潤偕行。

五月，戊辰朔，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

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戊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左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副之，客省使趙崇韜為都監。

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丁亥，單騎馳入成都，眾以為奔敗，莫不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甲午，斬之於崇禮門。

六月，庚子，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為蜀所擒。

丁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

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

虞候。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illegible]于弘政[illegible]於是高祖[illegible]之諸子盡矣[illegible] 壬戌，以樞密院承旨清河張美爲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illegible] 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illegible] 太祖聞之，怒[illegible]衛帝意，但徙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候[illegible]戶[illegible]給當時鮮及[illegible] 故帝以利權授之，然思其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illegible]

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因請罷兵，帝命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illegible]帝從之。 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范質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 王景等敗蜀兵[illegible]獲將卒三百。己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知行營，慰撫仍督戰。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illegible]鈸鐸之類[illegible]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illegible] 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illegible]，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illegible]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illegible] 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illegible] 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玭舉城降[illegible]斜谷援兵亦潰[illegible]

[illegible]

成階[illegible]二州皆降，蜀人震恐。玭，滄州人也。[illegible]帝欲以玭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以為不可，乃以為鄆州刺史。壬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illegible]甲子，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illegible]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illegible]蜀主致書於帝請和，自稱大蜀皇帝。帝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illegible]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榷境內鐵器，民甚苦之。[illegible]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illegible]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illegible]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illegible]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illegible]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illegible]發兵戍守，謂之把淺。[illegible]壽[illegible]吳廷紹以為疆埸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illegible]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illegible]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illegible]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illegible]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illegible]丁未，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illegible]上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illegible]又遷墳墓於標外。[illegible]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illegible]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戊申，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illegible]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環，真定人也。[illegible]乙卯，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

於（[illegible]）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
之詔曰用殺報情免逆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
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蜀人聞周兵
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眾
情稍安（[illegible]）唐主以神武統軍劉
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illegible]）奉
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illegible]）常
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illegible]）
（[illegible]）召鎮南節度使
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illegible]）以翰林承旨

通鑑二百九十二　十九

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　李穀等
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
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illegible]）己卯又奏先鋒都
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illegible]）
（[illegible]）
丙戌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誨卒上臨
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
有往哭盡哀　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
入貢（[illegible]）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
擊唐（[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丙午以王環為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
降也（[illegible]）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
人於上窰（[illegible]）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
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illegible]）
（[illegible]）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
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
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
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
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illegible]）
（[illegible]）

通鑑二百九十二　二十

（[illegible]）
（[illegible]）名縣　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
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illegible]）
（[illegible]）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
艦數百艘趣正陽（[illegible]）為攻浮梁（[illegible]）穀畏之
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
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
鎮（[illegible]）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
（[illegible]）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illegible]）
（[illegible]）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

泛而進，勢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潁，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不若偏兵鋭爲春去冬來，又使賊中疲弊取之乎。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

故周師至，唐主青恩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陳州。帝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爲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

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命
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

唐兵于澀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不得，乃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

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

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

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

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

訊戰然後決所活十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眾因知此為敵所識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脩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戍徐州以聞……帝不答……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鄉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詗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

使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服御物及金器千鎰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辭口上知其欲遊說……謂唐……自……朕止陳……於他國與泛海通契丹捨華事……禮……且汝……令罷兵耶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耶……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满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满告程……程為之言於弘俶……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

弘俶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脩讓
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
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
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
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乙酉韓令坤
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
不之覺令坤[illegible]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
棄城南走副留守[illegible]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
於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
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
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
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illegible]獲糧二十餘
萬
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
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以延範以道路艱難恐楊氏為
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韓令
坤等攻泰州拔之刺
史方訥奔金陵唐主遣人以
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

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
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
奔吳越
潘叔嗣[illegible]將士而言之
曰吾事令公至矣今乃信讒
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吾俱
西乎衆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
百五十里逵聞之還軍追之及於武陵城外
與叔嗣戰逵敗死

[illegible]

[illegible]

或勸叔嗣詣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州太尉，[illegible]豈不以武安見處乎！乃歸岳州，使團練判官李簡[illegible]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illegible]衆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illegible]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罪當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為節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宜且以為行軍司馬，俟踰年授以節鉞可也。[illegible]乃以衡州刺史莫弘萬權知潭州，帥衆入朗州，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告于朝廷。[illegible]以叔嗣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為之，[illegible]權與節度使相埒耳，叔嗣猶不滿望，更欲圖我邪？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illegible]令詣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illegible]行其所親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親善，[illegible]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illegible]相見，甚懽。叔嗣入謁，[illegible]遣人執之，立於庭下，責之曰：汝為小校，無大功，[illegible]王逵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illegible]吾以疇昔之情，未忍斬汝，以為行軍司馬，乃敢違拒吾命而不受乎！[illegible]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為請，遂斬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四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

顯德四年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 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 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

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 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 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六宅使

齊藏珍攻黃州。

彰武留後李彥頵性貪虐，部民與羌胡作亂，攻之；上召彥頵還朝。

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舒州人逐郭令圖，鐵騎都指揮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得歸。

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揚州，詔撫存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

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

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

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強，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與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送于錢唐。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弘俶怒，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傅良藥，得不死。

唐主以吳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弘冀年少，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眾心

[illegible]逆自退歸所部以亂弘冀然之辭不[illegible]分
諸將爲戰守之備[illegible]龍武都虞候柴克宏用之
子也[illegible]沈默好施[illegible]
不事家產雖典宿衛[illegible]至是有言克宏
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illegible]
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爲撫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
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苟不勝任分甘孥
戮[illegible]唐主乃以克宏爲右武衛將軍
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

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illegible]樞密使李徵古
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
之衆皆憤恚[illegible]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還
[illegible]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謂克宏
[illegible]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
功常州危在旦夕[illegible]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
趣常州[illegible]徵古復遣使召之[illegible]克宏曰吾計日
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
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初鮑修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望
逆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illegible]壬子柴
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
舜吳越邏者以告[illegible]程曰兵交使在其間[illegible]不
可妄以爲疑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力戰縱
之使趣程帳[illegible]程僅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
首萬級朱匡業至行營克宏事之[illegible]甚謹吳程至錢唐
吳越王弘俶悉奪其官[illegible]甲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
指揮使李廷珪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
分衛聖匡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呂彥

珂等爲使[illegible]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illegible]
[illegible]初柴克宏爲宣州巡檢
使始至城塹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
遇相繼叛[illegible]
[illegible]後人無敢治之者[illegible]克宏曰時移事異
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illegible]
[illegible]閩吳程敗乙卯引歸唐主以克宏爲奉化節
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illegible]
[illegible]河陽節度使白重
贊[illegible]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

請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寇來乘
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贇以蜀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
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慚怍
而還孟洛之民
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
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為應
援都軍使 中書舍人韓熙載上言曰
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為 唐
主不從 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

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
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為西面行營應援
使彥華仁肇皆為將仁肇仁翰之弟也
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廬壽等州招討
使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
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
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 遣陳德
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

帝遣
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 帝又遣
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
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
令坤始有固守之志 帝自壽春以
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
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
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 乃議旋師

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
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 韓令坤
敗唐兵於城東 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
馬希萼立希崇也 滅故舒州刺史
楊昭惲之族而取其財
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 希崇
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 既獲
孟俊將檻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而哭令坤驚

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羣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史言人不可妄殺雖女子亦能復讎）唐蔡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趣七喻翻）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近其靳翻）餘衆尚萬餘走渡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

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面發兵取之（先悉薦翻）己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九域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鎮〔illegible〕）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唐〔illegible〕置〔illegible〕漣水）張永德奏敗泗州萬餘人於曲溪堰（〔illegible〕）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渦口渦水入淮之口郡縣志渦口城〔illegible〕）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

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illegible〕）廟號世祖五月丙辰朔以渦口為鎮淮軍（〔illegible〕）丙辰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於南臺江（〔illegible〕）俘斬千餘級唐主更命永安曰忠義

軍（〔illegible〕）誨德誠之父也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illegible〕）〔illegible〕州縣〔illegible〕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長知兩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illegible〕）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將即亮翻下同）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

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横賦，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多驕横，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假借，眾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充實府庫，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撾殺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詗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親衛指揮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行逢許之。文表歲時饋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

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為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慚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行逢婿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行逢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阬，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為朝廷使者所嗤，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恥焉！自劉言、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數。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為之下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

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illegible]三府[illegible]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illegible]彌天太保遍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illegible]竟不能有所傷仁瓚為行逢所信任軍府事皆預之亦加檢校司空娶數妻出入導從如王公[illegible]辛亥宣懿皇后符氏殂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illegible]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illegible]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illegible]而將帥不之恤[illegible]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illegible]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illegible]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illegible]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illegible]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illegible]

州守將亦棄城走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為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illegible]將吏畏覺無敢言者八月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illegible]上所撰欽天曆上之[illegible]詔自來歲行之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為鐵綆千餘尺[illegible]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illegible]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為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人也丙子上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illegible]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一月起徵[illegible]

良使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衛
審琦鎮襄州十餘年（[illegible]）至是入
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閤宰相卿曹送之乎對
曰送至城南衛審琦深感聖恩（[illegible]）
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
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諒每失其信何患諸
侯不歸心哉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于下蔡（[illegible]）
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illegible]）永德夜令善游者沒
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
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
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illegible]）
（[illegible]）
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為節度推官 張
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
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
永德營（[illegible]）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
與公幸以肺附俱為將帥（[illegible]）
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illegible]）
主聞之以蠟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
間之語（[illegible]）初唐主使者孫晟

陳摶

誤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
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illegible]）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
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
晟責以所對（[illegible]）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
實（[illegible]）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
（[illegible]）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
（[illegible]）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
（[illegible]）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
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illegible]）并從者
百餘人皆殺之（[illegible]）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
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帝召華山隱士真
源陳摶（[illegible]）
問以飛昇黃白之術（[illegible]）對
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 戊申遣
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十二月壬
申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illegible]）
（[illegible]） 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
州丁夫城下蔡（[illegible]）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

尤甚者，匡已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背崔使遣李文詁平之。

吳越王弘俶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罷之。

丙午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衛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恒為樞密使。宰相長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諸子皆幼，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

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亙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

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眾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庚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為之圖。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冑軍於紫金山南命

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　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垍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遣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沿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荊山洪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甲午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閒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胤知之伏

兵邀擊破之。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

將拒周，中書舍人、（……）上疏切諫，唐主以為沮眾，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行。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

庚戌，赦壽州管內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得讎訟。舊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仁贍卒。追贈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鎮安節度使，倫居于陳州，干預政事，貪污不法，為公私患，為人所訟

令坤雙為之泣請[illegible]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島
[illegible]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
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處
恃勢恣横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illegible]
[illegible]帝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
禮之優其俸給[illegible]至大梁[illegible]以小忿殺人有司不
敢詰[illegible]帝知而不問　詔開許州倉振飢民丙辰
帝北還[illegible]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詔修永福殿命
宦官孫延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柹
為匕瓦中噉者[illegible]大怒斬延希

於市[illegible]帝之克秦鳳也[illegible]以蜀兵數千人為懷
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
西還[illegible]壬午李
穀扶疾入見[illegible]帝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illegible]
穀懇辭祿位不許　甲申分江南降卒為六軍三十
指揮號懷德軍　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illegible]
[illegible]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五月丁酉以
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
敕煩雜不壹命御史[illegible]張湜等[illegible]

[illegible]訓釋
詳以為刑統[illegible]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
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illegible]
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
淮水陸應援使[illegible]蜀人多言左右衛聖
[illegible]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為將
[illegible]不應復典兵[illegible]
[illegible]廷珪亦自請罷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
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

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
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illegible]
[illegible]今王昭遠出於厮養[illegible]
[illegible]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貴
梁乳臭子[illegible]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
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
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
足任者蜀主不能從[illegible]
[illegible]丁丑以前華州刺史王祚

爲潁川團練使。祚，濤之父也。濤爲宰相，祚有賓客，
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豚犬不足
爲起。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
春城南之敗，
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河
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北漢主初立七
廟。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穀臥疾一年，凡
九表辭位。八月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
殿議政事。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
充樞密使。懷恩軍主成都　蜀
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
且致書爲謝，請通好。癸未，立等至大梁。帝
以蜀主抗禮，不之答。蜀主聞之，怒曰：朕爲天子郊祀
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九月，中書舍人竇儼
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
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
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
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
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位，

人

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今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
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
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
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
位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
若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
有其無職者太半，乞量其才，
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以舊官，登敍考其治狀，
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
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
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
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
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
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
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
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
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
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
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

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illegible]再駕而平壽春[illegible]威靈所加前無強敵今以瓮弭寇以治伐亂勢無不克[illegible]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兵息轉輸之困矣[illegible]覽而善之偏儀之第也

冬十月戊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illegible]

[illegible]

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重[illegible]太祖[illegible]以麟[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麟州防禦使

己巳以王朴為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illegible]中前發大梁

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illegible]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illegible]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也[illegible]北[illegible]水以限周兵帝命水[illegible]攻之拔其木寨焚戰船七十餘艘[illegible]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illegible]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

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illegible]欲援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俱進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illegible]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illegible]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

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illegible]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北漢[illegible]即位以來[illegible]方在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illegible]同節度使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illegible]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illegible]其城[illegible]而還[illegible]北漢[illegible]舟不足恃而不敢進與之絕贈送勳甚厚[illegible]

十二月乙卯[illegible]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illegible]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illegible]

陶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洞口古東□入淮□翻清口□□□也。）戊午，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踐之爭進，皆忘其勞。（葭蒲翻。草行□□□□□□□□□□。）庚申，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九域志：泗州西至濠州一百七十五里，東□□□□□□□□。）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西□□使陳承昭以歸。（保義軍，陝州。□□□□□□□。）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見上卷。）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

城。辛未，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以報國恩。□□□□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一百□□□。唐人焚揚州□□□□□□□□，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癃病十餘人而已。（□□□□。）癸酉，（□□□□。）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卒。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閉，不得通。（□□□□□□□□。）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自契丹主請南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卒於契丹。（去年唐主遣陳處堯如契丹乞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五 [illegible]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顯德五年春正月乙酉，廢匡國軍。[illegible] 唐[illegible]

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illegible] 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illegible] 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illegible] 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illegible] 唐人大驚，以為神。

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illegible] 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泛海，比還，淮南已[illegible] 已而果然。

甲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為毀斥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illegible]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將士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illegible] 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鬭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illegible]

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illegible] 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

庚戌，蜀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

唐以天長為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為刺史。二月，甲寅，文贇舉城降。[illegible]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illegible]

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丙子，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廷璋奏敗北漢兵於隰州城下。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謂都監、閑廄使李謙溥曰：今大軍南征，澤州無守將，[illegible] 河東必生

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諭漢將
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諸將請
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
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溥約
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
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
解去　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丁亥唐大赦改元
交泰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
不能扶……鎮燕王弘冀……長有軍功
……宜為嗣謹奏
上太弟……以……元帥唐主
乃立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
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為浙西道元帥
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
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
弘冀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
逐之　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
專以經籍自娛　辛卯上如迎鑾鎮
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

上聞唐戰艦……路
……遣殺……
宋延渥將水軍沿江而下甲午延渥奏大破唐兵於
東沛洲上遣李重進……
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
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
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　丙申覺至迎
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
……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
江北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謝而退
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
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之戊戌吳越奏遣
上直指揮使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
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
……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
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十萬於是江北
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庚子

上[illegible]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荊南兵並
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illegible]
[illegible]俟彼將士及家屬就道可遣人召將校
以城邑付之[illegible]其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
就北岸引之[illegible]辛丑馮延己辭行又
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
揚州癸卯詔吳越荊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
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illegible]
[illegible]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
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己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　十

以犒軍[illegible]己酉命宋延渥將
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
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illegible]
[illegible]其江南群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
吏以時檢校[illegible]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己
來上壽[illegible]是月浚汴口
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illegible]
[illegible]夏四月乙卯帝自揚州北還
[illegible]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入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辛酉夜錢唐城南
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幾盡[illegible]壬戌旦火將及鎮
國倉吳越王弘俶久疾自強出救火火止謂左右曰
吾疾因災而愈眾心稍安　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
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　五
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
附之民[illegible]　辛卯以
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為平盧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郭崇攻契丹束城拔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報其入寇也　唐主避周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

諱更名景[illegible]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
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illegible]
[illegible]
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
己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
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己以取中原
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己嘗笑烈祖戢兵以為齷齪[illegible]
[illegible]曰安陸所喪才數千兵為之輟食咨

[illegible]

門合翁銑曰可以足與成大事並如今上張師數萬於外而與己安然無異乎日夜出甚王也延巳與其黨攻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illegible]翰林學士常夢錫[illegible]其浮誕不可信[illegible]唐主不[illegible]夢錫[illegible]言似忠臣[illegible]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衆默然[illegible]丙[illegible]帝正因其徒者賜書未嘗親從容共問己酉始命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illegible]賜以御

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歲天曆[illegible]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illegible]唐主[illegible]使陳覺言帝以江南無鹵田[illegible]願得海陵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illegible]當別有處分[illegible]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六月壬子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乙卯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illegible]

[illegible]高保融遣使勸蜀主稱藩于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于周而不答[illegible] 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統[illegible]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illegible] 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中書令[illegible]從效[illegible]遣牙將蔡仲興為商人[illegible]以絹表[illegible]唐江西元帥晉王景遂之赴洪州也[illegible]以昭武節度使兼大[illegible]以右副唐主以撫州副使工部侍郎李徵古為鎮

南節度副使徵古傲很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諫而止景遂忽忽不樂[illegible]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illegible]昭慶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為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弘冀聞之密遣從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illegible]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諡曰文成 辛巳[illegible]南漢中宗殂[illegible]長子繼興即帝位更名鋹[illegible]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illegible]

清宮使龔澄樞 [illegible] 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處宮官備位而已
甲申唐人如從漢大院于大梁 [illegible] 壬辰命西上閤
門使靈琮謝衡彬使于吳越賜其藝下弘 [illegible] 錢甲
二百 [illegible] 步兵中五千及戎仗器械事畢亟返
不及 [illegible] 遣 [illegible] 吳越以王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
四彬曰吾以不受是為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帝
曰鄉之奉使它句無厭 [illegible] 使四方輕朝命 [illegible] 卿
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
頒於親識家無留者 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
主手表謝恩 [illegible] 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
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
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今早
還 [illegible] 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丁巳以延魯為刑部侍郎謨為給事中唐主
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illegible]
[illegible] 帝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
高防為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諫議大夫李玄為判
官 甲午帝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上將軍許文稹
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廷構于唐 [illegible]
[illegible] 唐主以文稹
皆敗軍之將棄不復用 [illegible] 高保融再遺蜀主書
[illegible] 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
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
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
厲兵正為今日 [illegible] 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主
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
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illegible]
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帝留心農事刻木為耕夫織婦蠶具置之
殿庭 命武勝節度使宋延渥以水軍巡江 高保
融奏聞王師將伐蜀請以水軍趣三峽 [illegible] 詔褒之
十一月庚戌敕 [illegible] 儀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illegible]
[illegible] 辛亥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
陵廟號中宗 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
[illegible] 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
三百餘里可襲取也 [illegible] 玉信之牒永興節
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超以為歸安道阻隘難取
[illegible] 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之玉將

以往[illegible]。十二月，蜀歸安鎮遏使李承勳援險邀之，斬王其眾皆沒。乙酉，蜀主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為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為昭武文州都招討使，[illegible]左衛聖馬軍都指揮使[illegible]為[illegible]招討使，山南[illegible]使韓保貞[illegible]討使，將兵六萬分[illegible]以備周。丙戌[illegible]戶及俸戶並勸歸州縣[illegible]其蓋職[illegible]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朝權，[illegible]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為國之元老。[illegible]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illegible]孫晟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黨[illegible]自濠州遁歸，[illegible]國人恟懼。[illegible]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illegible]涕泣何為！[illegible]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illegible]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illegible]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慍，[illegible]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illegible]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illegible]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為之副，[illegible]覺自周還，[illegible]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illegible]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illegible]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illegible]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illegible]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illegible]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illegible]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illegible]覺責授國子博[illegible]

上宜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
使告于周 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高彥儔為
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僕
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 妾恐事泄與友進
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
而從之
六年春正月癸丑 審琦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劍
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
數日其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冎之 初有
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

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
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
事詢之朴上疏以為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
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
樂修於上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
嚴而治 用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
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 昔黃帝吹
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
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 十二
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

而大備 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 唐太宗之世祖孝孫
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
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
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鎛鍾十二編鍾
二百四十 處士蕭承訓
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
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
縣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

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
甚於今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
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
九十黍徑三分為黃鍾之管 與
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管互
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 其長九尺
皆應黃鍾之聲 十一律
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
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 之聲歸于
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 凡八十四調

此法久絶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

[illegible]

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

[illegible]

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illegible]數言於唐主曰[illegible]不去此屬[illegible]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illegible]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

[illegible]

丘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illegible]夢錫左僕射　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illegible]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illegible]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illegible]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illegible]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丁亥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羨苗減之倣此[illegible]

淮南饑[illegible]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illegible]安在責其必償也　庚申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是惜之　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illegible]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山路[illegible]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illegible]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三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侯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　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illegible]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illegible]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illegible]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illegible]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illegible]乙未大治水軍[illegible]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illegible]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illegible]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illegible]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illegible]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

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 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
上入瓦橋關內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
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平節
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
城降彥暉薊州人也 於是關南悉平 丙
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
二日 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
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
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

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上不豫而
止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
撓周邊 聞上南歸乃罷狂戎中孫行友奏拔
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 軍中有市聽軍人各以土
己酉以瓦橋關為雄州 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
以益津關為霸州

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
發濱棣丁夫數
千城霸州命韓通董其役
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
土門擊北漢 以侍衛 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為
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

各將部兵以戍之壬子上自雄州南還
三百里還 己巳李重進奏敗北漢兵於百井
斬首二千餘級甲戌帝至大梁 六月乙亥朔昭義
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張丕 丙
子鄭州奏河決原武 原武縣屬 命宣徽南
院使吳廷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 唐清源
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
中朝 詔報以江南近服方
務綏懷卿久奉金陵 未可改圖若
置邸上都與彼抗衡 受而有之罪在於

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然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謙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曏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辛巳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其堡寨一十三

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立皇子宗訓為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為燕公領左驍衛上將軍上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

爲左驍衛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衛
軍都虞候韓通領寧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
並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以
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上嘗問大臣可爲相者於
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
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
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
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
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
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眞宰
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
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善談諧不修邊幅與弟瀚俱
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幼體上以是
薄之 上以翰林學士[illegible]
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
無檢而罷癸巳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上曰王著
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
遊醉鄉豈堪爲相愼勿泄此言是日上殂上在
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
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

矢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
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
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
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
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
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
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
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
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
聲名無所開宥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遠邇

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
矣 秋七月壬戌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
度使
太祖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
章事向拱爲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即向訓
也避恭帝名改焉 丙寅大赦
唐主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
甲 洪州險固居上游集羣臣

議從都之羣臣多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勸之乃命經營豫章為都城之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屬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使初所鑄　八月戊子蜀主以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

起邛州人性婞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舌不能言乃不言耳　庚寅立皇弟宗讓為曾王更名熙讓熙謂為紀王熙誨為蘄王　九月丙午唐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諡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張洎上言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諡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諡曰文獻擢洎為上元尉

唐禮部侍郎知尚書省事鍾謨周傳世宗命於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於其國文獻太子朝政其所善閣與天威都張巒數於私第屏人語竟夕乃分使上言巒北人恐其有異謀又大錢民名犯法者衆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立其母弟

鄭王從嘉謨嘗與紀公從善同奉使于周相厚善言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尋徙從嘉為吳王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冬十月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詔暴謨諂佞官之罪司業流饒州貶張巒為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　廢永通錢

十一月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廟號世宗　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

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
南漢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
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
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
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
龔澄樞內侍監李托共證之以彥真言為然乃收
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
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允章執用丕
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
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為我語之

彥真聞
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曰
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併誅之自是宦官益
橫柳州人也南漢主大殺
盛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事
皆取決焉乃至宮人亦能及
或傳言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
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
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
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至宋開寶四年而南漢亡

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以武清節度使何
敬洙為南都留守以兵部尚書陳
繼善為南都少尹周人之攻秦鳳也蜀中幽
州都官郎中徐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陰結
常侍謀奉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為主以
作亂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
及甫自殺十二月甲午賜令儀死端明殿
學士兵部侍郎竇儼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
儼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
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契丹主遣其
舅使於唐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客使殺之
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
是契丹與唐絕罕儒冀州人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資治通鑑凡二百九十四卷

周紀五
秦紀三
漢紀六十
魏紀十
晋紀四十
宋紀十六
齊紀十
梁紀二十二
陳紀十
隋紀八
唐紀八十一
後梁紀六
後唐紀八
後晋紀六
後漢紀四
後周紀五

臣光言臣先奉
勑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
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
學術荒踈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
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
衣之士讀之不徧况於
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長
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
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
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
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
敷文明之治思
歷覽古事用
恢張大猷爰
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
惟懼不稱
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
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
御府筆墨繒帛及
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爲承受

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
進御
先帝違棄羣臣
陛下紹膺
大統欽承
先志
寵以冠序
錫之嘉名每開
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
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
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
不任治劇乞就冗官
陛下俯從所欲曲賜
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
不責職業臣既無它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
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
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
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
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
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
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
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
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
嘗不在
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
酬
大恩庶竭涓塵少裨
海嶽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
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
陛下寬其妄作之誅
察其願忠之意以
清閒之宴時賜
省覽
監前世之興衰
考當今之得失
嘉善矜惡
取是捨非足以
懋稽古之盛德

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
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
進以
聞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上表
元豐七年十一月　日
進呈
檢閱文字承事郎臣司馬康
同修奉議郎臣范祖禹
同修秘書丞臣劉恕
同修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臣劉攽
編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臣司馬光

獎諭詔書

勅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成事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
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
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
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
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獎
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重行校定
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
聖旨下杭州鏤板
校對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張耒
校對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晁補之
校對朝奉郎行秘書省正字上騎都尉臣宋匪躬
校對朝奉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充集賢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盛次仲
校定承議郎充秘閣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張舜民
校定承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充集賢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孔武仲
校定實錄院檢討官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武騎尉賜緋魚袋臣黃庭堅
校定宣德郎守右正言臣劉安世
校定奉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賜緋魚袋臣司馬康
校定實錄院檢討官承議郎秘書省著作郎兼侍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柱國汲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呂大防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柒伯戶臣李清臣
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臣呂公著
紹興二年七月初一日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公使
庫下紹興府餘姚縣刊板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畢工印造

進入

左迪功郎紹興府司法參軍主管本司文字兼莅帳官臣邊智

右迪功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常任俠

右文林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強公徽

右修職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石公憲

右奉議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事臣韓協

降授右朝奉郎前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事臣王珏

校勘監視

嵊縣進士婁譔　進士茹賁延

進士唐弁　進士婁時升

進士婁時敏　進士石袞

進士茹玕　進士王愈

進士張綱

右迪功郎新虔州興國縣主簿唐自

餘姚縣進士葉汝士　進士杜邦彥

進士錢稜哲　進士陸寘

進士顧大冶　進士呂克勤

進士張彥衡　進士朱國輔

進士杜紱　進士孫衡

右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主簿王綱

右從事郎紹興府嵊縣尉薛鎡

右修職郎紹興府嵊縣丞桂祐之

左迪功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晏肅

右承務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丞馮榮叔

左宣教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丞晏敦臨

右承奉郎知紹興府嵊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范仲將

右宣義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主管勸農公事兼監石堰鹽場徐端禮

左奉議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允成

此書刻工端謹板未漫漶鄴架之珍也惜不知何人動筆一過句讀并外批抹庸陋如取西子之面而黥劓之惜哉乾隆壬寅寓居馬氏之小玲瓏山館閱起癸卯春攜此書移寓於江氏之康山課花課閣甲辰六月閱畢仍歸馬氏仁和叔金兆記

資治通鑑表畢